

第十二卷 第三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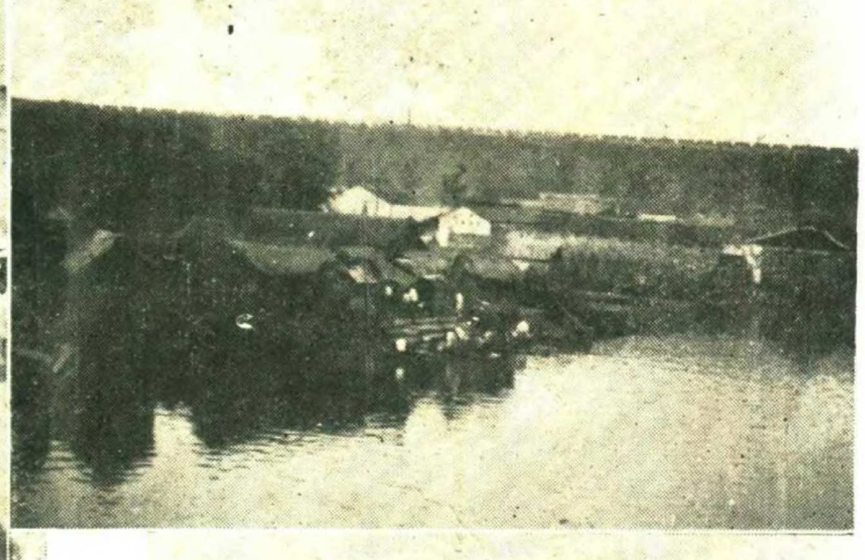
青島游記……芸生
新疆在東西文化史上之估價……吳藹宸
蘇俄革命外交史上的兩個教訓……丁文江 胡適
希忒拉國策演詞全文……奉生譯
如何促進讀書運動？（徵文揭曉）……劉瑞啓
躊躇……蹇先艾
一個女人的死……夏英喆



山東臨濮官堤上之災民



漢口張公堤防水工作



秦淮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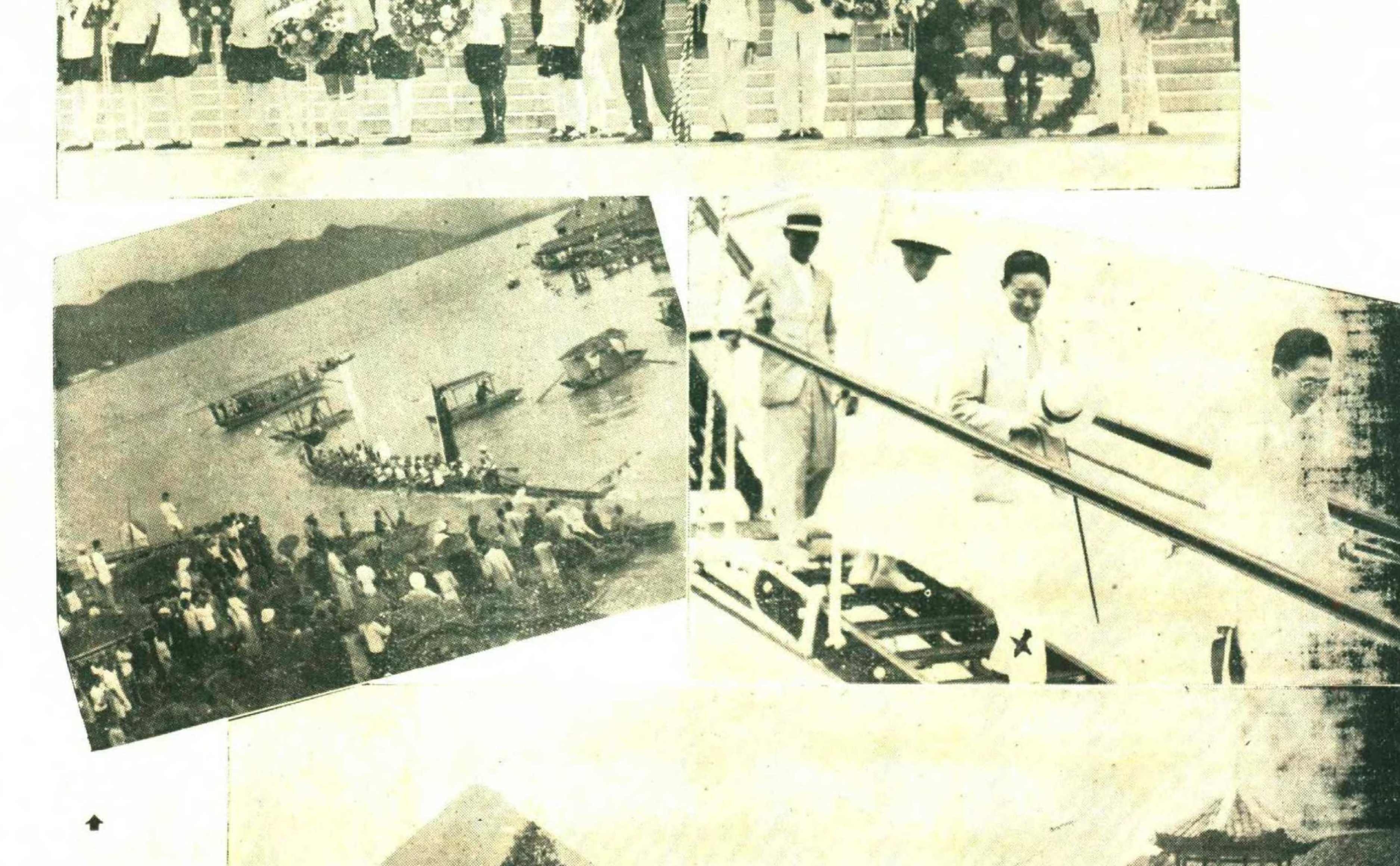
荊州大北門外得救災民棲止城樓上之慘狀



漢口市發放藥品予災民情形

梅蘭芳六月三日乘義輪康脫凡特號抵滬下輪時一瞥。

首都兒童年開幕，兒童代表謁陵獻花。



梧州龍舟競賽。

貴陽南廠兵營營房之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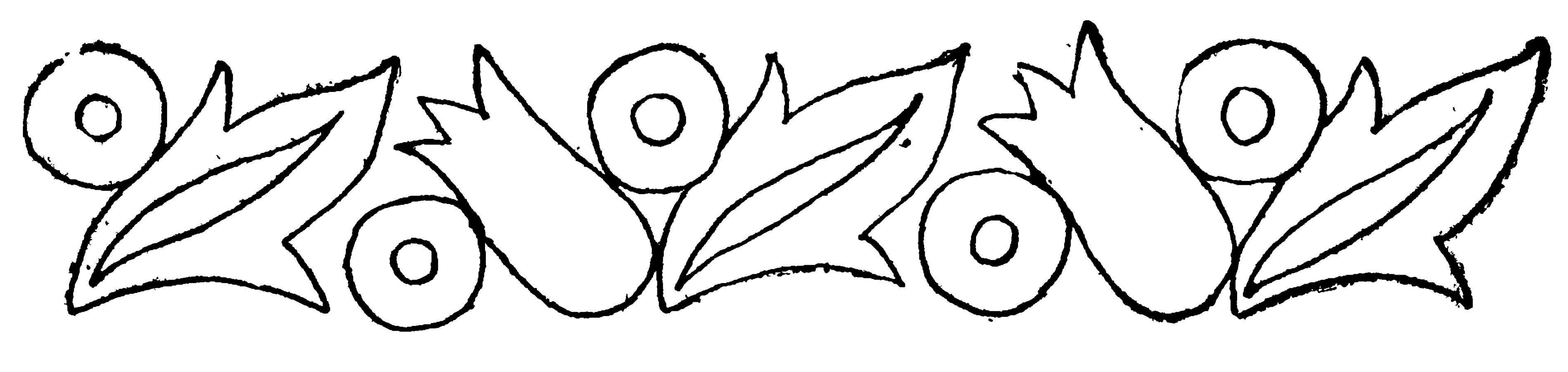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一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插圖【時事新聞寫眞】

一週簡評
中日問題　黃紹雄赴粵桂　英財政家來華（一記者）　國聯又度一關
印度自治法案（素）

青島游記……芸生
讀書運動徵文揭曉……
新疆在東西文化史上之估價……吳藹宸
松筠庵之諫草堂……俞士棧
蘇俄革命外交史上的兩個教訓……丁文江　胡適
希忒拉國策演詞全文……奉生譯
如何促進讀書運動（徵文第一名）……劉瑞啓
國際諷畫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記者
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論評選輯



如何根本消弭共禍……天津大公報

更易總裁後之滿鐵會社……天津大公報

救災辦賑之今昔觀……天津大公報

請求全國讀者助賑！……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藏園羣書題記……傅增湘

凌霄一士隨筆……

專載

合作社法施行細則

印花稅法施行細則

高等法院及分院處務規程

文藝

躊躇……蹇先艾

談蒲扇……言穆賓

一個女人的死（續）……夏英喆

病榻上……駱方

詩人集誌（孫潤宇）

編輯後記……編者

一周簡評

中日問題

本週中日問題之大勢，可分兩方面說。中國方面：汪院長尙在病中，外交部無新的特殊工作，但政府一刻也沒有忽略此一大問題。蔣大使作賓在川甚久，專爲與蔣委員長研究對日外交；我們雖然不知其內容，但蔣使到京，已表示蔣先生態度一貫，只要日本誠意，一定願意親善。這幾句籠統話，並非普通的外交辭令。日方對蔣使歸任，也很注意，不過其歸任後，究竟能取得日方多少諒解，現在仍是疑問。日本方面：在華北活動，正進行中，武官高橋氏到一次太原，另有武官訪綏遠傅主席作義，都是特可注意的。

本週中特別發生的事件，是劉佐周在灤州遇刺。劉偕一日方武官，在灤州下車，將出站時，一兇徒自背後開槍將劉擊中，傷重殞命，日武官所帶一憲兵，腹中流彈，現在養傷中。

迄本欄齊稿之夜，兇手未破獲，所以不明眞相。但日方起了很重大的衝動，以爲其中有政治的陰謀，或者竟說兇手意在擊日兵，凡此所疑，皆常識上所不能想像。不過現在第一件事，是緝兇，兇手捉到，自可水落石出。總之此事在河北今日，又成一緊急問題。

日方所倡開發華北之聲浪，本週末又高起。現在判斷，南滿公司將爲策畫之中心。日方現在最注意的是鐵路，滄石包寧，都在擬議要求之中。再者關於航空事雙方正在會議，原則上要組織一公司，通幾條郵航線，現在會議尙在進行。而此郵航之外，日方軍用機，自河北事件以來，在平張各地，早在自由行駛，其活動之目標，尤其是內蒙。

總之日方現在最注重者仍是華北，但對於全局的交涉，也並不放鬆。較詳的情形，報上被禁發表。

黃紹雄赴粵桂

西南政謠，業已沉寂了許久，總之形勢較兩月前，業已好得多。

本週可注意之事，是黃紹雄氏之回粵桂。黃氏從成都出來不久，現在到粵桂，自然與京粵團結問題，有重大關係。

凡今天自覺爲中國人的中國人，都要熱心祝禱黃氏此行，能確切疎解了中央與西南的隔閡。一兩週後，大概能知道一些結果。

英財政家來華

英國財政家李滋羅斯氏，業已在來華之途中。

李氏在英國財界地位甚高，此次使命甚重，上海方面，

期待他的人甚不少，特別是與政府有關之財界領袖。

不過事實如何，現在尙不能斷言，更不可遽作樂觀的推料。因爲英國有意在經濟上援助中國，但向以得到日本之諒解或合作爲前提，而日本迄今，始終對於數國共同援助中國之任何提議，表示不願與聞，如日本堅持到底，英國或英美法，願不願自負責任而進行，實在是絕大的疑問。

不過英國此番，也有相當的決心，也實因有維持自己在華利益的必要，同時對於日本，又是誠意期待合作，而且承認日本合理的發展，並不妨害，所以日本如還要世界外交，那麽對於英國的意見，也自不能隨便抹殺。李氏於到華之前，途經日本，先要談一談，其期在本月底，其內容與結果如何，將爲遠東外交舞台上最值得注目之事件。

中國的財政金融幣制諸問題，以及外交上的整個問題，這一兩個月，都是一種關鍵。日英的折衝如何，值得刮目以待。（一記者）

國聯又度一關

國聯行政院討論義亞問題的非常會議，在通過兩項決議案後，已於三日閉幕。重大難關，安然渡過，這是歐洲外交家躊躇滿志的。現在義亞問題，一方面將進行無關痛癢的維魯亞界爭案的調解，另一方面則將由英法義三强按照一九〇六年條約的規定，不久在巴黎開會，以期在九月初國聯開會前，對此問題能得一解決。這次行政院會得着的總結果，一言以蔽之，只是「延宕」二字。尤其可慮的，這是一個無條件的延宕，當事方對於不使用武力，並沒有作任何擔保。反之，經這一會，英法義三强的面子全行顧到，國聯也飲下了一服續命湯，難道這還不算一個奇蹟?!

印度自治法案

印度自治法案於二日成立，這是英國政界全體的精心大結撰，是超越黨派關係的。觀此案作成時間經過之長，討論次數之多，可見英政府重視的程度。這法案的重心，在謀英屬印度各省與各藩邦組成一聯邦制，由分治趨於統一。至於賦予印度的自治權，却是附有條件的，和美國允許菲島的非人治非的獨立案，性質根本不同。總之，印度法案具有積極作用，而非消極作用。在今日遠東局勢之下，英國對印的聯絡是不得不加倍注意的。由這次新印督林列費戈任命的提早發表，更可得一證明了。

近年來印度的政治運動，匿跡銷聲，原因是由於印回種族畛域之見太深。自己不振作，何怪他人越俎？最近義亞關係緊張，甘地發起援助亞國的募捐運動，對受壓迫者抒一掬之同情，足徵印度民氣尙未全死。然而自己不統一，雖在他人扶持之下，欲求自治，還不够程度，那裏談得到民族的獨立？對於這一點，很足發人深省！（索）

青島游記

芸生

一個新聞記者，有他的樂趣，同時也有他的苦痛。他能比一般讀者知過較多較早的新聞，便在這一點上，他比一般讀者得到較多的樂趣與較多的苦痛。我近月來爲一位同事代班，重過看電報守天亮的生活。恰在這時期中，發生了冀察事件：每天有許多新聞刺得你心痛腦脹，而能夠報告給讀者的僅僅是很可憐的一點兒，甚至完全被扣留。北平近郊響砲的那一天，我們時刻受着新的刺激，爲我們所託命的國家担心，同時想儘可能的盡點兒報告給讀者的責任。在文字上要忍痛的磨平，同時還要鼓着勇氣去同統制機關抗爭。此事還未全了，江河來了大水。整天做洪水噬人的紀錄，不能發現一點比較可以發抒感情的好新聞。在這種沈悶而寂寞的情緒下，一天天的塡篇幅，守天亮，無論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都感到異常的疲乏。最近有一個星期的休假，遂決定到青島走一趟，想藉着海的力量，給我增加些擔當這寂寞的勇氣。

這次旅行的目的既在休息，故毫未做職務上的活動，恣情的游覽山水，偶爾同一兩個人談談天。我在青島住了七天，中間到嶗山去了一天，津青往返用了兩天，一共曠了九天職，現在又回到編輯室，略記所游，爲個人留些清涼閒散的紀錄。

津濟途中

七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在微雨中登平浦通車南行，沿路陣陣急雨，夾雜着閣閣蛙鳴，微風習習入窗，吹成一夜好睡。一覺醒來，車已到了德州。暑天乘車，理應吃苦，而竟清幽若此。去年一宿長江輪，此番一夜津浦車，使我深深感到旅行之樂。在車上遇到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先生，彼此談了些互相關切的問題。袁先生這次南下，將取道粵梧，到廣西去參加學術聯席會議。我對袁先生說：這次到廣西參加學術會議的各方人士，應該附帶做一些政治工作。把中央的眞相告訴兩粵當局，同時把兩粵擁護中央的誠意轉達與中央。使暗霧消逝，謠諑不起。現在我們國家需要統一，需要團結，較任何時爲急切，絕不許再生一點風波。袁先生頗以爲然。

車近濟南時，我特懷一種緊張心理，一看黃河。我想像中的黃河，一定是氾濫無際，波濤洶湧；誰知我在路橋上看到的黃河，只是不很寬的一條，很平穩的向東流着。當時很覺詫異，想來却有道理。尾閭不暢，河幾會中途崩潰；魯西已成巨浸，這裏自然是昇平氣象了。

濟南半日

我在濟南有半日的勾留。決定不去拜見本地的官府，不願擾一個朋友，所以雖只半日，却很從容的走了些地方。我以爲一個陌生人到濟南，最好是到城牆馬路上走走，在那裏可以眺望千佛山，俯瞰大明湖，眞所謂湖光山色一望收。若當眞一處處遊賞起來，或許倒覺得無甚興味。我是二十六日早十點到濟南，把一件簡單的行李存放在車站上，即乘一輛人力車由濼源門附近上城。城牆馬路寬大平坦，汽車可以馳驟往來，每個垛口上栽種着花草，自然形成一道風景線，是濟南特有之勝。我立在城牆上，葱蘢的山色，瀲灩的湖光，都在目前。在碧油油的自然的景色中，錯落落地安排着街巷人家，不啻一幅錦繡畫圖。濟南之美，當無過於此了。留連憑眺，不忍即去。

入城至大明湖碼頭，在一條窄窄的湖汊中密匝匝地停着數十隻游船。我雇得一隻，作湖中游。湖的面積很大，因爲各處栽蓮種蒲，把湖身逼成窄窄的一條。船行蒲葦叢中，儼如水滸傳中擱路劫人的蘆塘，竟無游湖之感。歷下亭一帶風景最好，小小亭院，適當湖中，與湖光山色相掩映，越顯得玲瓏透剔。這時天已近午，我雖然時在揩着頭上的汗，胸中却別饒一種清涼意味。立在歷下亭畔，聽鳥鵲在一株老樹上的啼聲，我雖不會吟詩，「歷下亭畔鳥鵲聲」七個字，也自然地湧上口頭。離亭登舟，繼續前行，沿途看裸童競浴，少女洗衣，這自然境界中的生命跳動，竟使我有年青十年之感。但願國家早復健康，個人無冗務牽累，日常在這芰荷風中讀書洗澡，豈非無上幸福。船到李（文忠）公祠，祠內安插着魯西濟寧嘉祥各縣的災民。樓閣廊院，盡是衣履不完面蒙菜色的婦孺，言語嘈雜，腐氣撲鼻。我在橫男竪女屎尿盈庭的李公祠中巡行一過，把適纔一點奢望驅逐得烟消霧散。現實如此，那有象牙之塔任你逍遙？

鐵佛二公祠，無甚可觀，而鐵公的人格在現今却是值得我們歌訟的。湖水本來很清澈，而敗蒲亂屑充塞其中，竟像一個汙池。名勝的大明湖日就荒涼了。北極閣是以死唬人的。我在炎日燒炙之際，拾級登閣，殿中盡是泥塑的猙獰惡鬼，一個脚下踐踏着人，一個手裏拿着扯掉的人腿，極盡殘忍

慘酷的形容。中國的神道設敎，與傳統的政治一樣，不是威嚇，便是利誘。媚神吧，牠把握着你的生命，同時還可以使你發財。在這種政敎下的國民，自然多是怕死愛錢之輩，岳飛文天祥之所以不世出，理有固然矣。

張(壓)公祠傍的曾子固祠，頗饒幽致。池荷庭柳，小橋流水，在綠柳垂蔭下聽嘶嘶蟬鳴，清幽極了。大明湖的水由此出城，湧湧奔逝，不舍晝夜，在這幽寂的環境中也顯示着宇宙的活力。復至滙泉寺文昌閣上乘風，大明湖之游畢。

濟南的趵突泉，以「天下第一泉」著稱，今既到此，自宜一訪其勝。趵突泉已不是本來面目，那裏正在修造自來水廠，幾個奔騰上湧的泉，都是加過人工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過午飯，到泉傍一個茶館吃茶，無意中做了一個豪舉。茶館頗寬大，吃茶的人多坐在靠泉的一面窗下。這時鼓書方在上場，一個幼小歌女在唱着山東鐵片大鼓。刷刷的泉聲，與人為的弦歌交織成一種不自然的交響樂，安坐聽來，亦刺耳，亦和諧。她唱的是「托兆碰碑」。歌罷，台下另有兩個男子起來向聽衆斂錢，隣座三個人給了一角錢，我給了兩角錢。台上換了兩個較大的歌女，唱了一段「鴻雁捎書」，又斂錢，隣座三人又給了一角錢，我亦給與一角錢。又一對歌女上場，歌罷，我給了兩角錢，隣坐三人也給了兩角錢便起立而去。我看還有兩個歌女待唱，不好即去，待兩人唱了一段「想二哥」，只有我給了三角錢，再無第二人捧冷場。幾個唱過了的歌女皆未散去，似將輪流再唱，我不忍再讓這多女孩子為我一個人扯喉嚨了，遂付了茶資而別。弦歌已輟，檻外泉聲仍在刷刷地響着。我以八角錢的代價，作了七個女孩子的知音，同時壓倒四座，豈非豪舉？

膠濟路的下行車，須晚十時東開，這時太陽還很高，儘有時間，供我徘徊。我便毫無目的地在城內外蹓躂。濟南城內的馬路大都湫隘，里巷尤其窄狹。許多里巷內汩汩流水，一般婦女即就門前水流浣衣，儼然山村風光。濟南泉水之盛，於此可見。我曾到省圖書館看出土的古物，在國貨陳列館看了半晌文明戲，浴德池洗澡，膠濟飯店吃飯，挨至晚十點，膠濟車把我拖出這留連半日的濟南。

滙泉壘與小青島

青島是一個很可懷戀的地方。牠有着美麗的內容，偉大的外形。牠本身是一個島，祖臥在海的懷抱裏。膠濟車於二十七日晨七點半鐘，把我送到這美麗的地方。柔和的陽光，輕勁的海風，使人感到異樣的舒適，那蒼茫無際的海尤具有絕大的誘力。我覓定旅舍後，見了幾個必須見的朋友，下午

便一個人溜到海濱。先到海濱公園，坐在海濱最前一塊大石上數浪頭。一任波濤洶湧，把水星泡沫濺濺到襟頭履上。到水族館看各種奇魚，到第一浴場看男女海浴，夜裏到海軍棧橋看小青島上的燈塔眏着媚眼。這些地方，幾乎成爲我每日必到之地，也可說是青島的最美麗的部分了。

匯泉壘上的德國砲台，凡是到青島的人必往憑弔一番。二十九日我於迎賓館午宴後去訪匯泉壘。滙泉角像一隻拇指尖尖的伸入海內，扼青島灣的要害，砲壘便建築在這尖角上。五尊大砲，隨山勢的高下排列着。砲台的形式，「像隱藏在戰壕裏的兵，露出鋼盔，伸出槍管」。(用王余杞兄原語)這偉大的建築，現今雖已失去戰鬬力，猶足想見當日德人的遠略雄圖。中國擁有俊秀的山川，優勝的地形，幾曾作過防禦的工作？此地三面臨海，擅天然之勝。這天晴日當空，而霧氣甚濃，萬頃蒼溟，因霧氣重障，迷濛不測遠近。海是偉大的，牠能展開宇宙的偉相，牠能訴說自然的景界。我常對朋友們說笑話，「人不看海，永遠不得要領。」我第一次看海，是在民國十五年。那時我正過着流亡生活，坐着海輪，逃開天津。一與海見面，便開始認識宇宙的偉大，感覺個人的渺小。那時張褚正與馮軍作爭奪天津之戰，我也感到那擾擾的無聊。蝸角蠻鬬，擺在這茫茫大海中，那有你們的踪影。我今天在這個角尖上觀海，却覺得極其湫隘，甚至覺得喉間逼仄得透不過氣來。我站在這裏東望，覺得朝鮮小島障住我的視界，稍往北睇，遼東半島便在眼底。打開地圖看看，黃海渤海不是湫隘如汙池嗎？這裏曾浴過異族的硝烟，曾濺過同胞的碧血，現在這迎目陰霾，入耳濤聲，便象徵着最近將來的遠東大局！據說這壘下有德人的兵房，還有一鍋未曾吃掉的牛肉，我都不忍去看。下壘時，一個日本婦人兜攬照相，我一個中國百姓，在本國領土內的德國砲台上，倩日女照相，其事不可想像，謝之而去。

我由匯泉壘去游小青島。小青島緊對着棧橋，一個小小的島孤懸在海內，青島燈塔便建在這小島的頂上。這是眞正的青島，而大的青島却是冒名的。從棧橋上搭舢板過島。舢板小得如同一個瓢兒，在綠色的大海中隨着大浪飄蕩，眞過癮。在海濱看海，因受地形的影響，往往不能得窺海的眞面目，青島亦然。乘火車來青島過大港四方等處時，海平衍不波，簡直與湖沼無異；在市內海濱看海，雖然浪濤大些，仍不能盡窺其大；在小青島上看海，却大不同了。這島四面臨海，風浪無阻，視界較廣。小青島開放不久，佈置得如一小公園。遍山植着小松樹，開着各色的花兒，天晴潮高，一個個浪頭與島石搏鬥，泡沫紛紛四濺，自成奇觀。薛家島蜿蜒

於右，匯泉角蹲伏於左，我坐在一株娃松之下，任清颸拂面，看波濤奔競，與南面王也。島上開着一種極美麗的花，高幹無葉，六瓣吐蕊，嬌嫩的顏色如粉面泛暈。我愛不忍釋，折了兩枝。歸途中同船的一位女太太，盛讚此花，她說此花佳處在於無葉，若一生葉，便成凡品了。我問船夫此花何名。船夫答是金針花。他說這花原是黃色的，近來纔變成這種顏色。好花每每不得其名，我去年曾擬將廬山的五爪龍改為「絳玉盞」，現在覺得此花也須得佳名，「醉妃」稍淫，「醉仙」二字或能略盡此花之身分。我不善養花，很想把這兩枝美麗的花轉贈給一個人，但有誰配作這花的主人呢？我以清水供諸案瓶，伴我數日，直至我離青島時，尚作將萎的笑靨，若不勝依依之意。

兩度海水浴

見了水坑都害怕，這次居然洗了兩次海水澡。二十八日我在中山公園吃過午飯，便到匯泉浴場試浴。我戰戰兢兢地從沙灘上步步下移，沙細如茵，觸足甚適。天氣很熱，而腿部着水，涼涼的，時間稍久，轉覺和煖適體。我膽怯，不敢深入。不配說浴，只任一個個浪頭冲大腿而已。但當大浪衝來時，高度仍可及于肩項。我牢立在海灘上，準備不讓浪頭打倒，但每當大浪襲來時，便被推得倒退數步。浪頭潑到海濱，很快地翻着白沫退回來，在浪退回時，脚下的細沙蘇蘇下陷，這種漩渦若擴大，人便不能支持了。但退浪也有減消進浪力量的可能。有一回見一個大浪撲面蓋頂而來，回奔不及，我想這回一定不行了；恰好一個浪頭退回，一進一退，把浪頭扯平了，覺得安然渡過。浴後到沙灘上曬太陽。如是三浴三曬，覺得甚為舒適，誰知回到旅社後，連肩帶背以至兩臂，全部紅腫起來，奇疼難耐。三十日午後再浴。這次帶上救生圈，想深入些。我也學人家的樣，見浪頭來時將身一躍。許多浪頭都這樣躍過了，不料兩個連環浪頭前擁後推而來，躍過了前一個，後一個突起一擊，把我打翻了。面仰脚懸，眼鼻耳口皆已侵入鹹水，掙扎許久，纔站立起來。「謝上帝！今天幸而帶了救生圈，不然恐怕完了！……但無汽圈恐也不會如此大膽吧！」正轉念間，古鹿又一個大浪把我打翻，浪退去，人却擱淺在沙灘上。我的心在跳，跳得自己都聽得見。海真偉大而難測：煖流撫摩，溫柔如母親的懷抱；憤怒起來，一個大浪連打幾個觔斗，甚至將你吞噬！

與蔣百里先生長談

二十九日在市長沈成章先生招宴席上得識蔣百里先生。

此公淹博宏通，的是一位軍人學者。三十日晨訪蔣先生於南海路四號。小小洋房，緊靠海濱，披襟當風，啓窗望海，一席長談，不覺由晨逾午。這三點多鐘的長談，政治外交以至中西文化，均有涉及。蔣先生說：「你研究現代外交，我在整理宋朝外交。」檢出手稿一束，題為「宋之外交」，係蔣先生指導一位謝君所著，而內容大部經過蔣先生的修改，緒論與結論兩章幾乎全出先生手筆。結論中有極警闢的論斷，很可以供現在的參考，有一節說：「這種外交的所以產生，一言以蔽之，是由內心的苟安姑息，外表的慷慨激昂。惟其內心的苟安姑息也，故有整理內政之機會而不能奮，惟其外表的慷慨激昂也，故一動即敗，不得已只有依賴他人以自張其目，沒出息到極點。」這些話已很足供我們警惕了。但最後的結論並不悲觀，說：「但是天下有不容易改變的心理，無不可救藥的國家。華族得了兩度的復興經驗，受了兩度的敗亡苦痛，只教將從前的失敗與成功不忘記，終久是不會失敗的。因為宇宙間有一個鐵則，孫子說得好『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這是向強者方面說的；孟子道：『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是向弱者方面說的。實在是一個鐵則，名之曰『君子求諸己』；沒出息的宋朝外交，聯金滅遼，聯元滅金，結果把天下整個送了，這叫做『小人求諸人』。」看中國歷代外交的成敗，竟翻不出這「求人」的窠臼，可為浩歎。在第二章「宋之立國方針」中，更有警句曰：「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對外交涉的失敗，不僅不能刺激人心，反使政府人民更加懦怯偷惰，造成對外苟安對內宴逸的局面。」這固然指的南宋，我現在讀之，竟不禁毛骨悚然！

談到目前，固然少有辦法，但把眼光放遠些，也用不着過分悲觀。以遠東為主體的世界暴風雨，遲早必然爆發，中國要努力把身體弄硬朗些，只要支撐過這場暴風雨，國家的前途是很光明的。這是我們這番長談的結論。

毛毛雨中逛嶗山

青島人是很藝術的，我在由青島去嶗山的路上，看見所有理髮館的招牌都寫着「美髮」二字。把「美」字當動詞用，實是很藝術的發明。「東海一嶗」，久負盛名，我想用很經濟的時間去游覽一次，趙鑫兮君為我計劃了一日游程，與余杞夫人結伴同游。三十一日晨八時自中國旅行社乘嶗山飯店的長途汽車出發，約一小時半達柳樹台。沈市長說他很注重鄉村建設，希望我去鄉村看看。我以休憩時短，未及考察，但在青嶗途中，已可使我見到沈先生的努力處。整個的青

島市，已不啻一座美麗的大公園，而鄉村的整齊修潔，尤給人以很深的幽美的印象。我們若把青島比作留過洋的摩登小姐，則青島鄉間便不啻明眸皓齒的洛陽女兒。汽車一出市街，便在綠樹夾道中穿行，天上有些陰雲，汽車迎面的玻璃上凝着一粒粒的水珠。大家都詫異說「下雨了」，凭窗外望，却不見什麼動靜。這天李村正有集市，趕集的鄉民都戴着草帽往來忙碌着，雨意加濃了。車到九水村，經過洪述祖的別墅，小樓一所，掩映於蒼苔碧樹石橋流水之間。當年洪氏曾在此避罪，現在這別墅改成一家飯店，洪述祖的日本太太便是女店主。此處已是嶗麓，汽車循着山道盤旋而上，停下來時已走了六七十里路。

我們在柳樹台雇了兩乘山轎，直奔嶗頂，毛毛雨蘇蘇地灑着。我對於嶗山的印象，覺得她瘦有餘而肥不足。沿途草木甚少，高僅及肩的矮松，點綴些金針桔梗之類的花草，真不夠富麗；但種種怪石，爭奇鬥勝，給嶗山形成一大特色。形形色色的石，眞是目不暇給。或蹲伏如獅，或坦臥如龜，或拱立如老僧，或猙獰如惡鬼，且有一塊矮石，上覆半圓形大石，宛若一棵大蘑菇。有些重疊的石頭，堆成種種形狀，一似天公用這些怪石堆七巧板。當轎子經過一個高聳疊壁之下時，我很擔心頂上的浮石滾下來，轎夫却很坦然的說：「不會的」。我曾試登一叢疊石，進行中身體搖搖，一似石頭在脚下活動，爬下時，手都不敢動彈，惟恐把石頭碰下去。其實我若能將那樣巨石推落，早已是一個萬人辟易的勇士了。沿途的雨，時落時停，手中的傘隨着時張時落，雲霧風雨也隨着怪石的形狀變幻着。行至小嶗，我們曾登臨其上，據說在那裏可以觀海，但我們所見到的只是雲霧，五尺以外的石頭都模糊莫辨。勁急的長風，撕動濕重的麻衫，冷冷的雨絲，洗着臉面。王太太說：「晴天來好了」。我說這是我們的奇遇，在無雲無雨的嶗山上，看無花無草的怪石，不太枯燥嗎？這時的嶗山，已不讓黃廬二山的雲水專美，却比牠們多了些玲瓏猙獰的石頭。黃花頂的兩株巨石，矗立在雲表，霧硒一帶的奇峯峻嶺，在雲霧中籠着潔白的面紗，這一帶的風景，眞是氣象萬千。

走近嶗頂時雨停了，雲霧仍很濃厚。嶗頂一名巨峯，是嶗山的最高峯，也是最險峻的地方。現在經過修整，平易多了，猱升的鳥道，現可拾階而登。我們登到最高一個石台上，轎夫說「這裏看海很好」，但我們被包圍在密匝匝的濕雲中，渾身浴着冷風，四周上下，一色灰白，什麼都不能看見。團團濕雲，隨着天風翻滾，當空閃出一道陽光，告訴我們時

在正午。在風走雲湧之中，眼底忽然顯露出一塊碧水，轎夫驚叫：「那不是海嗎？」我這時感到無名的喜慰，我對王太太說：「天公也許作美，等一等，風會把天吹晴了。」我們便坐在那裏喝汽水吃面包，以待天晴，飽瞰東海。風愈大，雲走愈急，和煦的陽光又復隱藏起來。我們很失望，天公竟不作美。俗人呵，你在埋怨天公嗎？他已用極藝術的手腕，揭示宇宙的神秘給你了。你坐在輪船上可以看到蒼溟無際的海；立在孤島上可以看到水天一線的海；此際的海，如新嫁娘的臉龐，把面紗揭開一角，很快的又落下了，觀海若此，不更藝術更偉大嗎？

我們由嶗頂下山，雲收霧斂，陽光四溢，沿路山口，隨處可以看到海。過黃花頂後，循小徑赴魚鱗口。這一路花木較多，亂石流水，淙淙有聲，頗擅山水之勝。轎至喀喇山（轎夫口中之名）麓，山勢開展，雨後流泉，奔急有聲。這是魚鱗口瀑布的水源，很與廬山神龍宮一帶風景相像，愛不忍去，停轎觀賞，褫去履襪，濯足於流瀑之中。水涼澈骨，胸間鬱熱頓消。繼續下行，即達魚鱗口，轉過幾叢削壁，便看見瀑布了。這兒風景太美了，當是嶗山最佳勝的地方。三面千仞削壁間，在一線缺口上，流下匹練的瀑布。瀑布上下兩股，長共不過三四丈，氣象却甚奇偉。方在雨後，泉水碩肥，瀑布急洩，聲如風浪，震動山谷，迎面壁上鐫「潮音瀑」三字，凝神領會，眞若在青島旅舍中，深夜市聲寂滅之後，奔赴枕畔的海潮聲音。瀑布下一大方潭，水入潭中，其色澄碧如靛，此地一名靛缸灣，此景之寫實也。我再濯足於潮音瀑前，水愈清涼，不留神一隻鞋子落水，急洩而馳，倩茶館侍者追回。吾家右軍昔曾有曲水流觴的韻事，我今天却作激湍流舃之劇，雅逸巧拙判然矣。我在這裏攝一影，裸腿袒胸，以誌此游之樂。留連多時，鞋已半乾，恐天晚錯過車時，乃戀戀而行。途中詢轎夫生活狀況，據說市政府不收轎子捐，而籐轎及號衣也由市府無價供給，轎夫說「這個市長很好，」我亦謂然。沈先生不於小處擾民，且從而嘉惠之，此所以為好



（作者在嶗山潮音瀑前）

市長也。

魚鱗口以下，途中多千仞削壁，有兩塊削壁寬纔數丈，而高逾千仞，頗巍巍地矗立在嶺壑之間，眞是偉觀。我以爲這是嶗山的特點，其他名山所不及的。道經北九水，略事觀賞，復至柳樹台，搭汽車而歸。

一點去思

一星期的休假，算來須要透支兩天。這一星期的青島旅行，游山觀海，早睡早起，過着悠閒的正常生活，這在我們以晝作夜的新聞記者是很難得的幸福了。生活的巨手，却使我不能不離開這動人依戀的美麗地方，八月三日的晚上，在冷雨之後回到天津。

青島是我們的福地嗎？是我們的樂土嗎？假使是的，而我們所付的代價則未免太高了。我曾很感慨的對朋友們說：「青島關係近代中國的命運太大了。」大都被很輕鬆地聽過了。一八九七年末，山東曹州死了兩名德國敎士，德國海軍便藉口把青島占領了；繼之而來的，便是俄占旅大，英取威海衛，法租廣州灣，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局面，便是以青島爲起點。「門戶開放」雖曾使這個局面緩和，歐戰一起，日本便繼續將青島占領。謝謝華盛頓會議，牠曾使我們從日本手裏收回這塊美麗地方，我們朝野上下却爲此所陶醉，在國際均勢下沈睡了十年。我在另一文章中說，我們收回了半個山東，流毒所及，竟使我們丟掉整個的東北。這代價太高了吧！冀察事件後的華北局勢，是危幕，也是沸鼎，這美麗角落的青島，又豈能劃外！我們站在海濱上，看這波濤洶湧的黃海，是由誰統制着？我們坐在膠濟津浦車中，看葱蘢的田疇，膏腴的沃壤，都似籠罩在一種低氣壓中。我無意中想起駱賓王的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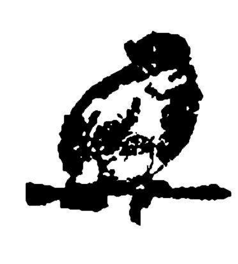
請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誰家之天下！

× × × × × ×

多謝在青島的朋友們，諸承招待指導。同時因恐騷擾太廣，許多朋友都未去拜望，并誌歉忱。

二十四，八，七。



本報讀書運動徵文揭曉

本社前應著有國際聲譽某女著作家囑託，懸賞「如何促進讀書運動？」徵文，承蒙海內外讀者不棄，紛紛惠寄大作，無任感紉。頃應徵文字業由張佛泉先生，馬季康先生暨杜協民先生評閱竣事，茲將入選諸君名次錄後：

第一名　劉啓瑞

第二名　池世英

第三名　何植燿

以上三君應得之奬金，即按址由郵局匯奉。

天津國聞週報社編輯部謹啓

新疆在東西文化史上之估價

吳藹宸

吳藹宸先生曾任新疆外交特派員，新省最近變亂，吳君均躬與其役，近著成「新疆紀遊」一書，是篇為該書中之一章，特先由本社發表，原書商務印書館排印中，不日出版。

西域為東西文化互相傳播之陸上惟一交通地，遠者姑不具論，漢武帝命張騫出使月氏，實為西域通中國之始，然自張騫未通西域以前，已有私人往來，將中國工藝品輸入印度波斯各地。彼時當然以西域為媒介，其東西交通路有二，經過天山南麓諸國者，是為北道，經過崑崙北麓者，是為南道，兩道東至燉煌會合。故中國文化西漸，或西方文化東來，西域皆其必經之地，而後各自波及東西，此則毫無疑義者也。今欲闡明古時西域與東西文明之關係，則西域之人種方言，不得不略為敘述。古時西域住民為雅利安人種，屬於伊蘭人種之系統。其方言可分為三種：一吐火羅語通行於庫車焉耆一帶；二和闐語，亦稱東方伊蘭語，通行於和闐一帶；三窣格底語，通行西域各處。三種方言，實屬於印度歐羅巴語，同屬於伊蘭語部類。至伊蘭系人種何時據居此地，尚無可考。但自漢代以後漢人勢力漸及於西又自唐代末紀，突厥族入住西域，伊蘭系人民或被逐退，或為互婚，西域遂為複雜人種所混居。然佔主要位置，仍為雅利安人種，經營其城郭生活，實帶有西亞埃及波斯及西歐希臘羅馬之文化，蓋雅利安人種本居印度之阿母河西爾河流域，即係印度日耳曼民族，與西洋上古之希臘羅馬皆有同族之關係也）。參閱日人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茲將西方文化之入中國者分別言之：

一、佛教

中國之有佛教，實來自西域，蓋佛教先由印度經中亞細亞及葱嶺而至天山南路諸國。漢哀帝時大月氏王遣使臣聘中國，口授浮屠經，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其後帝遣使臣使天竺，寫佛經得佛像，載以白馬，邀同沙門東還洛陽，是為

佛教徒入中國之始。帝館之於鴻臚寺，詔立白馬寺於洛陽，蓋當時白馬自必馱經像經過西域各國，至今洛陽白馬寺內所塑形像，一望而知其為西洋裝束，此西方文化東來之始也。魏朱士行求大乘經典，去西方至于闐國為止。東晉羅什三藏招聘自龜茲國，晉釋法顯赴天竺，尋求戒律，發長安，踰葱嶺，入天竺諸城，觀禮佛跡，學書寫律，在外十五載，歸作佛國記。東胡宋雲奉命由西域入天竺，行程約與法顯同，載在洛陽伽藍記。唐玄奘法師於貞觀三年潛赴婆羅門國求法，（當時禁約百姓不許出番）離長安出涼州，晝伏夜行而至瓜州，從僧不堪遠涉放還。幸遇一胡翁換給往返伊吾十五度之老馬，孑然孤遊沙磧，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後無水草，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驚寤進發，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又獲池水，下而就飲，身命重全。（見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英人斯坦因於一九〇七年第二次前往新疆調查，曾取道安西通哈密道路，以玄奘經行西域之時，留下關於印度同西域地理歷史古物記載頗多，特為探求其遺跡。曾謂：「當時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與現在安西至哈密道途情形完全相符，必是從古至今，交通情形未有變遷。」不曾明言自玄奘至今一千餘年間，我國西北交通一如昔日，毫無進步。（參閱斯坦因著「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玄奘由伊吾赴高昌，循天山南逾葱嶺渡阿姆河而入印度，於貞觀十九年歸還京師，太宗親作三藏聖教序，高宗為撰述聖記。總計玄奘周歷百餘國，齎回經典六百五十餘部，譯成經典一千三百餘卷，弟子沙門辯機為撰大唐西域記。

唐天寶間又有悟空西遊之事，經庫車疏勒西越葱嶺，巡歷佛跡數年，翻譯經典，卒達京師。元郭侃之收富浪，（國名居伯羅島）遠入地中海島，詳劉郁西使記。自東晉以至唐元，僧侶之西遊，不絕於途，外宣國威，內奠邊圉，具有不畏艱苦之精神。

斯坦因於一九〇七年至甘肅燉煌千佛洞，於某石室中發現各種方言之經典，遂以金錢魔力將經典運去一千數百大捲，每捲中有多數不同之稿本，內中中文佛經有取自印度，且為玄奘所親譯者。斯氏陸續到手之經典稿本，裝成二十四箱，其他圖畫繡花織物美術，只裝成五箱，運往英國博物院。（參閱斯坦因著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 II）足為佛教由西域輸入中國之有力證據。

按西域之有佛教，早載於中國古書。近來發掘古物，除

檢得梵語佛典外，更發現多數以「索格底」及「突厥」語譯出經典，大抵流行於龜茲焉耆一帶，北道地方爲「小乘」敎，而於于闐南道諸國則爲「大乘」敎。西域各國旣較中國先行佛敎，並翻譯其經文，故中國所譯經文有自吐火羅語譯成者，而非出於印度佛語。至日本佛敎，則又傳自中國矣。自佛敎傳入中國，士大夫之學術思想爲之一變，生死輪迴之說，予中國社會以極深刻之影響。

二、回敎

隋唐之際，葱嶺以西有大食者，勢力最盛，其地無固有宗敎，惟崇拜偶像，其時猶太敎基督敎亦流行其地。後有穆罕默德者，參酌猶太基督二敎意旨，著可蘭經，創天方敎，倡毀滅偶像，奉獨一眞宰爲上帝，西史稱爲伊斯蘭敎，我國以其來自回紇，稱之爲回敎。穆氏盡力傳敎，有不信奉者，則以威力强迫之，卒以兵力兼併諸國。穆氏歿後，繼位者奉其遺旨，從事東西遠征。東征之軍，滅波斯，取印度北部，唐室葱嶺以西，盡入大食版圖，更踰葱嶺陷于闐，强迫居民改宗回敎，於是不特中亞細亞之佛敎受其影響，即天山南路素號佛國之地，亦漸爲回敎勢力所侵。其後回紇及西域諸國，改宗回敎，遂進而流傳內地。故回敎之入中國，實則始於新疆之大陸，其後始由海道而至南洋及廣東一帶。近來考古家屢在新疆南路掘得各種方言之佛敎經典，可知該地本奉佛敎，而自大食西征以來，始改奉回敎也。

三、基督敎

唐時之景敎，即今之基督敎之一派，於未傳入中國以前，已在西域流傳，蓋由西方傳入東方，西域爲其必經之地。若云基督敎傳入中國，再回轉傳至西域，則爲時間所不許，且亦無此理由。近者燉煌千佛洞發見宋初手抄景敎經文數種，又在高昌附近寺院廢墟中發見用「波斯」語「索格底」語「突厥」語寫成景敎經文斷簡，又發見寺院壁間畫有基督敎行洗禮之圖。斯坦因氏在羅布淖爾之南古樓蘭城附近佛寺廢墟中，發見板壁上畫一有翼天使，又有同樣天使爲一少女及一靑年，此種源流，當然出於西方基督敎美術。又在庫車附近千佛洞中發見壁畫，及地圖，記載描寫佛洞之畫家，有敘利亞人印度人及來自耶蘇聖地之人。凡茲發見，皆足証明西方基督敎先至西域，而後傳入中國也。至自波斯傳入之拜火敎（即祆敎）及摩尼敎，亦於唐時由西方傳入西域。燉煌千佛洞已發見摩尼敎漢譯經文，其敎義承認波斯拜火敎，同時亦取佛敎及基督敎敎義，爲一種混合敎。

四、科學

元時成吉思汗勤師遠略，尤以西域為根據地，時中西往還漸密，皆循天山南北兩路。歐洲人士首來中國者，為馬可孛羅（Marco Polo），歷中亞細亞各地，循玄奘故道，以至京師。（西歷一二七一年）謁元祖忽必烈，留京數載，始由海道返歐，著書盛稱中國之富庶。彼方人士大感興奮，於是來東方游歷及傳教者漸衆，西方科學如天文曆法算學測繪以及機器如鐘錶槍砲等類，遂由西方傳入中土，蓋當時輪船尚未盛行，歐洲人之東來，勢非取道天山南北路之陸地不可也。

五、文學

我國文學與西域亦有深切關係，例如中國之小說戲劇，俱帶有希臘及印度氣味，西人謂「中國戲劇之理想，可稱希臘式，蓋其亦具歌曲音樂科白動作全與希臘同，是以中國戲劇之思想由外國而來，惟情節與語言，係其本國云云。」Lacouperie 著「中國文化西方起源論」關於西域文化之輸入中國，不無幾分可信。著者此次漫遊中亞細亞，見土耳其烏孜別克亞爾們尼亞各戲劇，音樂情節，多與我國相似，殆皆來源於希臘歟？

六、美術

西域繪畫，最為普通，舉凡木版牆壁天花板紙絹綿麻布等，皆有繪畫。繪於木版或牆壁之畫，大多屬於西方系統，其源流為希臘美術東漸，更有波斯印度美術混合之踪跡。至西域彫刻，亦多與希臘式彫刻物相合。我國古時繪畫彫刻本甚幼稚，自漢武通西域後，畫刻大有改良。至於六朝造像，尤有進步，蓋皆受希臘印度文化之影響也。德人Hirth於其「在中國藝術上之外國影響」之論文中，敘述西域文化影響當時中國之藝術者，主要淵源於希臘及波斯，並有對於銅鏡石刻等之影響論述。至琉璃珊瑚琥珀珠璣各美術品，亦係來自印度。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琥珀璧流離」。璧流離即琉璃也。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西域美術輸入中國之又一證也。

七、幻術

我國幻術來自西域，而西域則又來自印度羅馬。史記大

宛傳漢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王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是爲幻術入中國之始。張騫歸朝覆命，對於條枝國亦曰「國善眩」。顏師古於漢書張騫傳註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魏略大秦條載「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大秦即今之羅馬也。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幻術，能斷舌，續斷，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取還，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見唐法苑珠林）天竺即今之印度也。北魏書西域傳悅般國條中載有「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幷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能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洎乎唐代，由哈密來朝之祆主，能下祆神，因以利刀刺腹，左右通過出腹外，手執刀兩頭，高下絞轉。神沒之後，僵仆而倒，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斯坦因在燉煌千佛洞中，搜出斷片，關於此類記載頗多。然則中國之變戲法，實皆師宗於西域矣。南疆纏頭妓女猶有念黑經蠱惑男子之術，殆亦具有遺傳之秘訣歟！

八、樂器

自漢以迄六朝，西域諸國之樂器樂舞不斷流入中國。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於西京。（長安）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天竺國來貢，其樂有箜篌琵琶笛鼓等九種爲一部。龜茲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觱篥羯鼓腰鼓等十五種爲一部。傳入中國，且聘羯人教授，風聲所播，上下景從，採用其聲，被於金石，幾盡易中國固有之樂器，深入人心，魔力殊爲偉大。當時龜茲康國之樂，大都來自伊蘭或印度，西域實居媒介地位，故與西域通，其樂器亦隨以俱來。隋煬帝時定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等爲九部，然究其源莫不與伊蘭印度之文化，脈脈相關。論者謂中國通西域後，其眞正之國樂，殆均喪失，而代以西域樂器，所受影響之巨，可以概見。（參閱吳紹璘著新疆概觀）唐玄奘於西突厥之葉護可汗處，設列宴樂筵席時，曾稱：「侏休兜離之音，鏗鏘互

擊，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見三藏法師傳）又喇叭亦本龜茲所出流傳漢地者。鍬鑼亦係傳自西域，西域喜歌舞，男女對舞，謂之「猥郎」款聲節奏，身手相應，是又西洋跳舞之東漸也。

九、植物

我國植物出自西域者甚多，穆天子傳「天子于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書西域傳亦明言「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漢武帝之勤遠略，要亦為西域珍異產物所激動也。據本草我國葱蒜種，乃係來自西域。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與。」當時張騫帶回種植頗多，如胡蘇胡豆胡荽胡蘿蔔紅藍花皆是。張華博物志「張騫使西域，所得蒲桃胡葱苜蓿。」廣韻「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此種植物且疑係由希臘傳至西域者。又苜蓿出自西域，遍地叢生，牲畜喜食之。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天子命種之內地。」述異記「張騫苜蓿園，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又有一種蘆草，俗呼芨芨草，即漢書所謂息鷄草，生沙土荒灘中，高五六尺，莖葉穗花，宛如芒草，用以編筐織

蓆。漢書五行志「萁草似荻，而細織之為服。」即謂此也。至瓜菓中如西瓜葡萄，皆來自西域。哈密瓜，吐魯番葡萄，自古盛稱，列為貢品。本草綱目載「張騫由西域輸入胡瓜於中國。」又載「張騫使西域還，始得葡萄種。」史記「大宛以葡萄釀酒，富人藏酒萬餘石，久者十數年不敗，張騫使西域，得其種還。」西人稱葡萄原產地在裏海南岸，西經敘利亞小亞細亞傳於歐洲，東自Ferghana傳於中國，疑葡萄即希臘語Botrus之譯音。（Kingsmill-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Eastern Turkestan）胡桃巴達杏石榴木瓜亦皆是西域所產，本草綱目載「胡桃本出羌胡，漢時張騫使西域，始得種還，種之秦中，漸及東土，故名之。」巴達杏出自西域巴達克山。石榴本稱安石榴，（王荆公詩，多謝安石榴，向人紅藥折）出自安石兩國安國即今之布哈拉，石國即今之塔什干也。至今南疆葉城亦以產石榴稱。張華博物志「漢張騫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國榴種以歸。」蕭雄西疆雜述詩瓜菓詩註「木瓜亦西域所有」足資佐證。

十、動物

大宛產善馬，名「馬汗血」實爲一種特產，漢武帝得此馬甚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大宛匿不肯與，武帝怒，發兵圍大宛，大宛降，盡出善馬，令漢自擇。又西域罽賓國，（今北印度）產水牛猴象孔雀，亦時經由西域輸入中國。

至東方文化之西漸，則有指南針活字板算盤火藥等物，以及各種工藝品，如絹絲織成各種織物，以及漆品之類。蓋中國各種工藝，久爲西方各國所垂涎，西域各地發見古代遺物，屬於此類者，爲數不少，可知中國工藝品，與西方有甚大之影響也。漢張騫遠入中亞細亞諸國，一去十三載，歸報天子曰：「臣在大夏時，見卭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由此可以證明張騫未出使西域之前，已有私人交通互相往來，將中國特產物如絲絹漆器竹杖蜀布之類，已由西域輸入印度波斯希臘羅馬各地，彼時希臘人稱中國爲 Seres ，即希臘語爲「絹」之義，羅馬人稱中國爲 Serica，亦因中國產絹，遠售西方諸國。西人便把中國稱作絹國，英語稱絲爲 Silk，亦係此字之轉音。（見日本關衛著西域南蠻藝術東漸史）其後中國之磁器，更復盛行於西方。至今西人稱磁器爲 China蓋表明其來自中國也。

我國古時用木簡或竹簡書寫。斯坦因在燉煌北方廢墟中，獲得寫漢字木簡約二千枚，年代最古，爲漢武帝天漢三年，其中有關於占卜者，有關於藥方者，有關於兵法者，有關於算學與曆法者。又獲得李斯「蒼頡篇」之一節，及後漢史游「急就篇」殘簡。西域廟院中之壁畫及天花板畫，更有中國式花樣，銘題亦用漢字，不用當地通行之婆羅門字，他如唐代寫本如鄭玄註釋之論語斷法，漢書張良傳斷法等之發掘，尤多不勝紀。蓋唐時中國文化影響於西域甚大，龜茲疏勒于闐皆有漢人僧侶居於寺院中，據發見文書中最有興趣者，即爲西域之唐寺中，寺僧與中國內地相同，借金與俗人而取高利。前者爲西域僧侶入中國內地，至唐時則情形倒轉，多數中國僧侶一入西域，即永留該地，從事傳法，此係唐代經營西域之進步，亦即中國文化波及西方之特徵也。

松筠庵之諫草堂

曾士莪

北平順治門外達智橋之松筠庵。爲明楊忠愍公邸舍。後改爲庵。以祀先生。正殿肖楊公像。烏紗官服。肅穆淸高。庵後有屋七楹。是爲諫草堂。壁間嵌石。精刻公所作諫開馬市疏。及劾嚴嵩十罪五奸疏。行草飛舞。筆走龍蛇。與所謂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也。（此聯爲公自書題句）考公兩疏。其屬草初本眞跡。裝成長卷。藏於容城家祠。公後裔永保守之。順天學政。每當按試保定。楊氏奉祀孫，必呈請題跋。數百年來。海內名流。及歷任學使。手題跋語書欵者。不下數百人。至兩疏之勒石庵中。則在淸道光丁未戊申之年。先是庵僧月亭。嘗欲以疏草壽諸貞珉而未果。迄道光丁未。公後裔某適奉二疏卷來庵。月亭之徒孫明基字心泉者。遂商留勒石。摹勒者，係嘉興人張受之先生。（名辛）踰年而成。卷後題記不勝刻。但存列在最前之宋牧仲一跋。心泉謀之在都士夫。於庵後隙地。建室銜石於壁。顏曰諫草堂。按受之爲張叔未解元之姪。最工鐵筆。方其在里將北遊。於俶裝之夕。夢偉衣冠人向之揖。授以一卷。未及展視而寤。至都寓庵中。會僧方求善摹勒者。受之憶及夢境。毅然任刓劂而不取值。刻竟。旋病卒。人謂其與忠愍有夙緣也。受之歿後。何子貞先生爲作傳。敘其摹刻二疏事甚悉。幷手書之。由江陰吳冠英刊石。銜於諫草堂之廊壁。子貞先生，復撰聯輓之云。芝鶴共千秋。爲椒山來。隨叔未去。松筠凋二友。昔悲亭甫。今哭受之。芝鶴云者。蓋以阮文達公，嘗以伏靈芝，黃仙鶴，比受之也。亭甫，爲閩中才士張亮際。亦子貞友。而先歿於是庵。故聯語及之。曾記淸乾隆時。張問陶先生曾居是庵。故集中有庚戌九月三日移居松筠庵詩。七絕四首。其一旃檀香淨好移居。家具何曾滿一車。留得累人身外物。半肩行李半肩書。其二，浮生一粟海茫茫。到底他鄉異故鄉。我與黃花同冷落。卜居最稱古重陽。其三，誅茅獨取臨江宅。踏雪還留印爪痕。此後閉門無一事。嘔心黑夜弔忠魂。其四，雾閣雲房幻景新。偶然小住亦前因。映門一樹常孤立。疑是蘭成賦裏人。問陶居是庵時。在築諫草堂之前。故詩中不及二疏刻草也。

蘇俄革命外交史上的兩個教訓

丁文江
胡適

天津大公報七月二十一日星期論文，由丁文江先生發表了一篇「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胡適之先生跟着又在八月四日該報寫了一篇「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頁及其教訓」，引申丁先生的意思。茲得兩文彙錄於次：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丁文江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共產黨革命成功，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蘇俄政府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休戰，明年的三月三日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Brest-Litovsk）條約簽字。這三個月可以說是共產政府最危險的時代。三年的殘酷戰爭把俄國兵士的戰鬥能力和勇氣都消滅磬盡了。托洛茨基從彼得堡到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的時候，親眼看見兵士紛紛的離開戰線，自動的回家。他回到彼得堡來，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的部長作一篇「愛國」的演說來援助在前線議和的代表。這位部長的回答是：「絕不可能！」

武裝的兵士態度如此，政治上的派別更是紛歧。十一月七日的革命雖然成功，在民衆選舉的憲政議會（Constituent Assembly）裏，共產黨却是絕對的少數。列寧原是反對立刻召集議會的。但是多數共產黨的首領覺得議會是多數人民多年的希望，不召集怕使得共產黨的地位搖動，而且共產黨是用不召集議會來攻擊臨時政府的，自己如何能食言呢？等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用武力解散新舉出來的議會，共產黨政治上的勢力是比以前鞏固了，然而本黨的內部對於和議問題，却又是完全不能一致。共產黨的基本黨多是左派的分子；十一月的革命成功，這一班人的力量最大。而他們多數是反對無條件議和的——他們的口號是革命戰爭。右派的態度較爲和緩，但是他們却與共產黨的敵人——社會革命黨——比較的接近。假如列寧不顧左派的意見，無條件投降，共產黨內部就要發生分裂的危險。

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也是萬分的困難，波蘭和波羅的海岸被德國佔領的一部分是不用提的了。其他各部又紛紛的與中央脫離關係。芬蘭早已宣告獨立。高加索和貝沙萊比亞也組織了獨立政府。尤其重要的烏克蘭的態度。俄國當日的新工業完全在烏克蘭境內，而且糧食也仰給於南俄。烏克蘭却不承認共產黨的政府。他的軍政部長不得到蘇俄的同意，下命令使烏克蘭的軍隊退却。不等到和約簽字，先行供給德奧的糧食。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烏克蘭政府單獨派代表向四國議和！

共產黨惟一的希望是：(一)德國軍事當局急於要把東戰線的兵移到西戰線去，不能不急於謀正式和約的成立；(二)利用各國人民厭戰的心理，宣傳一致休戰以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驟。所以共產黨的策略是絕對唱高調——不佔地，不賠欵，民族自決等等變為他們議和的「原則」。而且盡力延長議和的時間，使得國外的同志得以充分的預備。不幸這兩種希望都失敗了。德國軍事當局雖然急于求和約的成立，但是他們澈底了解俄國已經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和勇氣，不肯放棄戰爭所得的土地和權利。並且他們漸漸的認識共產黨的真相，極力的設法使得舊日的俄國分裂，所以與烏克蘭單獨另訂和約，強迫蘇俄承認。又出兵芬蘭援助地主撲滅芬蘭的暴動。經兩個月的宣傳，德奧的勞工沒有任何的同情表示。協約國的人民大多數以為共產黨是德國人的傀儡，是俄國的漢奸。所以經過了兩個月的延宕，德國人于二月十八日又開始進兵。第二天列寧就不得不無條件的屈服了。

凡此種種本來已經變為很陳舊的歷史了。我所以要「舊事重提」者是因為當日蘇俄首領的態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們當局的殷鑑。

在共產黨方面和約的簽字幾乎完全是列寧一個人的力量。那時托洛茨基是外交部長，第一次出席和會的是越飛。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乃改為托洛茨基自己出席。這是列寧的意思。托洛茨基說：「和居爾曼子爵與賀夫曼將軍講和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件。」但是列寧說：「要使得和議延長，不可沒有人去做延長的工作」。他的意見與列寧並不是一致的。列寧是始終主張無條件簽字的。托洛茨基則以為一定等到德國人真正動兵，最好經過相當的抵抗，然後可以屈服。如此可以使得國內的人諒解政府出於萬不得已，以減少內部分裂的危險；同時可以使得國外的人明瞭共產黨不是德國軍部的傀儡。他沒有出席以前向列寧陳說：俄國是不能再戰的了。德國人能再戰嗎？德國的兵士是何心理？俄國革命在德國發生的影響如何？正月裏德國的罷工是工人與軍部破裂的表現……。列寧回答他道：「這是很動聽的。這種問題不是沒

有關係的。不過這是危險的，很危險的！假如德國的軍國主義者還有力量來攻我們（而這是最可能的事），那又怎樣呢？我們不敢冒這種危險；因爲我們的革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托洛茨基到了和會以後又提議，「和而不簽約」。列寧叫他回來面談。「這是很動聽的。如果賀夫曼將軍不能進兵，這種辦法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這種希望是很少的。他一定把特別選擇的南德農夫所組成的軍團運了出來。那又怎樣呢？……當現在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比任何其他爲重要。我們一定要使牠安全——不論出任何的代價。」

托洛茨基告訴他黨內或者要分裂。列寧答道：「不錯的。但是目前的問題是革命的運命。……我們一定要保存革命。與其等武力來推翻革命。不如聽黨內分裂。何況分裂是未必實現的——左派將來氣過了會回到黨裏來的。若是德國人征服了我們，我們沒有一個能夠回來的。」

最後托洛茨基表示他不過要使得國內外了解共產黨是萬不得已纔簽字的，並不贊成繼續「革命戰爭」。列寧纔勉强採用他的「和而不簽約」的政策。果然不出列寧所料，德國決定於二月十八日進兵。托洛茨基還要等到德國兵眞正進攻後，方肯簽字。列寧不聽。因爲列寧的主張中央委員會纔通過發電屈服。然而因爲採用托洛茨基的政策，最後的和約比以前的苛刻——各種損失以外，又喪失了愛沙亞尼，拉底維亞，承認了烏克蘭的單獨和約，償付了相當的賠欵！

當中央政治會議最後討論簽字問題的時候，有人問列寧，「假如德國人不管我們簽字不簽，仍然進攻莫斯科，那又怎樣？」「我們向東走，到烏拉爾山，再向德國表示我們願意簽字。西比利亞的古士奈茨克（Kusnetsk）是一個很大的煤田。我們利用烏拉爾和從莫斯科，彼得堡帶去的工人，發展工業，建設烏拉爾—古士奈茨克共和國。有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超過烏拉爾山再向東走。只要我們能一致團結，我們不妨去到堪察加。國際形勢會得有幾十個變化的。我們可以把烏拉爾——古士奈茨克共和國的國境推廣，回到莫斯科彼得堡。若是我們目前繼續作革命的戰爭，把我們黨和勞工的精華喪失了，當然我們永久不能回來！」

托洛茨基沒有去簽字，並且辭去了外交部長。但是他仍舊加入政府，努力革命——並沒有告病假或是脫黨。他辭職

的理由是要使得德國人，覺得蘇俄眞正屈服，不再有旁的要求。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願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頁及其教訓

胡適

前兩星期，丁文江先生作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七月二十一日），題爲「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他記敘的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明年三月三日蘇俄和德國休戰議和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的主要事實是蘇俄革命政府爲了完成革命工作，不惜委曲求全的和德國單獨講和；最初蘇俄希望一種光榮的和議，——所謂不割地，不賠款，「民主的和議」（Democratic Peace），——但德國的軍閥不允許這種條件，結果是所謂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的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usk），不但賠款至十五萬萬元美金之多，還割去了很大的土地。除烏克蘭（Ukrainia）和芬蘭宣布爲獨立國之外，還割去了愛沙尼亞（Esthonia），里封尼亞（Livonia），古爾蘭（Courland），里杜安尼亞（Lithunia），波蘭；在高加索山一帶，還割去了三省（Eriuan; Kars, Batum）。這回割去的土地約佔俄國全國的百分之三十。（此據 Schapiro 的現代歐洲史，頁七六六。）眞可算是絕大的委曲求和了！

主持簽字議和最有力的是列寧。他說：「我們的革命比任何其他爲重要。我們一定要使牠安全，——不論出任何的代價。」

丁文江指出這段故事的教訓是：

「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願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我們很希望丁文江先生繼續寫第二篇，把那個布頹斯特——立陶烏斯克和約以後的三年內的蘇俄故事也寫出來，讓大家看看那一次的絕大犧牲，絕大的委曲求全，是不是做到了列寧理想中的目的。因爲丁先生敘述的那個故事祇是一個故事的前一半。可惜丁先生不能每個星期爲大公報作文，所以我今天提議來講那個故事的後半段，那後半段也有一個教訓足供我們的借鏡。

× × × × ×

話說蘇俄革命政府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德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和約之後，國中就起了絕大的分裂。「社會革命」派就脫離了政府，公然攻擊波兒雪維克派的賣國。政府用了最嚴厲殘酷的手段，才勉强把這些內部反對份子剷除驅逐完了。而帝政黨的「白俄」又早已得着協約國的援助，四面八方的倡起武裝反革命來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戰停止了；四年的空前大戰爭終止了，然而革命的俄國却還要繼續作三年的苦戰，三年的內戰和間接的國際戰爭。西南兩邊海岸上是協約國的艦隊；美國兵佔據了阿曲安吉爾（Archangel），東邊是日本和美國的軍隊佔據了海參威。白俄軍隊的新式武器全是協約國供給的。

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亞的俺斯克（Omsk）建立了柯爾察（Kolchak）將軍的政府。柯爾察的軍隊屢次打敗了赤俄的軍隊，一直打向西去，幾乎打到了莫斯科的附近。這一支反革命直到一九一九年的年底才得結束。

柯爾察之亂還沒有平定，鄧尼經（Denikin）將軍又從俄國南部起兵打到北方來了。同時于德尼區（Judenitch）將軍也從西境上愛沙尼亞起，建立「西北政府」，大舉侵入蘇俄了。這兩股反革命都到一九二〇年的春初方才平定。

一九二〇年，波蘭出兵侵入蘇俄。同時南部白俄又捲土重來，擁戴藍格爾男爵（Wrangel）爲領袖，大舉北伐。在這西南雙方夾攻之中，蘇俄政府決心和波蘭講和，喪失了不少的土地；然後用全力攻破藍格爾的白俄隊軍。藍格爾的亂事平定之後，武裝的反革命才算結束了。

托洛茨基的自傳裏，有三章（三十三，四，五）記載他作戰的經過。三十三章寫他如何解郭山（Kazan）之圍，救了莫斯科；三十五章寫他如何解彼得格拉之圍。在最危急的時候，蘇俄政府管轄的地方不過七省而已，往往國庫裏拿不出一

塊金盧布來！在協約國的經濟封鎖之下，紅軍的軍械是很缺少的，他們往往須從白俄軍隊的手裏去搶軍械來用！紅軍的總司令是托洛茨基，他在一輛列車上整整住了兩年半的日子。

當革命政府最初決心委曲求全的時候，列寧的目的是要謀得一個喘氣的時期，來完成國內的革命工作。為了這一個喘息時期，列寧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賠款到十五萬萬金圓，割地到全國的三分之一，然而和平終不可得。因為蘇俄當日有兩大羣敵人：一羣是那將戰敗的中歐國家，一羣是那將戰勝的協約國家。議和之後，不到幾個月，中歐國家解體了，無力再侵害蘇俄了。然而那另一羣大敵國，忘不了蘇俄中道議和的仇怨，更怕那新興的「世界革命」的口號，所以他們決心要援助蘇俄的姦人，封鎖蘇俄的四境，要推翻那個可怕的新政權。

蘇俄的和平不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割地賠款的和約帶來的，是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蘇俄的統一政權也是那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

我們今日為國家設計，當然要如丁文江先生說的：「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但是我們也得進一步問：「如果萬分退讓的結果，還換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走什麼路？我們應該準備走什麼路？」

列寧曾說：萬不得已時，準備到堪察加去。然而一九一九年七月國防會議的命令却是：「死守彼得格拉，守到最後一滴血流乾的時候！不退出一尺地，準備在彼得格拉的街上作巷戰！」

所以，在退到堪察加之前，還有不少的工作要準備做！

這是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另一頁的教訓。



希忒拉國策演詞全文

奉生譯

五月二十一日德國元首兼總理希忒拉在國會發表國策演說，宣布外交方針十三項，對歐洲政治有重大的影響，外電雖有報告，只是過於簡略，讀者以未見全豹為憾，茲根據德國官方發表的英文譯本重譯，以為關心國際政治的人的參考。

國會議員諸君：

議長高林同志根據政府的願望召集這個會，為的是請諸君來聽我說明，關於政府最近對我們當前的一切重大問題的態度與決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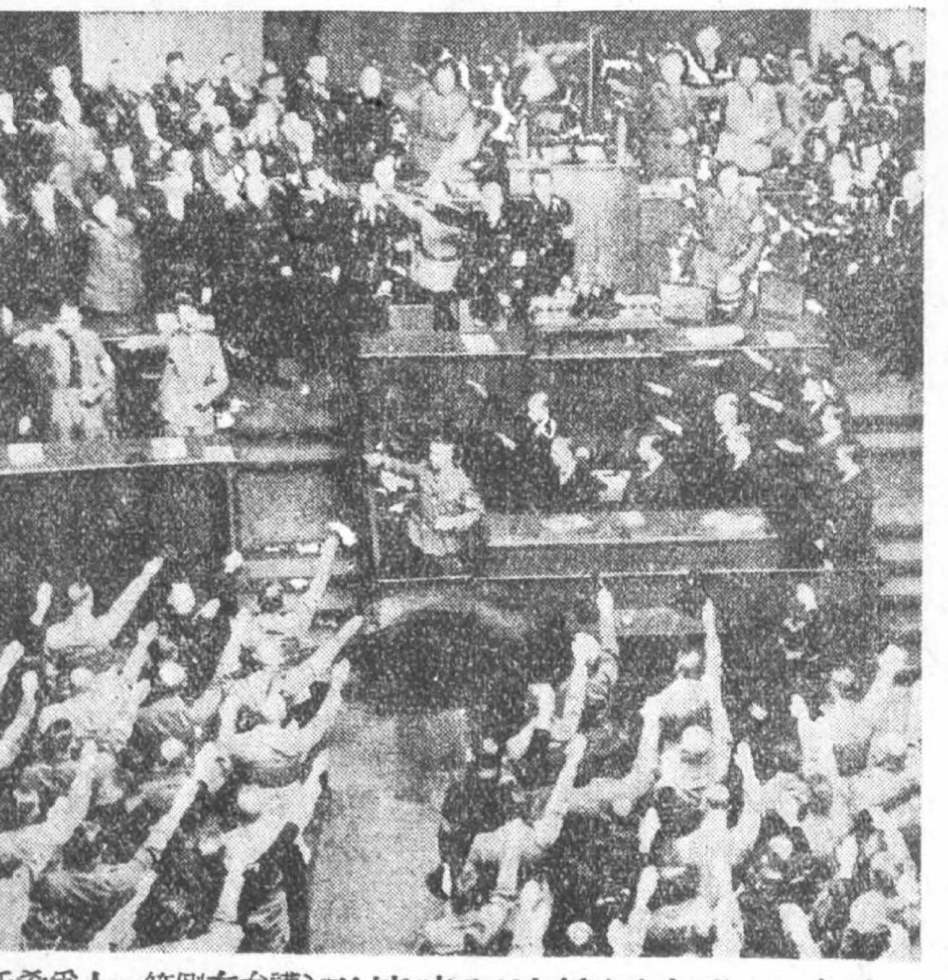
今天我來和諸君談話，並由諸君以達全德國民，目的就在此。但我還希望，我的話能達到國外人士，他們對於和他們有關係的問題，或因有責任，或因有興趣，都在力求真實了解我們的意見。我覺得很幸運的，是能在這個地方對諸君作此說明，因為一二人或少數人間的談話常常發生多少曲解誤解，因而世人所知道必定是一鱗半爪，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危險，是應當預防的。

這樣的發述，我認為有特別的好處，因為它給我不僅是以絕對公開的態度，坦白的講各種問題的權利，還給我這種義務。德國民有向我作此種要求的權利，我也決定允許這種要求。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常說德人放棄了他們所視為神聖的民主政治的原理，實為遺憾。這真是大大的錯誤。德國也有民主的憲法，現在國社黨的政府也是受命於民，並對人民負責任的。

至於一個代表應得多少票數，各國不同，但並無關係。有的國家，一個議員要得二萬張票，有的，只要一萬票或五千票便夠了，有的，卻要六萬票，或更多。德國人以三千八百萬票選一代表，這大概是德國與他國最重要區別之一。但它的意義是，和任何國會一樣，我意識到對國民的責任。我是以他們對我的信任而行事，並且是執行他們的命令。因此德國民有這種要求的權利，即是我這種發述，如今天就要說的，應當是完全公開沒有隱諱的來討論和外國有關，並至少也同樣關係德國人民的問題。我喜歡這樣做，因為我以德國元首兼總理和政府首腦的地位，很不幸的我必須作許多決策，這些決策本身是很艱難的，並且因為不能請別人來分担這責任，更不能將責任全加在別人的肩上，遂覺得這負担更為沉重。因此我願意至少國民能認識我的思想，並能於了解由此思想而來的決策與方法。但是這些決定越難，我，一個德國人，越願意使我的行動不受懦弱與恐懼本能的影響，並使它和我對於上帝及他令我服務的德國人民的良心完全契合。

兩年前的一月三十日，故總統命我組織新政府，並担當國家大事，幾

百萬國民，包括愛國人士，都懷疑我的任務是否能成功。當時的德國人仍是受黨派的苦惱，充滿憂慮與譏笑的混合心理。只有國內的敵人對這種情勢抱着希望，而我們的眞實朋友却是說不出來的灰心喪氣了。我們民族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受着嚴重的威脅。對於多數人民，經濟的災難是最嚴重的，但是深刻的觀察者知道這不過是許多原因的結果。這許多原因或是社會的，或是政治組織的，最重要的是道德的。在這指不勝屈的待決問題，無希望的情勢，與有限的應付方法之前，眞需要絕大的勇氣，不屈服，不投降，立即開始工作，把整個民族從苦難與崩潰中復活起來。



希忒拉發表國策演詞時情形（講台右側第一人爲希氏）

當時的經濟情形如下：四年的大戰已與德國經濟一個驚人的巨大損失，而戰爭之後，勝利的敵人把和平强加在德國人民的頭上，它不顧一切政治與經濟的理由，以大戰後他們較大的武力爲永久國際情勢之法律的基礎。不顧，實在是違背了經濟狀況與法則，作種種超乎實在的要求，剝奪了德國經濟復興的可能性。在籠統的「賠欵」項目之下，德國經濟便宣告破產，這樣殘忍的不顧最基本的經濟觀念的結果，產生下列的情勢：

一，國民勞力過剩。

二，國民在較高生活程度下習用的商品，被戰爭，通貨澎脹與賠欵剝奪了，因而急需他種代用品。

三，因領土的削減，而感缺少食物與原料之苦。

四，爲補救上述情勢所需要的國際市場是太小了，並且受種種方法的限制，從某種意義說來，這些限制方法是當時情形必然的趨勢。

這證明了我們從前的政治敵人的經濟常識是多麼貧乏，一直到他們的行爲不僅使德國經濟破產，並對他國的經濟生活也發生惡影響時，才恍然明白他們無厭的與無理的誅求是沒有滿足的可能的。

這種瘋狂行動的結果是德國工業的停頓，農業的毀滅，中產階級的破產，商業的崩潰，國債負擔的奇重，財政紊亂達到極點與失業的充斥，——登記的人數六百五十萬人，實際上已超過七百五十萬人。

德國要獨力克服這種難關，須採取非常嚴重的決策。以前，德國人民能在有限地域之內，維持越來越多的人口，這要感謝因參加國際貿易的結果，生活條件的充實。只要這條件能滿足一天，德國七千六百萬的人口，

雖然國土狹小，卻能不僅保證國內生計的安全，並且在世界經濟中也是有用的因素。大戰與戰後政治的結果，終會有一天把戰前政治家們那種簡單的見解推翻，這種見解是，一個歐洲國家的經濟利益可以另一國家的經濟的崩潰發達起來。

和約既把經濟負担加在德國身上，德國在國內外的貿易與商業上又受了重大的損失，使任何德國政府不論它願意與否，都必須考慮這種實際的情況。我們都很明白，一切國家完全實現經濟自給的觀念，從較高的觀點來看，是一件蠢事，結果必是一切國家都受其害。從經濟上觀察，以人工的方法把農業與出產原料的區域變成工業區域，或反過來，把人口過多的工業區域變成出產原料或代替品的區域，全是不合理的。

這樣發展下去，對歐洲一定產生很壞的結果。不幸德國沒有這個能力，來改這種趨向和它的影響。我國貨物的國外市場既被剝奪，我們便非限制進口貨物不可。假如不使德國勞力停頓，那我們便不能不用複雜的方法生產我們缺少的原料，或代用品。但這種工作只有用計畫經濟才能成功，而計劃經濟又是一種危險的嘗試，因為它很容易流為官僚政治，而埋沒個人的創造天才。就我們民族的利益來說，我們自然不願意用一種類似共產主義的制度和附帶而來的創造能力的消失，來冒着工人生產力減退，與一般生產程度不提高反而降低的危險。這種危險更因下述事實而加甚，即計劃經濟將完全推翻經濟上適者生存，弱者淘汰的鐵律，至少也要阻礙它的發展，犧牲了較高的效力，生產力與價值，來維持最低的水平，這是有害社會一般的利益的。

然而我們還走這條路，這是萬不得已的。兩年半來，我們在勞工，市場，工資與物價的計劃統制上的成功，是幾年前認為絕對不可能的。我們成功的原因是在死的經濟方法上注入全民族的活力。然而我們在實行我們的目的之前，先要得到多少物質上與心理上的條件。為保護全國經濟行使它的職能的正常工作，必須先停止繼續不斷的工資與物價的變動。此外還須除去一切不以全民族經濟利益為動機的勢力，換句話說，須消滅生存於工資與物價政策之上的階級的對立。又消滅甚於階級鬥爭之上的雇主與勞動者兩方的工團組織，即須消滅他們所援助的政黨，因政黨是為他們謀利益的。這樣便需要一個新的建設的活的憲法，與國家的根本改組。假如這不僅是純粹表面上的改組，那末我們民族本身便需要受新的社會生活與思想方式的訓練。這些工作，每一種都要百年之久才能完成，並且它的執行是過去很多民族和國家不敢嘗試的。這種工作的完成，或是完全成功，或開始便告失敗，甚於下列兩個條件：一，國內和平安靜的程度，二，我們所能支配的時間的多寡。

我們德國人不能不表示遺憾的是，直到如今，外國人士始終未以客觀態度來研究最近兩年半中德國的國情，和我們的理想，這理想便是我們的成功之母。

德國的目的與成就，造成今日德國之特色的，完全出自國社主義的思想，並歸功於國社黨的組織及力量。最近兩年來，德國的革命是比常人所能了解的更為偉大，它的範圍之廣與程度之深並沒有因待敵人寬大而受了損失。待敵人寬大並不是因為怯弱，而是因為我們有高於一切和絕對勝利的自信心。所以新德國決不能和舊德國比較，它的理想和它的行動一樣，都是新的。中產階級的武力侵略主義是有決定力量的政治因素，現在則和

馬克斯的國際主義一同被克服了。假如德國出來主張和平，那不是因爲德國太弱，也不是因德國人太膽怯，乃因德國國社主義對於民族與國家有特殊的觀念。國社主義不僅對於强迫同化一民族與他民族之內認爲沒有價值的政治目的，並且認爲終久會危害本民族的內部統一及其力量。因此它堅決反對民族同化的觀念，並摒棄中產階級對於日耳曼化的信仰。我們既沒有剝奪國內異民族的特性語言，文化而强使其同化於我的願望，也沒有這種意思。我們沒有下令，把一切非日耳曼的名子都日耳曼化，這是違反我們的志願的。我們的民族觀念是，每次征服異民族的戰爭，遲早必要改變征服者的本性，削弱它的力量，一變而爲被征服者。在這崇奉民族性原理的時代，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要說還能奪去其民族性，決不是我們所能相信的。關於這一點，一百五十年來，有無數的例子，可作我們的教訓。在將來戰爭中，除非敵人暫時衰弱了，任何歐洲的民族國家至多不過把國境稍微修改一下，此外不能更有所得，但這點點代價若和戰爭中的犧牲比較，，眞是渺乎小矣！

這種企圖所造成民族間永久戰爭的狀態，對於一部分政治或經濟勢力或許是有利的，但對於民族本身只有負担與痛苦。三百年來人民的血灑在歐洲大陸上，對從民族觀點看來的結果，簡直不成比例。假如這些國家能把他們犧牲的一部分用在較台理的目的上，他們的成功必將比較偉大而永久了。

一個國社主義者的我堅持這種意見，還有旁的理由。每次大戰，首先犧牲的必是一國的優秀份子，今日的歐洲沒有一片地方不是擠滿了人，戰勝者的最大收獲不過增加人口的數量，並不能根本解消歐洲的災難。如一國想增加人口，那有更簡單更自然的方法。用健全的社會政策奬勵生育，幾年之內便可增加許多本國兒童，比由戰爭得來的外國人還要多。

國社主義的德國因有基本信念而希望和平，這種信念是從它自己的人生觀而來。任何戰爭不但不能減輕歐洲的災禍，反倒增加，這極簡單明顯的事，德國人認得很清楚。現今的德國正用全力來補償其國內所受的損失，我們物質方面的計劃都需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而理想方面的工作甚至非五十年到百年不能成功。我是首倡國社主義革命運動的人，又是領導者，我深知我們所能見到的不過是這巨大轉變的發軔。除了和平與安寧之外，還有什麼奢望？如有人說，這只是領袖的願望，我可以回答，若是領袖希望和平，國民永不會希望戰爭。

德國需要和平，並企求和平。我聽英國政治家說，這樣的保證等於零，德國只有簽字於一集體條約才能證明她有誠意，我要請艾頓君記住，無論如何這就是保證。在條約上簽字，心理上還打算在最後決定時，重新考慮應取的態度，這常比在全國民衆之前，公開宣布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政策容易得多。即令我簽字很多條約，也不如薩爾公民投票時，向法國發出的聲明爲有力。當我以德意志民族領袖及代表者的資格，向世界及吾國民發出自薩爾問題解決後對法國無領土要求的保證時，它對和平的貢獻實在遠過於多少條約上的許多簽字。

我相信這鄭重的聲明可消滅兩民族間的長久的爭端，我們作此聲明，因爲相信戰爭及因此兩國所受的損失對於所爭持的領土，實在小得不能相比，而爭持的對象就是過去與現在如此普遍的災難與痛苦的原因。

如果這聲明所得到的回響僅僅是「注意到了」，那末我們也只有注意到

這同響。凡有按特殊需要，對我的聲明作種種曲解的，我必要提出抗議。如德國政府代表其人民保證它所跂望的只有和平，這聲明和任何特殊條約上的簽字有同等的價值，或簽字的價值也不能超過這種聲明之上。

在各民族的歷史上，觀念的擴大很少能經住理性的嚴格的考驗。例如不久以前所謂集體合作，集體安全，集體責任等觀念風靡一時，舉世若狂。乍看來，像是有具體的內容，仔細一看，至少可得許多不同的解釋。

試問什麼是集體合作？誰來分別集體合作與非集體合作？

十七年來，集體合作的觀念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嗎？

凡爾賽和約的勝利國家於很多權利之外，又擅取了決定集體合作與否之權，不容他人置喙， 我想我說這話是對的。 假如我在這裏批評此事，那是因為這是解釋政府最近決策之必要和促大家認識我們真意的最好的方法。

現今集體合作的觀念本來是前美總統威爾遜的思想。大戰以前，各國的政策是為根據共同利益的同盟觀念所決定。以前這種政策，不論是非，被認為負大戰爆發的責任。威爾遜的十四條和後來補充的三條，至少就德國來說，加速戰爭的完結。其中所含的要義如下，目的在避免人類再遇着類似的大難。

和平不能只許一方有權利，應當是大家都平等，大家都有權利的和平；並且必須為和解，裁軍與一般安全的和平。結果產生國聯內一切國家民族作集體合作的觀念。在這裏我還可以斷言，大戰以後，各國接受此觀念的，以德國為最熱誠。德國所受的痛苦與犧牲在一切參戰國家中也是最大。但是德國軍士相信威爾遜的話，便放下了武器。

當一九一九年凡爾賽的和議硬加在德國頭上時，國際的集體合作便算宣告了死刑。因為它以勝負兩方的區分代替一切國家的平等地位，有權利的與無權利的國家的分別代替各國權利的平等，以戰敗者的懲罰代替一切國家的和解，以戰敗者的裁軍代替各國一致的裁軍，以戰勝者的安全代替一切國家的安全。和議中又明白規定德國的裁軍是僅為可使其他國家裁軍而實行的，這一個例子表明，集體合作的觀念被它最熱心的贊助者破壞到什麼程度！

德國狂了似的履行了和約加在她頭上的條件。結果弄得財政完全解體，經濟組織完全崩潰，國防完全洞開。我將重述德國履行協約的主要事實，這是無人能否認的。下列的軍器是被毀了：

一、陸軍

槍及槍管	五九，八九七具
機關槍	一三〇，五八八架
地雷敷設器及砲筒	三一，四七〇具
步槍及馬槍	六，〇〇七，〇〇〇枝
機關槍筒	二四三，九三七具
砲架	二八，〇〇一具
機關槍架	四，三九〇具
子彈	三八，七五〇，〇〇〇粒
手榴彈及開花榴彈	一六，五〇〇，〇〇〇粒
導火管	六〇，四〇〇，〇〇〇枝
手用軍器之軍火	四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發

炸彈筒	三三五,〇〇〇噸
彈藥筒	二三,五一五噸
火藥	三七,六〇〇噸
軍火空筒	七九,五〇〇具
電話機	二一二,〇〇〇具
燃燒機	一,〇七二架
鐵甲車	三一輛
坦克車	五九輛
偵察車	一,七六二輛
無線電台	八,九八二座
戰地麵包房	一,二四〇處
浮橋	二,一九九座
軍用品	九八一,七噸
軍用品	八,二三〇,五三〇袋
手槍	七,三〇〇枝
機關槍橇	一八〇架
活動修械廠	二一座
高射砲車	一二輛
砲車前車	一一輛
鋼盔	六四,〇〇〇具
防毒面具	一七四,〇〇〇具
軍事工業機器	二,五〇〇部
手槍筒	八,〇〇〇枝

二、空軍

戰鬥機及轟炸機	二五,七一四架
飛機發動機	二七,七五七架

三、海軍

戰鬥艦	二六艘
海岸巡洋艦	四艘
鐵甲巡洋艦	四艘
小巡洋艦	一九艘
訓練艦及他種船	二一艘
魚雷艇	八三艘
潛艇	三一五艘

此外被毀的還有各種運輸車輛,毒氣戰鬥器一部分為防毒器,轟炸用具,探海燈,瞄準器,聲音與距離測驗器,光學用具,馬具,窄軌用具,戰地印刷所,戰地廚房,工廠,砍刀及刺刀,鋼盔,軍火運輸用具,屬於軍事工業之普通與特殊機器,飛機飛艇停放庫等。

這樣德國犧牲了自己，立下如前美國總統所擬的集體合作的一切條件。

（未完）

徵文 第一名

如何促進讀書運動？

劉啓瑞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如何促進讀書運動；在這裏我得預先聲明：促進讀書運動的目的，第一，不是在造成特殊的讀書階級，如過去之專門用作統治其他階級一般；其次，也無意希望全國農人，工人，商人等等，全都拋下了本業不幹來從事讀書——雖然農人工人商人等等，也應該有他們起碼的知識和教育——實在是眼看着幾千年來以文化著稱世界的我國，日陷於疲敝不堪的境地；民族的頹唐麻木，幾至無以復加；這種現象，雖有若干複雜的原因，然而最大的原因，害的是精神上的貧血之症，却是鐵一般的事實，根本的治療，自然是對症下藥，先從提高一般國民的文化水準做起了，要想提高文化水準，試問除却促進讀書運動，還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而況在今日的內憂外患夾攻之下，民族自救的責任，決不是少數人所能負担的，必須全國上下通力合作，爲貫澈這個合作精神起見，必得普及知識於大衆，始可濟事，因此，亦非先從促進讀書運動着手不可。

簡單的說來，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我們與其唱『爲讀書而讀書』的哲學論，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說：『讀書爲的是做人』來得乾脆。國家的復興，不是愚昧的國民，所能擔當；社會的昇華，不是庸闇的國民，所能扶持；國家到了目前的地步，我們還能泄泄沓沓，一如曩昔的不長進以坐待滅亡嗎？

當然有人說，讀書不是應有讀書的環境嗎？環境如果不容許你讀書，又將奈何？關於這一點，我在上文已經說過，並無意希望農人工人商人等等，全都拋下了本業去從事讀書，此處所討論到的是促進讀書運動，且亦暫不涉及敎育方面，應如何運用敎學技能，達到促進讀書運動的功效。真正的意義，還是在喚起一般人士，在有他讀書的環境與可能的範圍以內，如何可以改變他們目前束書不讀一味空虛的習慣；促成他們不能不讀書，不得不讀書；同時使得一般人士藉這個運動，促成他們讀書的興趣和目的；好進一步的謀充實國家及民族自我的生存——復興的基礎。

從政治和社會方面設計

我認為促進讀書運動的比較有效方法，應該從政治和社會兩方面設計：

關於政治方面 首要顧慮到讀書的出路問題，因為在現代功利主義盛行之下，以讀書求將來作名山事業的，究竟有限；大多數還是拿出路當作前提。誰都知道社會任何事業的建樹，都非人才莫辦；而況在中國今日龐大的政治局面之下，經緯萬端，尤非真正的人才各盡所能不可；可是拿現在的情形來看，真正的人才，又那里夠用？其故當然是由于平素缺乏讀書修養的人太多了；譬如公務員的任用手續，過去是很遷就事實的；加上公務員任用法上某條的規定，有革命幾年以上的勞績，便可相當于某項的官階，這實在大有考慮的餘地。於此，我應當特別聲明的，我並不敢說，現在一般的公務員，皆是用非其材；也並不敢說，從事革命而有勞績的人，都不會讀書；我的意見是，從薦舉進身以及以勞績來代替學歷，在一般不善活動或者腦筋簡單不明內容的人看來，是有他相當的誤解的，誤解的極度，甚至罵那牢什子的書本無用，以為有人不讀書，倒有了出路，則讀書不是多事嗎？所以，今後要促進人們讀書，非從厲行考試，登庸人才，一正觀感不可。

其次，思想犯罪問題，也足以影響讀書風氣的前途；我們當然不主張一般青年的思想惡化，或謬種流傳；但總希望政府方面負有文化責任的人，能夠盡量的，善意的，指導青年的思想，納于正軌，不會走入歧途，才是道理；一味的禁閉，實在不是辦法，就是思想犯罪，也應有一個具體的限度，好讓一般青年知所適從，不至于囫圇吞棗的誤解了因為思想會犯罪，索性的束書不讀，落個乾淨！

再次，讀書問題，在現代國民的立場上說來，是義務，也是權利！我們必得把這種義務與權利，普及於大衆，政府應切實獎勵各項學術人才；全國任何教育學術機關，都應當積極的負起指導民衆讀書的責任；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學校應一律免收費用；同時在教育制度方面，應採取門戶開放政策；過去我曾有個大胆的主張，就是希望凡在中等以下的學校，入學試驗或畢業會考，都應當讓有同等學力的學生去參加；這個辦法，自信有兩項長處：第一，可以鼓勵一般人的自動讀書；第二，便是為家道清寒而有天才的學生，闢下了一條無可如何的出路。

關於社會方面 我認為促進讀書運動，在政治方面，當然有實現上述步驟的必要，但是還嫌不夠；社會方面，也得多多負起責任來。理由是：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之低，那里是一朝一夕之故；即如社會風尚，競趨於『但期近利，不求遠

功。」這在讀書前途，已經受了絕大的影響；加上多少年來，社會上總是牢抱着讀書為「升官發財」的傳統心理；這無異暗示了一個人如果讀書而不曾「升官發財，」便等于白廢；便卑卑不足道！這樣已夠滑稽了；最奇怪的，在另一方面，還居然公開的誇耀着那未嘗讀書，因為有特殊關係，獲得了「升官發財」機會者的幸運。試問形成了這樣的環境，禁得起的能有幾人？又怎能不令英雄氣短，志士心灰？這種環境不改變，讀書的促進，縱能千方百計，實在毫無把握；所以不談促進讀書運動則已，談到了促進讀書運動，便應該首先要求社會方面，重新估定讀書的價值，必得樹起重視讀書的風氣，獎勵真才實學；以不學無術而息食人間為可恥；明白讀書是做人的基本條件，不一定是「升官發財」的敲門磚；所謂「官」，不是絕對的不能做和不可做；但要認清那不過是社會事業里面的一部分；應該知道有很多的人，他們創造其他事業的功績，較從事政治活動，來得更為切實和偉大。那麼，讀書和做官，又何必始終夾纏着不清呢？

這樣說，當然是包括了一個「移風易俗」的問題，也許不是一蹴可幾的事，但我們為「百年樹人」之計，不能不視為無上要着，希望他能夠趕快轉變的！

幾件具體的辦法

現在再從社會方面，關于促進讀書運動上，幾件具體的辦法說一說：

一，**全國報紙雜誌應設法領導讀書運動**　全國報紙雜誌，當然是負了傳播現代文化和溝通思想的最大任務；尤其是關於促進讀書運動，我認為最易為力！如最近大公報副刊的書報簡評，即有引人入勝的功用；可是作者為真正促進讀書運動着想，還有進一步的要求，要求全國健全的報紙或雜誌，都在可能範圍以內，特闢一「讀書顧問」專欄，就地延聘各項專家，負責作義務的導師，如書目的提示；材料的蒐集；問題的解答；方法的應用等等，都使正在讀書或準備讀書的人，得在這里找到他們所需要的途徑，這比盲人騎瞎馬的亂撞，實在要方便，方便到無以復加。

一，**書院講學之風有提倡必要**　書院講學之風，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他的長處，便是重在具有自由研究的精神；我們在今日要提倡書院制度，原也不是一味復古，倒實在為的是一般人士，對于現行教育制度，感不到興奮起見，採用這種精神，以補救他們的缺憾，好發展他們的天才，這在促進讀書上，實在有莫大的功效。報載張東蓀氏在廣州有廣海書院的設立，理由想亦不外如此，我認為全國各省市有心之士，都應該設法提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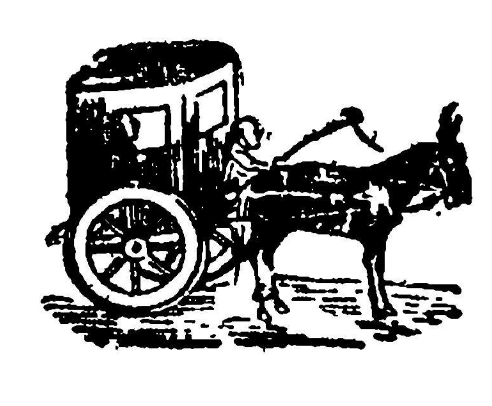
一，家族獎學制度宜恢復　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乃是一樁毫無疑義的事實；因為宗法社會的結果，所以對于家族觀念，特別的深。過去一個家族，對于族人子弟的讀書，看得十分重要；貧寒的有資助；富裕的有獎勵；都從族產的專款項下開支。這雖然帶有培植書香世家為榮宗耀祖的主因，而在這個主因之外，也着實產生了不少的社會人才。譬如現任立法委員史尚寬氏，聽說便是從這樣方式里，獲得了他的成功。可惜此種制度，現在各地日漸式微，幾于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我們為貧寒有天才的子弟讀書打算，覺得有重行恢復的必要。

一，讀書的工具宜普遍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在現代談讀書，依然是備了幾本「四書」「五經」，只要是『十載寒窗，』便信能『一舉成名』的那樣頑固；自然是打錯了主意。可是，在這整個農村破產，經濟蕭條的景況之下，一般人為了讀書的工具——書籍——不易獲得的問題，也實在感到無限的苦悶。在目前，我們要希望全國各縣，市，乃至鄉，鎮，都有一個適於現代文化水準的圖書館，這無異是夢囈，在這毫無辦法之中，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希望全國出版界的書業當局，暫時抱定薄利多賣主義，放大眼光，自動的作減低書價的主張，以適應一般人的購買力，求讀書工具的普遍化——當然也希望全國著作家，在不妨碍已經窮苦的生活限度以內，稍低版稅。

結論

末了，我再贅上幾句話：我認為促進讀書運動，在目前的中國，原是一件迫切而需要的工作；我也認為就目前中國的國民經濟生活狀況而論，要達到讀書運動的如何普遍，也實在不是一件平易的事。所以本文主旨，特別從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指出讀書所以銷沉的原因，及其在促進運動上，比較有可能性的幾個先決的條件，萬不敢說，促進讀書運動，除了上述的條件以外，再沒有好的方法；所謂各人有各人的看法，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換言之，這便是我個人的一些直覺的感觸，聯貫的寫來，作這個問題的答案罷了。倘或因這瑣碎的感觸，引起了社會人士討論這個問題的興趣和熱心，別謀更為具體更為有效的設計，那是不勝企望的。

二十四，七，二十六，南京。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八月二日起
至二十四年八月八日止

本週時局大勢：中樞政局漸呈活氣，自中央決定於九月二十日召集六中全會後，分電散在各地之中委屆期來京出席，並推蔡元培葉楚傖赴青島晤汪，戴傳賢覃振入川謁蔣。又前與王寵惠奔走京粵團結之魏道明亦於本週中渡歐，一時有胡漢民王寵惠行將回國出席六中全會之空氣。養疴青島之汪精衛忽於八日向中央電辭本兼各職，葉楚傖已赴青慰問矣，浙省主席黃紹雄自入川謁蔣歸來後，復赴粵桂訪陳濟棠李宗仁諸氏，黃氏此行所負使命，自與京粵團結有關，中央與西南之關係，經黃疏解後，當更進一步。中日外交局勢，自蔣作賓大使入川謁蔣委員長回京後，據談蔣對日態度，始終一貫，而日方對蔣使歸任亦頗注意。日方對華北，近來仍在活動中，武官高橋會往太原謁閻錫山，又有一武官赴綏遠謁傅作義，均屬可注意之事。本週中忽發生劉佐周在灤縣被刺，日本憲兵受傷，引起日方之衝動，認為有政治陰謀，並謂兇手意在狙擊日兵。中央已電北平政整會妥愼處理，嚴緝兇手。河北省主席商震且來津訪晤日軍司令表示歉意矣。至於江河水災，中央已有救濟辦法，行政院並電令各省市救災。防黃計劃，亦由經委會議定。又關於幣制改革問題，本週初倫敦忽傳中國將採行通貨膨脹政策，滬市場謠言大熾，匯價忽縮，金價大漲，嗣經政府辯明，此時無採取通貨膨脹之意，謠言旋即平息。英財政專家李滋羅斯氏已定八月十日起程來華取道加拿大先到日本，與日方一度接洽再來中國，蓋日方素反對他國以經濟援助中國也。

本週國外大事：義亞爭端，國聯行政院開會結果，進行調解維魯亞界務爭執，同時由英法義三國根據一九〇六年之條約，將在巴黎開會，以期九月四日國聯開會前能得解決。國聯此種面面顧到之政策，又渡過目前之一難關也。本週又傳英日將開會議，商討兩國關係，此事雖經否認，要亦不為無因也。

國內

汪精衛電中央辭職

中樞政局之散漫，已無可諱言，自中央常會決議定九月二十日召集六中全會後，政局漸呈活氣，中央已通電散在各地之中委屆期來京出席，中央於八日推定蔡元培葉楚傖代表赴青訪汪，戴傳賢覃振奉派飛川謁蔣，葉已於八日下午七時乘車赴濟轉青島探視汪疾，蔡須下週啓行，戴傳賢或不能成行，擬由陳果夫代表前往謁蔣，

電請辭職之汪精衛

至在歐之重要中委如胡漢民王寵惠，前傳王有回國之訊，近與王接近之魏道明已於七日乘義輪赴歐，據傳魏氏此行將與胡漢民王寵惠等接洽，因此遂傳胡有回國出席六中全會之空氣，此蓋沉悶之時局應有之文章也，

汪精衛氏在青養病以來，據褚民誼四日由青返滬，六日到京，對人談汪病自抵青後，因氣候關係，治療日見得手，六月杪以來，亘三星期之頭熱，於七月杪退盡，至八月初則着手膽囊腫之消除，亦漸次奏效，大約本月上下旬必可告愈，此病由諾爾擔任療治，最近復乘飛機至青診驗，外傳汪已能見客，及往各團體演說者，尤非事實，蓋汪自到青後，至今足未下樓，七月杪以前，終日臥床，近始稍能起坐耳，又曾仲鳴六日晨飛青探汪疾，汪近函京中友人云，『弟患病以來，屢承垂問，無任感謝，茲值溽暑，未能與兄等共分執掌之勞，尤深歉仄，賤軀經調治，日趨良好，再經調

養，則可復元，返京有期，把晤匪遙，餘俟面談，但汪忽於八日電中央請辭本兼各職，中央是否允准，下週當可報告，此亦時局沉悶中極可注意之大事也，

黃紹雄赴粵桂

浙省府主席黃紹雄自上月中乘機飛川謁蔣回京後，七月二十三日復飛青探汪病，二十八日由青回浙，本月七日午乘義輪赴港轉粵桂，黃雖稱此行係私事，但以月來黃氏之席不暇暖，奔走於川京青間，晉謁蔣汪及中樞各要人，其所負使命之重要可知矣，蓋黃前代表張羣熊式輝陳儀入川謁蔣，建議對時局之意見，回京後復赴青島謁汪，今又南下，與粵桂當局會商時局，陳濟棠李宗仁均派代表至港迎候，中央與西南之隔閡，經黃疏解後，當可冰釋，又陳濟棠代表孫家哲前隨蔣伯誠入川謁蔣回京後，三日晨分謁孔祥熙何應欽報告在成都謁蔣經過，晚車赴滬，蔣伯誠於七日由滬晉京與當局接洽，日內偕孫家哲赴粵，又陳濟棠駐京代表楊德昭七日由京赴青謁汪，粵桂對時局之態度，可於黃氏諸人之行蹤窺知矣，



黃紹雄

劉佐周被刺案

中日問題，本週因劉佐周案忽起小波瀾，蓋劉係戰區保安第三總隊長，於四日下午四時在灤縣車站被刺，日憲兵一人受槍傷，日軍參謀長酒井於五日赴平謁政整會代委員長王克敏，請查詢眞相，河北省府主席商震為處理劉案，於七日來津，現因刺劉兇犯尚未緝獲，案情未明，自不免有種種傳說也，茲將各情記述如後：

劉佐周在灤縣被刺

河北省戰區保安第三大隊總隊長劉佐周於四日下午二時半由唐山赴灤，四時到站下車後換乘汽車時，由人叢中突出十餘人以手槍向劉射擊，劉受傷後由從人舁入汽車中行至縣北關時即斃命，灤縣日夜戒嚴，獲嫌疑犯十餘人，沿北寧路唐山至昌黎各站均檢查行旅，當劉被刺時，有日本憲兵北部被流彈所傷，日本憲兵隊長池上於五日晨赴灤縣調查，日方認為有政治陰謀，向政整會查詢。

中央電平妥慎辦理

自劉案發生後，中央於七日八日兩度商討，已電北平政整會，指示一切，飭妥慎處理，早日解決，王克敏七日電行政院，請准商震秦德純程克參加政整會會議，日軍參謀長酒井於五日赴平，謁政整會代委員長王克敏，商談劉案，據王克敏答復往訪記者書面談話，謂日參謀長酒井係來報告劉事，並商辦法，已派參議任居建五日晚赴灤，會同殷專員辦理云云。

商震來津處理劉案

河北省府自得悉劉佐周被刺之訊後，已電令灤榆區專員殷汝耕迅速緝兇法辦，電云，「保安第三總隊長劉佐周在灤被刺，所有在逃人犯，尚未緝獲：殊不足以慰英靈，而正法紀，茲本府特懸賞五千元，勒緝正兇，務即弋獲，從嚴法辦，合行令仰該專員督飭灤縣縣長及公安局長，遵照辦理具報為要。」省府撥治喪費兩千元，電殷囑即轉發劉之家屬。

主席商震七日午由保起程，下午到平，謁王克敏後，即於晚八時離平，十一時半抵津，據商氏發表談話，略謂本人此次來津，係因華北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即將返國，梅津氏定於本月九日宴余及王代委員長等，故來參加，適戰區特警第三總隊長劉佐周被刺，及日憲兵受傷情事發生，故順便來津調查肇事眞像，九日晨擬赴平應宴，本人及程市長亦擬為梅氏餞行，日期尚未定，如相距甚遠，即再由平返津，以盡地主之誼，劉案發生，實出意外，省府前已派遣陳參議前來慰問受傷日兵，本人忝主冀政，故親自來津，督飭各機關緝兇，並懸重賞，同時更擬向日方誠意道謝，表明省府對茲事件之處理辦法，至第三大隊長遺缺，已由副總隊長李海天代理，至所部擁護李樂三繼任者，勢難允准，繼談關於戰區匪患，已飭由各保安特警隨時鎮攝維護云云，

商氏於八日上午赴日軍司令部訪晤梅津司令官，對灤縣事件表示歉意，對受傷日憲兵北部更派員慰問，同時申述省府對此事件，除通令各機關趕速嚴緝兇犯外，並懸賞破案，以期法辦，商辭出後，語往訪記者稱，

關於劉案，以緝兇爲最主要，天津公安局已派幹探十餘人赴漢，保安司令部亦派員前往協緝，商本人定九日晨赴平，次日仍將返津。

蔣作賓談中日外交

駐日大使蔣作賓氏自回國入川謁蔣後二日由蓉飛漢，已於七日由漢乘輪抵京，據談，本人出國兩年，此次返國，乘便赴川，將日朝野對中日問題態度，向蔣委員長報告，蔣對中日外交，仍本固有主張，始終如一，中間雖經冀察事件發生，並未改其初衷，認爲日方如以誠意謀中日親善，我方自當推誠相與，並謂蔣近雖在川省指揮剿匪軍事，而對世界及中日外交情形，極爲明晰，以中日比鄰關係尤爲重要，雙方更應互以誠懇態度，商洽一切，余原擬赴青謁汪，旋由蔣憑轉到汪電，謂兩週即可返京，囑余在京等候，現俟晤汪後回任，約本月下旬出國云，蔣作賓此行於對日外交上頗有關係，各方均極注意，而日人尤重視之，蔣返任後外交上當有所進展也。

日武官高橋遊太原

北平日大使館武官高橋坦，二日由平飛往保定，訪晤冀主席商震，作通常寒暄，嗣後赴太原，與綏靖主任閻錫山會晤，有所商談，事畢於七日晨六時五十分返抵北平；據高橋語往訪記者，㈠此次赴保定太原，與商（震）主席閻（錫山）主任等會晤，係通常拜訪性質，並未負有特殊任務，閻對華北問題，看測甚透，所論極足，予雖與閻晤談一次，而印象殊深㈡山西多山，礦產極富，當地煤塊每噸售洋祇有四元，運至外埠，因運費及種種開支，增至十數元與二十餘元不等，予此行感想，認爲晋省之工業，將來之發展，與冀省農業改進之情形相埒，而與未來之中日貿易，亦有重大關係，高橋並於七日赴政整會，訪晤代委員長王克敏氏云，高橋於八日晨來津，晤梅津報告一切云。

行政院通令救災

本週江河水勢，大致平靜，惟陰雨連綿，各河均漲，堤防堪虞，治黃計劃，經委會召集關係各機關會議，關於治標救急辦法決定原則如下，（一）已經泛濫之水應及時疏濬俾復歸故道，（二）已決各口應迅速堵塞以免秋汛時再由原口泛濫，至救濟災民問題行政院於六日開會時，已有討論，決通令各省市籌撥救災準備金，許世英已赴滬與各團體商籌振災計劃，茲將本週關於治水救災消息，誌其概要如次，

行政院救災辦法

行政院六日例會，討論江河水災救濟案，㈠財政部•賑委會•內政部•衛生署會同報告，奉交審査賑委會呈擬救濟沿江各省水災辦法一案，審査結果，擬具原則三項，請鑒核案，決議修正通過，（甲）關於工賑之項，擬請行政院分令各部會及各省府，並函經委會，就已定擬辦各項工程，盡量設法採用以工代賑辦法，容納災民做工，以資救濟，（乙）關於農賑急賑，擬予分別列舉，由財部•賑委會就本年度中央救災準備金，依法得動支之一百萬元，按照各省被災情形，酌量輕重緩急，支配撥發，（丙）擬請政院通令被災各省府，查明災情，分別減免田賦，㈡財長孔祥熙提，請蠲免災重縣區本年田賦，以蘇民困案，決議通過，㈢經委會函，查此次魯境黃河決口，關係魯蘇兩省民命，亟應趕速堵築，擬具辦法兩項，（一）請飭鐵部迅撥專車兩列，並援照上年黃河水災救濟委會，撥借運料之車皮免費記賬辦法辦理，（二）請飭鐵部及軍部交通兵團，儘量將運料輕便鐵軌集中，借給魯省府應用，以濟急需，請迅予分飭照辦案，決議，（子）令鐵部迅速照辦，（丑）令軍鐵兩部查明辦理，㈣經委會函，本會於本月五日召開疏導黃河水流會議，決議案三項，請查照轉行蘇魯兩省府，迅速照案施行案，決議通過，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救濟水災全文如下，

本年入夏以來，霪雨兼旬，山洪暴發，自黃河長江以及珠江各流域，或則大堤決口，或則民埝潰防，洪流巨浸，漫溢衝決，搶救不及，遂釀巨災，迭據各省市先後陳報災情，並經中央派員查勘，所有淹沒人口牲畜，以及田地房屋，雖尚未有正確之統計，而罹災之重，幾與民二十年相埒，承上年大旱之後，復繼以洪水之厄，滿目瘡痍，至深憫惻，中央於本年六月間，業依據救災準備金法，將實施救災準備金暫行辦法，及救災準備金保管委員會組織條例，分別制定，明令公布，並于本年度歲出預算第二預備費內，酌列救災準備金二百萬元，一面程將該保管委員會組織成立，除工賑部分，應由各被災省市就原有工

程，盡量容納災民外，其農賑急賑，應視各該省災情輕重，就上項救災準備金項下，依法以二分之一，提作賑欵，再予分撥，惟是災區過廣，國庫財力有限，照救災準備金法第二條，省政府每年應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百分之二，爲省救災準備金，並於實施救災準備金暫行辦法第八條第二項內規定，省救災準備金未依法撥付者，不得請求中央補助，良以災況劇重，非通力合作，無以挽茲浩刦，是用剴切申告，期於必行，自文到日，務各遵照原定各法規，將省救災準備金酌列省預算，並將省救災準備金保管委員會尅期組織具報，庶內外相維，未被災者得充實於平時，而已被災者亦挽垂絕之生機，俾災區人民早得一日之拯救，即少耗一分之元氣，民生國計，實利賴之，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

經委會防黃會議

經委會召開之治黃臨時會議，五日晨十時在京舉行，到孔祥熙·秦汾·茅以昇·鄭肇經·沈百先·張鴻烈·傅汝霖·須愷·孔祥榕·許心武·陳念中等，孔祥熙主席，由孔祥榕·沈百年·張鴻烈先後報告黃水泛濫情形，次討論疏導黃河決口案，決議如下，㈠黃河決口南流之水，應分途導洩，將流入南昭湖之水，設法導入東平湖，挽歸黃河，應由黃水會及魯省府負責辦理，並將流入微山湖之水，由湖口關閘家埧導經中運河·六塘河·灌河出海，至微湖入運水量以中運河所能排洩之最大流量爲標準，應由導淮會及蘇省府負責辦理，㈡董莊決口未經堵築以前，如何設法引溜歸入正河，以期減少口門淤溜成數案，決議，堵築決口，引大溜歸入正河，應即由黃水會與魯省府，迅速派員實地勘察形勢，擬定引河地位，及排溜掛淤辦法，即日派員迅速實施，下午開技術會，對堵口技術作詳盡之討論，估計將流入南昭湖之水，導入東平湖，挽歸黃河，需費一百十餘萬，工程由黃水會及魯省府負責進行，董莊決口未堵築前，引溜歸入正河，需費一百七十萬，又將流入微山湖之水，由各河出海之工程，決由導淮會負責，六日晨十時繼續開會，各工程專家及張鴻烈等，均參加，決定魯省各決口口門于一週內先作挑淤斷流工程，以期減少淤溜成數，口門不致再形擴大，微山湖可免泛濫，將來堵口時工程亦易於進行，關於所需料物，決就近徵用兵工[illegible]，由魯省府負責辦理，黃水會並即派工程人員前往設計，

幣制問題

自銀潮發生後，中國經濟受其激盪，頗爲不安，救濟之道，言人人殊，前曾一度謠傳政府將採用通貨膨脹政策，期以人爲方法，固定中國幣價，但不久即歸沉寂，最近我國幣制專家及商界要人，鑒於經濟國難之嚴重，爰向政府作相當建議，其所陳對策，財部是否採納，中央能否批准，尙屬問題，外界不察，頗多誤會，據關係方面稱，凡專家及人民對於國家某項政策，向政府作合法之建議，政府原無不接受之理，惟甲所主張者，未必適合於乙，今日所認爲是者，未必適用於明日，政府對各方之建議，必經縝密之研究，始能確定其具體動向，外界不明此理，頗多揣測之辭，殊難憑信，至英美法諸國派遣專家來華，考察財政狀況，動機雖非出自我政府，但我國當本友誼態度，在調查上予以便利，查謠言之來，由於倫敦方面所傳佈，據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稱，此間金融界對於中國通貨膨脹之謠言，意見不一，大多數人以爲中國前曾有此謠言，並未實現，今日中國狀況，並未較當時更爲惡劣，預料在英國經濟專家李滋羅斯爵士將遊中國之時，中國未必在其通貨上作新嘗試也，但亦有人以爲通貨膨脹終不能免，中國現已著手以人爲的方法，固定中國幣價，使在世界銀價之下云，目前謠言，殆爲貨幣委員會建議鑄造鎳質輔幣所致，衆聞此種建議，未必能輔助中國之財政公共信任缺乏之增高，甚或爲大規模代幣計畫之預兆，衆信此種謠言，勢必鼓勵投機，損害事業，中政府若發表負責言論，消滅謠諑，則殊可歡迎也，聞李滋羅斯爵士，將偕英倫銀行之專家一人，前往中國，李滋羅斯此行毫無成見，渠已研究中國事件歷數星期之久，但在到華以前則不欲預定任何計畫，與中國有關係之英人，現繼續研究可補助中國之各種方法，一般輿情，以爲必要條件，在裁減軍費，及整理債欵信用，各方面多以謀取日本合作之重要爲言，察日本官場，關於對華借欵之態度，認爲目前尙非必要，且不合時宜云，按我財部幣制研究委會，對幣制雖在研究，但未聞已向財部作上述之建議，惟甘末爾在數年前建議以鎳鑄造輔幣，係代替銅輔幣或銀輔幣，倫敦所傳，或仍淵源於此，至膨脹通貨，事先須有充分籌劃，非驟然之命令可以實行，迄最近止，財界尙未聞當局有採此

種策略之消息，總之，改善經濟，關係重大，情形尤複雜，非可憑藉少數經濟專家意見，而遽行改革，故各方貢獻計畫雖多，政府迄未決定採用何種辦法或側重某種辦法，最低限度，須俟各方意見彙齊，由最高機關決定一重要原則後，再由專家起草具體方案，至此次英美等國專家來華調查，亦僅以所得供我政府作參考之一種，非即據以為改進政策之張本，

英財政顧問來華

美聯社六日倫敦電稱，李滋羅斯爵士來華調查財政經濟事，頃得悉李氏將於十日起程，取道加拿大之魁卜克而赴遠東，與彼同行者有賀伯起與羅傑斯二氏，為英國財部及國家銀行之高級要員，三氏經加拿大後，將於八月二十二日在溫哥華搭亞細亞皇后號先往日本，謁見日本政府當局，討論國際對華借欵日本方面之態度，據目前之計畫，三氏當在九月中旬抵滬，調查團中某氏，今日向美聯社稱，數星期來，外間流言雖多，惟彼等不擬前往紐約或華盛頓云，但據傳說，李氏最近曾與現在此間美國銀界聞人摩根會晤，彼等或曾論及英美合作對華借欵之事，該團赴華之後，賀伯起氏將留華充任英國使館財政顧問，而李氏及羅傑斯二氏，則約將在華逗留數月云，又倫敦八日路透電，今日各報皆記政府經濟顧問長李滋羅斯爵士行將赴華事，皆認此為許多年來英國在遠東所行之最重要步驟，可視為英國在華新的建設政策之開始，羅斯爵士在未行時日中，居鄉休養，須俟乘船出發之前夕始返倫敦，渠不見新聞記者，但與熟悉遠東情形者接談，渠始終不表示自己的意見，蓋胸無成見，俟親自到華後始能有所表示也，羅斯爵士將乘不列顛皇后號於八月十日赴加拿大，而後乘亞洲皇后號於八月二十二日赴中國，路過日本，將往遊東京，稍住數日云，

李滋羅斯

滬商界請願改幣制

上海中華國貨同盟會，二日開代表大會，討論救濟工商辦法，議決請政府改革幣制，以貨物為本位，發行流通券，並通過發公司債，換金融公債以救濟等案，推代表携呈文，於五日晨到京，十一時至行政院謁孔請願，請中央改革幣制，以救目前經濟困難，孔親自接見，聽取代表陳述達一小時之久，代表意見，係根據褚輔成之貨幣革命十講，請改革幣制，孔表示茲事體大，允作考慮時之參考云，

國外

國聯繼續調解義亞

國聯行政院自上月三十一日匆匆開會後即延會，由英代表艾頓與法代表拉佛爾義代表阿洛錫等當晚深夜會議，商妥決議草案，即電達義首相墨索里尼，墨氏即提出對案，反對國聯作任何方式之干涉，經阿洛錫與英法代表之磋商後，電話通知墨索里尼，墨氏已不堅持，亞國亦接受草案，行政院遂於三日下午七時開會，通過決議案二件，第一決議陳述仲裁委員會繼續工作之程序，第二決議國聯行政院定九月四日開會審議整個問題，行政院即閉會，義國雖接受國聯之決議案，然仍調遣大軍威脅亞國，前途仍難樂觀也，茲分述如次，

行政院通過決議案

國聯行政院於三日午後七時舉行公開會議，正式通過下列之二決議案，㈠互爭之雙方，曾請國聯解釋調解委員會原訂之參照條文，國聯茲特予以答復，以為前有之協定與公文，未許將勘劃界線及除維魯亞衝突以外一切邊界衝突之討論，列入委員會工作範圍，故委員會不得考慮維魯亞一地究屬兩國中之何國，而應專事辦理關於維魯亞衝突何方負責之諸事，行政院紀錄雙方現皆願同守一九零六年條約之規定，進行談判，並將即舉第五仲裁員，行政院深信，此項手續，不能於九月一日以前獲得解決，行政院請互爭之雙方，儘九月四日以前，報告其結果，㈡行政院定九月四日集議，俾對義亞兩國關係之各點，作一總審查，第一決議案經全場一致投票通過，無棄權者，第二決議案，亦經一致通過，但義代表棄權，未投票，此次會議，為國聯歷史上最短之一，僅歷時四十五分，此會由蘇俄外委李維諾夫主席，提出決議案，而請各代表表示意見，拉佛爾先起立聲稱，該二決議案可使調解會務獲切實之結局，而舉派第五仲裁員，可使行政院使彼等已盡其力之所可能，以解決維魯亞衝突案之希望，國聯茲復

履行其高尚可貴之使命，但工作猶未完成，情勢之嚴重性，今仍存在，拉氏又謂，渠忠於其對國聯之義務及順從法國一致之民意，擬繼續進行，使調解得達目的之工作，義總代表阿洛錫繼起聲明，義國不能投票表決第二決議，其理由已於七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集議時，向會衆申述，即義國反對國聯舉行一九零六年條約三簽字國之談判，再次，艾頓起謂，渠之贊助決議案，因渠覺此項手續，可供獻最佳之希望，使全世界極爲憂慮之爭案，得獲和平解決也，渠負責向行政院報告，三國單獨談判之結果，英國視此事至關重要，擬尊重國聯之原則，盡其能力之所可能，以求和平解決之道，末由席士代表亞國發言，謂亞國現作重大之犧牲，但爲世界和平起見，渠今向世界宣佈，亞國願無保留接受國聯之決議云。

會前英法義之協商

行政院自上月三十一日開會半小時即延會後，英代表艾頓與法代表拉佛爾義代表阿洛錫於當晚深夜會商，商妥決議草案，旋由阿洛錫電話報告義首相墨索里尼，墨氏提出對案，即義國堅持國聯行政院不得與聞英法義三國之談判，幾經三國代表會商，始獲商妥折中辦法，即刪除國聯與聞商談判之互爭條文，此事由三國另行商訂之，三國準備依一九〇六年條約之精神與有關係之第四方面，從事談判，是此項辦法使英國於實質上義國於形式上均得顧及。一日晚三國已獲得妥協，二日拉佛爾艾頓接見亞代表哈華利亞德，告以決議草案內容後，亞代表當電本國請示，復電接受，遂提出於行政院會通過。

亞人懷疑國聯決議

國聯行政院會議通過義亞爭議決議案之消息傳至亞京後，亞人心益爲悲憤，咸謂義國在行政院重行集議前之一個月內，更可從容作戰爭準備，亞政府某大員語客稱，義國始終不作不訴諸武力之宣言，亞國殊爲扼腕，義國一日無此確切宣言，則可多作喧傳已久之進攻準備一日，同時吾人已掬誠接受國聯之建議，但國聯之實力，能否使其發生效果，令人不可無疑云，國聯秘書處接亞皇來電，申謝行政院處理義亞爭議之努力，并稱亞國堅決以求和平解決，深信國聯之努力，終能成功，亞國外交部頃對國聯行政院通過之決議案，發表公報如下，國聯行政院於八月三日通過之決議案兩件，亞政府頃已閱悉，此後關於維魯亞事件之責任問題，由第五仲裁員決定，根據行政院第一件決議案，將兩造爭議加以仲裁，似屬可能之事，但無論仲裁委員會如何決定，義大利官方所繪地圖中，曾將維魯亞劃在義國領土以內之一事實，則雖掩飾，至義國前所提出之備忘錄，則僅能指陳目下之維魯亞已被義國軍隊實質的佔領而已，關於行政院之第二件決議案，規定由行政院於九月四日開會，就義亞爭端作全盤之考慮，此舉足使亞政府完全滿意，蓋亞皇要求行政院處理義亞爭端，已八閱月於茲，此種政策始終不變也云。

日本供給亞國軍械

據亞京五日路透電，日本將以最新式軍火供給亞京陸軍，據今日消息，亞比西尼亞政府已與日本簽定合同，訂明由日本接濟大批軍械與彈藥，以期迅速刷新陸軍，同時日本遣派軍事與商務考察團前來亞京佈置，現將籌備完成，亞國委託代管之問題，現更爲人所注意，此間重要方面或不致反對英法代管，惟對義國則決不能同意云，但據日外務省宣稱，亞京電傳謂亞政府已與日本簽定供給軍械彈藥協定，俾加速亞國陸軍之新時代化一節，此說全無根據，外務省又否認亞京所傳日本現派陸軍委員團赴亞之說云。

日英關係之演進

當此遠東風雲忽張忽弛之際，日英關係如何，頗爲國際所注目，據東京八日電云，「時事新報」載稱，英政府曾請駐英日大使松平向日本建議，於今秋在京舉行一英日會議，以解決東亞懸案，該報又稱如英國正式承認日本在東亞之「穩定勢力」，並以切實態度重新探討英日商務以及影響華北之各種問題，因而獲得一圓滿解決，則對於英日海軍談判，必能收順利之影響，日本希望在上述會議中，英方代表將以駐中日二國英大使及李滋羅斯充任，該報稱，據聞賈德幹對此，暫已同意云，但駐日英大使館發言人八日向路透社記者談稱，渠對於英日會議訊，毫無所聞，並不信有此一說，又東京八日新聯電，日外相廣田爲確立日英永遠親善關係，藉駐英大使松平歸國機會，根據大使現地報告及其進言，而調整具體方策，其問題(一)由英國表示積極的協力，而無他求，其確信之下，目下積極準備工

作，頗堪注目，即(一)英國如確認東亞之日本責任的地位，單據日英協調，英國在東亞所有諸權益，確信有保持可能，以上日本國家以全勢賭之，以企其實現，為締結海軍軍縮協定，英國積極的協力之，(二)英國如確希望確立日英親善，英國應速解決各殖民地，包含全世界之寶庫之壟斷封鎖之經濟工作，而積極的協力之，再日本駐倫敦商務參事官松山於返東京時，對爪哇協定，大英國會議之活動，對英國排外資本實體，而愼重協議之，到秋季與海軍軍縮本會議併行之，對英一般懸案之解決，就中為調整日英通商貿易問題，要求英國積極的協力之，

英王批准印度法案

英國治理印度法案於二日在上院舉行英王批准儀式，該案準備時期約近八年之久，自一九三零年五月西門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曾召開圓桌會議多次，英政府於一九三三年三月發表白皮書，此為迭次調查與協商之結果，足以代表各方面最大之共同立場，國會聯席委員會討論此案歷十八個月之久，去年十月間該委員會提出之建議案大半均已列入該法案中，國會討論此案在日程上占有六十一次之多，法案內容計有六百七十八條，表格數十六，全文占四百五十五頁，為英國議會中從來未有之長文法案，該案目的在建立一全印聯邦，包括英屬印度十一省暨願意加入之各藩邦，以代替目前之所謂「統一的集權政府，」新案規定中央與各省政府均採取責任內閣制，與英政府無異，在中央方面僅有三項問題加以保留，聽憑印督處理，此項保留為國防，外交與信仰問題，關於其他一切問題，中央與各省行政首領均須聽取各部長之勸告，惟此項行動須不與和平秩序，弱小民族利益之保障及財政安全相抵觸，緬甸此後將與印度分治，其憲法與印憲大致相做，當該法案討論中所採納之較可注意的修正案如下，在議會中為婦女保留六席，並以直接選舉法代替間接法，聯邦之成立有一必須的先決條件，即須印度各藩邦之同意參加是也，各藩邦之人口頗約占印度全人口之半，綜計印緬人口現已逾三萬五千萬云。

印度總督威林敦勛爵，任期于明年四月屆滿，將由林列資戈侯爵繼任，按林氏今年僅四十七歲，為歷來印督之最年輕者彼于一九一三年任孟買省長，一九二四年任瑪特拉斯省長，嗣又被任為出席國聯之印度代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一年則任加拿大總督，後又任印度憲法改革委員會主席，最近國會通過之印度憲法，即係根據林氏之革案而成，此次任林氏為印度總督，發表時間較向例為早，其用意在表明內閣具有決心，實施印度新憲法而不欲延宕也。

英國憲法問題

英國國會自二日起實行暑期休假，至十月二十九日止，在下院休會期間，授權議長，在首相建議之下，認為嚴重危機發生時，可以臨時召集下院會議最近數週中，政府與國會最注意之問題之一為一種憲法問題，關於下院議長者，近代憲法習慣為凡被選為議長者，在其任期中不能為其自身選舉區他黨候選人所反對，如此，議長之裁判態度可得保障，不受選舉競爭之擾亂，但最近下院議長所代表之選舉區內當地之政治家反對此種不許活動辦法，認此規則等於剝奪選舉權，現任下院議長為工黨議員斐茲洛埃，其選舉區達文吠決定在下次總選時提名候選人，並得該黨執行部核准，同時工黨會議提議改變現行法律，議長在選舉時即不代表某選舉區，憲法問題專家對此問題提出建議或批評甚多，但在一日所發表首相包爾溫致路易喬治函中稱，政府方面認為此種建議無一能為國會方面所接受，路易喬治會致函首相，對此問題貢獻意見，主張維持議長之權力，認該權力，為憲法習慣中極主要之一部，為英國國會奮鬥得來者，首相於覆函中建議，如議長為人所反對，下院主要議員應不將黨派至其選舉區，將此問題訴之選民，又稱，渠準備與麥克唐納，西門三人代表三大黨作此舉，自由黨薩穆爾亦表示願作同樣行動，國會中工黨首領藍斯伯雷發一宣言，解釋地方工黨此舉之理由，並特別注重工黨尊敬議長職位之尊嚴，藍斯伯雷與首相皆認此問題非一黨派之問題，亦非政府與反對黨間之問題，政界方面希望，英國協調精神之特色可於總選舉前解決之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八月二日起
至廿四年八月八日止

八月二日　星期五

▲中央通告散居各省市中委，九月二十日六中全會來京出席。

▲行政院召內，財，實，外交，及蒙藏會，審查西康建省意見。

▲許世英自京乘輪赴滬，與各團體發起組織水災義賑會。

▲邵元冲離太原返京。

▲天津市政府呈行政院，停解冀省府協欵。

▲陝省航線試飛由西安出發至終南山遇霧折回。

▲粵漢路整理計劃委員會，在京成立。

▲蔣作賓由成都乘機飛抵漢口。

▲日使館武官高橋自平到保訪商主席。

▲英王批准印度法案，英國會休會。

八月三日　星期六

▲日使館武官高橋到并訪閻錫山。

▲孫科偕張發奎傅秉常遊威海，並轉赴烟台。

▲梅蘭芳乘蘇輪康特凡第號抵滬。

八月四日　星期日

▲張學良到廬山。

▲褚民誼自青乘飛機返京。

▲義首相贈蔣飛機到滬，義大使到場迎接。

▲邵元冲由鄭乘歐亞機抵京。

▲關內外通航問題，在平續商。

▲戰區保安第三總隊長劉佐周在灤縣車站遇刺斃命。

八月五日　星期一

▲經委會召開治黃臨時會議。

▲蔣作賓自漢乘輪赴京。

▲高橋自并返平。

▲俄外長李維諾夫與郭泰祺在日內瓦談遠東問題，謂有關各國應密切合作。

▲滬國貨廠商代表到京謁孔請改革幣制。

八月六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議㈠通令各省市救濟水災，㈡通飭免冀鹹地田賦，㈢任鴻雋爲四川大學校長。

▲綏遠主席傅作義，由太原赴平。

▲冀省府例會，決嚴緝刺劉佐周兇犯。

▲商震來津處理劉案。

八月七日　星期三

▲蔣作賓抵京，謂蔣委員長對中央外交主張，始終如一。

▲黃紹雄由滬乘輪赴粵。陳濟棠駐京代表楊德昭赴青島謁汪商陳要公。

▲司法行政部長王用賓到津視察法院。

▲朱鶴翔乘輪自滬放洋赴比就任，魏道明同行。

▲顧孟餘由京到平。

八月八日　星期四

▲中央派蔡元培葉楚傖代表赴青晤汪，戴傳賢單振赴川謁蔣。

▲汪精衛電中央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職，葉楚傖起程赴青。

▲中央電平政整會妥慎處理劉案。

▲國府公佈海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商震訪日軍梅津司令表示歉意。

▲沽鎮英租界地交還我國簽字。

▲上海水災義振會成立。

論評選輯

如何根本消弭共禍

閻主任錫山，最近在太原紀念週兩次報告陝北共禍之嚴重，宜布其根本防共之主張，在於解決土地問題，憂深慮遠，立言甚警。雖然，土地問題者，繁難重大之問題也。國家一日行私有財產制，則一日不能漫言土地之重行分配。必也先以全國土地之清丈調查，繼以各方面之研究設計，然後禁兼併，獎自耕，規定私有田產之最大限，及扶助佃農，使漸得各有田產之最小限，同時墾荒實邊，兼行合作，或國營大農場制於邊塞廣漠之地。大抵中國將來關於土地問題之解決，須經過如此長期之研究，而因地制宜，使田產所有權，漸合理化，平均化。其性質既繁重，方法亦多歧，效果不可求速，解決亦必不一律。總而言之，此乃經國百年之大計，非旦夕所能籌畫。故懸爲將來國家理想之一則可，若以爲今日防止共禍之計，則殊難了解其有實際性也。

吾以爲在今日而言防共，另有應注意而必然有效之方法，願略陳之，以爲閻主任意見之補充。吾人以爲今日中國之最緊要者，宜莫若保持國家之統一獨立，不失土，不喪權，此非爲防共而然，但可收防共之效。何則？夫共黨藉階級之說，煽動人民，而濟之以嚴密之組織，慘酷之手段，此本有時代之背景，而有充分燃燒性者，然何以自民十五以來，雖蔓延數省，猖獗一時，而卒不能得穩固廣大之根據者，豈不以一般社會，不表同情，尤以全國軍隊，決心反對哉？夫何以不同情與反對，則其主要理由，應在於認定國難中之國家，不堪赤化之破壞。易言之，反共之最強烈的理由，乃因愛國家與望建設之故耳。不觀自塘沽協定以後，江西剿共軍事，始漸漸進步。軍隊忍痛犧牲之最大理由，非以爲削平內亂，乃救國建國之前提乎？由此可知今日之第一要務，在如何擁護國家地位，不失土，不喪權。此點能貫澈，則現有之共禍，終將漸歸肅清，一般熱烈青年，亦斷不至多數投入歧途，思想問題，定可望日趨穩健與統一。然假令時勢愈惡化，政府及地方當局，不能善盡對國家之職守，倘一旦外患愈嚴重，國權愈喪失，則今之在西北西南窮山荒野中，冒寒暑，凌饑餓，與共匪拚命之百萬軍隊，作何感想？同時本來懷抱不平與悲觀現在之智識青年，又作何解釋？簡言之，國家能保持名譽的存在與發展，則大多數反共剿共；倘國命垂危，或眼看禍成，則誰暇問共不共之問題。此乃眞正危機之所在，雖欲諱言而不得者也。夫統治者，及一般社會中堅，既決心保國，使之不失土，不喪權矣，然後再論政治經濟上之設施，吾以爲凡負責國事者，應認識一要點，即尋常的開明政治之下，便可不發生共禍，其發生共禍者，必其政治特劣之地域也。蓋過去許多省縣，其政治匪在水平線以下，剝削無定數，刑罰無定法，良農良工之生命財產，不得保障，學生無出路，軍隊無紀律，政治如此，必亂之道。縱無共黨煽惑，亦必釀民變，成股匪。歷史上每值末世政治惡劣之時，即發生流寇巨匪，今所不同者，加以共黨學說之煽揚耳。故吾人以爲今日之事，第一要保住國家，第二要絕對施行法治！苟非依法，斷不索民財，侵民權。不任意加捐稅，不擾亂人民私的生活。官吏必廉，軍紀必整，同時爲學生闢正當出路，使有職業，一面大舉組織訓練農村良民，使之自治自衞，則共禍既平，斷不再起矣，至於積極的造產利民，尚爲第二步也。吾人本此二義，以論今日時局，則以爲有可危者在。何則？自河北事件以來，人心憂悶，日甚一日，政府於此，尚無足以安定人心之經綸，吾因感萬一外力再相侵逼，致國家立場岌岌不保之時，則人心動搖，恐竟不可收拾，彼時根本防共，雖聖哲亦不易爲力矣。是以歸根結論，今之亟務，要在保持國家與一新政治，此種立場，對日本亦

可公開告之。由此而論，共稱根本上非問題，惟視時勢變化，及政治演進如何，而後有重大化之可能性或必然性也。當局諸公以為如何？

◇ ◇ ◇ ◇ ◇ ◇

更易總裁後之滿鐵會社

（錄八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日本南滿鐵道會社總裁林博太郎辭職，以前任國聯首席代表松岡洋右繼任，業於二日發表。以滿鐵在中國東北歷史上地位，與夫近來日方盛傳將以滿鐵為中心，擔當經濟的向華北進出之重任，適於此時，罷黜學者風度之林氏而易以霸氣縱橫之松岡，使與軍部左提右挈，其將有所展布，自在意中，然則吾人又烏可不加研討？

按松岡洋右幼時苦學於北美，為日人中最善操英語之一人。中年時代，一入外交界，未幾棄去，散入南滿鐵道會社，洊至副總統。習於中國事，交游甚廣，每自詡為中國之友，謂向來所辦對華交涉，從無失敗。於顧維鈞氏相交頗久，於顏惠慶氏則深致敬畏。上年日內瓦一場論爭，令日本與聯國絕裾，與中國反日益形深刻化，實彼所引為生平憾事。嘗謂彼時戲碼早經排定，照本表演，初非本意，故歸國後無意再入外交界，亦從不自矜功伐，侈陳脫離國聯之豪舉，惟主以全力改造內政，倡為政黨解消論，躬自脫離政友會游說全國，自謂聽彼講演者不下八十萬青年，毀黨造黨，已成社會的潛在意識云，顧一般評論家則嫌其言大而誇，人望漸墜。然而以日本目下政治界人才極為缺乏之故，松岡與軍部夙有淵源，故終至東山再起，蓋南次郎去年就任關東軍司令官時，曾邀其出山，擬畀以關東軍部最高顧問，久之未經實現，今茲有此機會，乃以南氏之力荐而得此席。就此經過觀察，松岡依軍部為後盾，地位自較林博太郎為優，惟以滿鐵本身情況論，未來之活動力殆有限度，松岡果為實際的政治家，知必有以善處也。

吾人欲窺滿鐵將來之動向，首須明瞭近年日本所謂滿鐵改組案情形，而欲知滿鐵改組案，更不可不了解日本軍部與金融資本之關係。憶當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東北經濟之指導權實握於代表日本陸軍少壯派勢力的關東軍幕僚之手，當時少壯軍人以排斥資本主義為共通思想，不許資本家財閥之勢力侵入滿蒙。其後五，一五事件發生，日本內地情勢，逐漸變動，由政治而影響經濟，由內地而波及海外，曩昔所謂農本主義的經濟建設，一變為資本主義的『日滿經濟集團』，昔之禁止資本家之進入者，一變為歡迎資本家投資，其代表的思想為『日本工業化滿洲原料國論』，『日滿產業分業論』等等，因此發生滿鐵改組之要求，蓋自來實際上支配滿洲之基本產業，厥為滿鐵，將欲招致日本內地資本，勢非改組滿鐵不可。關東軍方面為便於掌握滿鐵故，亦主張改組滿鐵，因議由關東軍特務部執掌關東軍之滿洲產業統制的監督權，以滿鐵作為持股總社，專統制資本，現在之傍系會社及今後設置之重要會社，分任業務，悉置諸總社支配之下。此等辦法，完全否認金融資本之支配的機能，與滿鐵資本構成之實體不相容，以致遭受資本家之反抗，或拒絕承受社債，或令滿鐵股票暴跌，因此關東軍之滿鐵改組案，至今成為未決問題。夫資本之為物，一須安全，二須有利，其發展至有限度。試觀九一八事變以還，日本之對滿投資，誠已超過七萬七千萬圓，顧其資本之所由來，不外為餘剩價值之蓄積，易言之，由軍需工業所得之重利及輸出工業在滙兌或傾銷上所得之贏餘，合為過剩資本以輸出於滿洲耳。此等能投入滿洲之金融能力，今已達於飽和點，是以將來關於滿洲關係之社債公司債，在日本內地募集條件，概趨低下，蓋日本在滿洲盛行統制經濟，任令該項企業如何有望，因其在軍部統制之下，依所謂國策本位而經營，自無立見大利之可能，其股票上漲亦即當然無可期待。此與資本之要求安全與有利兩條件，殊不相合，是實為金融資本與軍部不合作之主因。不特此也，日本在滿洲許多事業，根本並無經濟價值，如東三省中國各鐵路，近年委託滿鐵經營，實際備極困難，緣此類鐵路在建設之初，本非經濟性而為政治性，故今日經營，陷於困難，又為必然之理。由以上各點言之，滿鐵改組案因軍部忽視資本勢力之故，歸於失敗，而據專家推算，今後二三年間滿洲新事業之經營，以及關係公司股本之繼續收繳，每年需要資金約在二萬萬圓，今如再將華北中日經濟提攜之責任，付之滿鐵，則爾後需要資金，當更可觀，如何可使滿鐵會社與金融資本，為圓滑之合作，俾其實質的代行日本國策，克盡國家資本之機能，實為今後一大問題。松岡洋右雖得軍部之信任，而與金融資本界殊少歷史關係，如何能運用金融資本家，使資本之支配性與軍部之統制策調和，而令

滿鐵機能强化，以副軍部改組滿鐵之本旨，要爲今後松岡努力之焦點，吾人殊願以極大之關心，靜觀總裁易人後之滿鐵動向也。

◇　◇　◇　◇　◇　◇

救災辦賑之今昔觀

（錄八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今年江河告災，延亘數省，湖北山東，尤形嚴重。鄂省雖武漢幸免沈淪，而全省精華，掃地垂盡；山東被災之廣，難民之多，殆爲歷年所未有。此外湘贛之慘訊迭傳，豫冀之禍害未已，現狀不保，來日大難，危險情形，視民國十九年之西北旱災，二十年之江淮水患，殊不多讓，而政府籌賑之努力，社會救災之熱誠，以今比昔，頗有寒燠異時之感，此眞國家之大危機，時局之大隱憂也。

按西北旱災之時，社會籌捐，幾於全體動員。憶本報於十九年五月十日起至十八日止，一星期間，代收陝災賑欵逾七萬之數。上海一慈善團體，有包辦陝省數縣賑務者，熱心人士，赴義之勇，樂善之誠，於此可見。彼時朱子橋氏往來關內外，購運賑糧，何止十次，社會有多數慈善家樂爲後援，朱氏乃得放手辦事，由今思之，恍同隔世。二十年八月江淮水災，國府籌畫救濟，大有劍及屨及之概，除積極成立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外，九月一日一日之間，連下數令，一面令飭院部酌加奢侈品捐稅，以資抵補歲收；一面通飭各省市政府，督責人員，救護災民；同時令知全國各機關，非切要建築，一律停止，以節存經費移充救災之用，中央黨部之建築費即實行移用，并令飭直轄各機關人員，一切宴會，均應特別節省；甚至令由行政院轉飭各省謂將來水退工作，耕牛必感缺乏，應令地方官吏禁止販賣耕牛，並妥定收容辦法，以利農民云云。用意周到，令人感佩。救濟水災會成立後，即設財務組，專理捐募採辦事宜，更以朱子橋爲放賑主任，羅致辦賑人才，分任急賑工賑農賑；社會方面因政府有統一組織，能迅速進行也，亦復紛起響應，矢誠合作，即以本報言，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止，一個月間，代收之欵，超過二十萬元。更按國府救災會成立之後，截至二十年十二月底止，財務組收入國幣七百七十九萬八千餘元，內中包括國內外各界捐欵至六百八十七萬五千四百餘元之鉅，而政府籌欵尚復在外，非上下協作，全國熱心，曷克臻此？據查水災初期，各界解囊助賑，至爲踴躍，計自九月一日至十日，該會每日平均收入賑欵超過十九萬元，九月十一日至二十日每日平均收入爲十一萬餘元，自九一八事起，外患突來，人心轉向，賑欵收入銳減，然二十一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日每日平均猶能收得三千餘元，可見社會財力，尙未完全耗竭，以比今日都市農村同樣破產者，猶勝一籌也。惟其如是，據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水災會工作結束時會長宋子文氏報告略謂急振共支欵六百六十八萬三千六百元，麥十二萬七千噸，受惠者四百九十六萬四千餘人，受衣藥者不與焉；工振直接受惠者逾千萬人，間接者不與焉；隄共七千四百公里，土方一萬一千五百萬立方，濬河五百七十四華里，涵洞及其他工程不與焉。凡此皆爲廿年政府救災之成績，以視今日張羣韓復榘鄂魯兩主席，呼籲救災，力竭聲嘶而反響殊少者，誠令人不勝悲憾。吾人以爲今日全國上下對救災辦振工作之所以近似冷淡者，固由政府缺乏之中心，主持未有妥人，與夫社會經濟困難，人人自顧不遑，亦由當局者未盡了解國家情形與羣衆心理所致。査中國向以辦賑爲慈善事業，一般習慣，信政府不如信社會，信團體不如信個人。今政府方面既無救災如救火之熱誠表現，社會團體又觀望政府之辦法，不肯自行組織，急起運動，而少數辦賑專家復以種種關係，消減其受公衆崇拜之偶像作用，上無積極提倡之機關，下少力能推進之人物，於是災民望救，急於星火，而朝野上下，轉似漠然視之，此中因果，不全由公衆冷淡，與夫社會無力，謂宜由災重各省，自定辦法，別謀喚起公衆注意之計。依吾人意見，(一)宜放棄歷來抽象的呼籲，誇大的數字，而宜多列事實，訴之中外同情，(二)不必以要價還價之形式，向政府提出不易辦到之要求，而宜以足踏實地之具體救濟辦法，宣示公衆，求社會之援助：(三)宜招致辦振有經驗，社會有信用之人士，請往災區査勘，代定振濟計畫，既可利其信用，發表報告，以徵公衆共信，又可資其經驗，監督放振，以堅社會信仰；(四)宜訴諸宗敎的仁愛心，多請天主敎耶穌敎以及佛敎諸團體或個人參加査災辦賑，以宏效率。以上四端，比較切實，謂宜由災重各省長官，從速就小規模的範圍內自定救急方案，呼籲公衆，求人才與財力之應援，或者較易得力，萬不宜完全倚賴中央或奢望社會。惟吾人之爲此言，初非爲政府寬假，竊意政府方面應如何比照二十年水災救濟成案，

對急賑，工賑，農賑，統籌善後，自有其應盡之責，果具救國救民之熱誠，多少應有若干辦法。抑吾人亦決不願為社會寬假，竊意社會方面或因期待政府有辦法而暫示觀望，或因懷疑辦賑之少實惠而故表消極，實際皆有不合。現在各處災情甚劇，望救綦切，斷不容國人多所猶疑，吾人於此，特別有建議，容明日續論之。

(錄八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請求全國讀者助賑！

江河成災，已歷月餘，災區廣大，救濟力微，每讀公私報告，恍如目覩耳聞各地洪水中千萬災民之慘狀與哭聲。吾人既痛同胞之再罹浩刧，復悲全國賑務之衰，覩四年前又成隔世之感，今昔比較，更覺刻不能安，其癥結所在，昨已論之。雖然吾人嘗進一步籌思實際救濟之方法，以為在此國危民窮之時，而言賑災，仍惟有訴諸全國同胞之同情心與責任心，以不受災之人，救受災之人，除此而外，更無可望。本報同人自顧棉薄，不克肩負鉅責，惟在此危緊之時，以為惟有如過去代募陝西旱災江淮水災捐款之成例，訴諸全國讀者諸君，請求助賑，即自今日起，在津平兩地收款，其辦法見廣告欄，當此發起之日，願更為全國讀者諸君一言。

今年各地募賑之難，除昨所論諸原因外，或尚有一重大原因，即時局險惡，國事太壞，是也。夫以年來經濟之蕭條，百業之不振，人皆賠累，何心捐賑，此固有可諒者，然而社會雖窮，奢侈消耗，並未能免，各大都會，每一日為宴會娛樂所耗之資，合計不下數十萬元，稍加撙節，仍有餘力無疑也。此可知捐賑之不熱心，在心理上定尚有一原因。大抵因近月以來，國家運命整個的在危險不安之中，此一大問題，佔據一切有產有業有智識者之神經，遂不暇注意其他之事，一旦大災之起，惟有付之一嘆。蓋以為災情過大，救濟本難，而國事如此，已不暇救災，或救亦無益，吾以為此種悲觀大局之心理，當不能謂其全無也。吾人今敢奉告全國各界人士！社會愈窮，國家愈危，愈應表現中國人互救及自救之精神！不但不應因時事危險而沮喪，實更應加倍努力與奮發，此不限於賑務，而於此緊急之賑務更宜如是。嗚呼同胞！今日之中國，不依自力救，依誰救！中國人今日，尚不能團結自救，則中國人三字，行將在世界歷史上列入亡國民族中，永為人類嘲諷或憑弔之標的矣！吾絕對相信全國同胞之不甘於此也。然則惟有斷然亟起自救，而此當前之賑務，正為同胞相互自救之最適當的試驗。設令坐視同胞一部分之淹死餓死，而不援手，而謂其能抽象的愛國，必不然矣。嗚呼同胞！今日以中國人，不自己相互慰藉扶持，更望誰慰藉，靠誰扶持！中國一大部分同胞，現尚有衣，有食，有餘錢。此一大部分中國人，對於目前鄂魯等地，在洪水中與洪水後，呻吟困頓，要食要衣要醫藥之同胞，不憐憫，不撫卹，是更望誰人憐憫與撫卹？假令一旦易地而處，今之有餘力者變為災民，而亦須伸手引領以求助之日，其可望求助者，亦惟是此輩同胞已耳。況推論國事，懸想最惡劣運命之到來，則今之有力無力，受災與不受災，相差甚微，幾於不成問題，誰家財產，可以永保，何人田廬，可以享受！一旦大禍臨頭，其所賴以掙扎生存之方法，仍惟有望同胞互助之一途。由此言之，今日之中國人，皆為陷於運命不可測之災民而已，此當如涸轍之魚，互相嚅沫，其境迫而其情真，中國人今日，俱應作如是想也！吾人本此用意，請求全國各界人士之凡稍有餘力者，俱為此次水災有所捐助，億兆不為多，一錢不為少。各省各城市，其一致發起，自動捐助，期望以廣大之動員，收積極之成效。今年水災範圍，非常廣大，最近甘肅山陝，亦竟成災，全國捐款者，欲濟賑何地，可自依其志願。賑務貴迅捷而普遍，本報所呼籲於全國各界者，只在為募賑而動員，非期待多交本報收轉。然其有願交本報代收而不指明區域者，則將分致災情最重之湖北山東，其指定區域者，亦可轉到。吾人尤望平津兩市紳商各界，在此國事非常狀態之下，更努力表示急公好義之精神，各節耗費，共襄此舉！一般閨秀名媛，亦競相發起，特別發揚女界仁慈之心理，在各家庭各學校，酌量勸募！吾人希望此次賑務之成績，至少應不遜於民國二十年，庶幾證明中國人心不死！吾儕自今日起，謹載筆記錄諸君之盛意，兼為罹災同胞祝福也。

(錄八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遊半山寺荊公故宅感賦　伯臧

報寧。片。壤。在。纙郎。舊。池。館。禪寂。齋。廊。虛。劫移。壞。衲。散。執謂。爭。墩。心。乃有。捨。宅。願。今來。聽。唄。地。懷古。發。深。歎。恢張。堯。舜。道。豈宜。財。利。先。原用劉道語意從知。熙。豐。政。賛孕。靖。康。亂。吾愛。劉。道。原。友直。能。諍。諫。剛愎。柄。國。人。逆耳。竟。冰。炭。覆轍。倘。未。遙。忠言。今。已。罕。

纕蘅先生之任貴陽賦詩寄贈　美蓀

今時。長。民。政。職猶。古。旬。宣。設官。爲。民。瘼。意在。恤。痌。瘝。曹侯。文。章。士。吏治。尤。夙。嫻。樞府。和。百。僚。賦詩。衆。所。歎。奉使。就。邊。鄙。朋好。慶。彈。冠。維此。古。牂。牁。漢種。雜。苗。蠻。稼穡。少。連。雲。士女。無。秉。蘭。民淯。風。氣。塞。厥地。勝。中。原。啓化。政。易。理。首教。刑。明。寬。方伯。禮。巡。閱。旌旗。蔽。溪。山。儻過。龍。場。驛。爲我。薦。芳。盤。陽明。雖。不。作。遺教。垂。人。寰。願君。紹。前。哲。正氣。觸。邪。奸。貴陽。山。水。地。蒼莽。多。雄。巒。又聞。芳。杜。洲。百頃。明。漪。瀾。衙齋。靜。多。暇。詠賞。忝。遊。觀。萬。里。心。所。慕。南飛。寄。晉。翰。德宣。祭。撫。字。吟苦。雕。腎。肝。爲語。使。君。勞。勿令。凋。詩。顏。

木公屬題通伯翁所貽惜抱殘稿　君任

惜翁。治。學。宗。程。朱。當時。往。往。嘲。空。疎。緒餘。湘。鄉。仍。活。國。謗傷。枉。費。羣。兒。愚。便辭。巧。說。敝。經。術。大義。如。日。昭。天。衢。昧本。迹。末。膂。有。極。學術。與。世。同。隆。汚。吾師。晚。出。丁。此。厄。瘏口。莫。挽。橫。流。趨。彌留。授。君。惜。翁。稿。丹黃。點。竄。窺。糢。糊。豈惟。文。章。見。法。度。淵源。所。被。良。不。誣。師門。龍。象。匪。異。任。要肩。絕。學。開。迷。途。深衣。莫。負。晦。翁。意。家雞。敢。薄。征。西。書。

題陳伯任沙亭訪墓圖　石遺

招罷。高。樓。少。婦。魂。天山。雪。片。鬢。紛。紛。蘆中。會。遁。窮。人。迹。柳下。誰。完。死。士。墳。白傳。築。亭。誇。叔。海。墨卿。題。碣。話。朝。雲。三閭。自。歷。三。家。集。司寇。峨。冠。華。岳。文。

張翹軒先生墓表季鸞徵題　鶴亭

折臂。歸。來。更。讀。書。元龍。豪。氣。未。應。除。嬰城。張。許。堅。同。守。數政。龔。黃。媿。不。如。其。地。古。爲。天。下。瘠。異時。人。認。道。旁。居。齊州。父。老。驚。相。告。清白。公。郎。有。令。譽。

味雲次寄懷韻題衡嶽詩後疊韻奉酬　子威

稼軒。才。調。匹。龍。洲。許大。乾。坤。著。一。樓。詩詣。直。追。唐。境。界。麈談。可。入。晉。陽。秋。驚寒。笳。吹。悲。窮。塞。倒影。峯。巒。落。釣。舟。寄語。故。人。應。拊。掌。不須。臥。作。少。文。遊。

故紙。窮。鑽。透。幾。層。四山。風。雨。一。書。燈。行歌。互。答。漁。樵。侶。生世。能。閒。粥。飯。僧。客久。羈。懷。欹。枕。覺。天寒。地。氣。借。泉。蒸。北堂。重。檢。尖。叉。韻。雪夜。鑪。詩。與。子。曾。

賦呈纕蘅使君幷簡省內外諸賢　蔬農

龍鍾。白。髮。壬。癭。叟。喜與。詩。人。作。部。氓。幾輩。年。時。空。割。據。一朝。冠。蓋。滿。邊。城。政逾。虎。猛。苛。猶。悸。澤有。鴻。哀。恨。未。平。莫道。使。君。來。已。暮。先從。北。鄙。問。蒼。生。（共匪蹂躪黔北多次）

塗炭。衣。冠。事。惘。然。紛飛。食。肉。攫。金。年。網羅。如。織。逃。無。地。貧瘠。何。人。敢。問。天。幾度。黃。巾。灰。燼。刼。一庭。赤。幟。漢。家。賢。

拊循。若。問。民。安。處。溝壑。流。亡。尚。可。憐。嚴邑。江。山。新。治。譜。浙東。觀。察。老。微。之。不虞。擾。擾。時。賢。外。獲覩。琅。琅。大。雅。詞。上考。固。應。勞。撫。字。盛名。端。合。緇。牽。絲。傳聞。遠。客。雜。林。賈。道出。牂。牁。說。購。詩。

纕蘅出長黔省民政詩以送別　蒓鷗

三年。同。客。建。康。城。良友。相。依。壽。望。衡。叔達。徽。猷。基。史。識。殷來。文。藻。主。騷。盟。道從。錦。里。催。傳。驛。刼後。黔。黎。待。更。生。此去。旬。宣。知。政。亟。可能。時。寄。一。詩。聲。

上巳烏龍潭修禊分均得歌字　味辛

春入。龍。潭。漲。碧。波。潭邊。楊。柳。亦。婆。娑。偷閒。半。日。招。吟。侶。來聽。山。家。擊。壤。歌。

浣溪沙慢（邀同來異映广訪檢生眞茹重游張氏園彙東冀野）　公渚

檻側。舊。樹。石。屛際。閒。烟。嶂。翠陰。院。落。初。柳。宮。眉。樣。芳信。暗。促。一架。茶。䕷。放。亭畔。閒。吟。賞。眞個。養。花。天。却無。端。游。盡。醞。釀。漫凝。想。嘆黍。夢。堂。堂。又鱸。鄉。換。刼。燕社。送。春。感舊。成。孤。往。問訊。水。濱。年。事。箏爭。長。一醉。歡。無。量。怎奈。萬。般。愁。酒醒。時。依。然。悵。惘。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大德本後漢書跋

後漢書帝后紀十二卷。（光武及皇后紀、分上下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列傳凡八十、其中馮衍、郎顗、班彪、蔡邕、袁紹、儒林、文苑、方術、各傳、分上下卷、故爲卷乃八十有八、）大德寧國路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明成化補刊。則下記監生某人。每卷首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前錄景祐元年牒文。文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二行。盖九路所刊。而所據乃景祐本也。各卷後列校正人名。有張桌、王鰲叟、王師道、胡大用、程紹慶、李荊安、張能官、（在張桌下、加一孫字、當爲桌之孫也、）李繼善、諸人。其署名、或一人二人三人不等。亦有題寧國學正某人者。每卷鈐賴古堂藏書印。知爲周櫟園舊藏。余收此本。存九十七卷。嗣取宋刊元修本補入十三卷。嘉靖南監本補入十卷。付工裝治。遂爲完書。

宋刊元修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六字不等、黑口單闌、間有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字、所補各卷如下、

列傳四、五、二十、三十一至三十四、五十九、六十、六十四下至六十七、凡十三卷。

嘉靖南監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雙闌、版心上方有嘉靖九年刊字、所補各卷如下、

帝紀六、七、志三、四、八至十三、凡十卷。

昔何義門校後漢書跋云。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視之不如班書故也。黃蕘圃亦言。後漢書本。宋刻佳者。不可多得。如建安劉元起敬室本。又有一大字本。（按此即指蔡琪一經堂本、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吳槎客有十四卷、余亦藏有殘卷、義門至斥爲市賈之下劣者、）雖名爲宋。而實不及元明本。蓋以所從出異也。余生平所見范書。以紹興大字本爲最善。此外則正統本、汪文盛本亦稱佳刻。以正統出於淳化本。汪刻出於湖廣鹽茶司本。其根源爲古舊。訛謬亦較少也。此大德九年寧國儒學所刊。即世所稱九路本者。前列景祐元年余靖上言。知其源實出於景祐。然其流傳於世乃絕稀。觀錢泰吉記兩漢書校本。臚列北宋以迄成化。凡七八本。而獨未及見元刊。惟虞山瞿氏。海源閣楊氏。目錄乃有之。德化李椒微師家。有前後書。余

曾見之。頗爲完飭。此帙出周櫟園家。不審何時散佚。缺卷至二十有三。余取宋元遞脩之本。補得十三卷。喜其同出景祐也。其餘則姑以南監本充數。以竣異日訪尋焉。攷陳仲魚校大德本。舉其可寶者五事。陸存齋校蜀刻殘本及蔡氏一經堂本。亦標列異文。可以糾正汲古訛奪者。凡數十事。余以此本校汲古閣刻。其佳勝之處亦夥。撮其要者言之。如鄧隲傳論。況其後嗣乎。其下不脫事具古史考五字。寇恂傳論。于寇公而言之矣。注文不脫論語孔子之言六字。張純傳。務於無爲下。注文不脫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十九字。樂必崩下。注文不脫論語宰我之言也八字。廣陵思王荆傳。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助下。不脫寧有量耶若歸幷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二十五字。胡廣傳。詢於芻蕘下。不脫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諸之於故老、十五字。並注叔向曰云云二十字。（此節明嘉靖崇正書院本脫失）至如孝和帝諱肇。不誤肈字。鄭玄傳師事京兆第五元先。不脫先字。其零璣屑玉。殆難以更僕數矣。惟郭太傳末。初泰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以注纔入正文。康成傳之爲父母羣弟所容。誤加不字。阜陵王延傳之扶樂。仍誤扶桑。皆未能盡善。則其誤失自宋本已然。沿訛踵繆。正非一日。亦不必專爲元本咎矣。又按此本卷前有儒學雲教授任內刊行兩行。卷末尚有雲謙跋。惜余此本已佚去。茲依丁氏善本書志補錄之。其文曰、江東憲副伯都公語謙曰、浙西十一經、已有全版、獨十七史則未也、今文移有司、董其役、庶幾有成、謙應曰、此盛舉也、宛陵郡學、分刊後漢書、自大德己巳孟夏刻梓、至仲冬書成、版計二千四百四十有奇、字計一百二十餘萬、郡侯謹齋夏公、力贊其成、大德九年乙巳河南雲謙跋、據此可得刊書之源委。而董其役之雲教授。其名字籍貫。亦藉以傳焉。明代嘉靖時。歐陽鐸在廣東刻范書。即依此本覆刻。行欵正復相同。錢竹汀嘗許爲佳刻。學者若難致元刊。則得此亦足爲勘正之資。蓋此本乃景祐再傳之嫡嗣也。至日本舊時所刻大字本。雖亦稱翻雕元版。然行欵已改。惟卷末謹存張槖王鞶叟校正人姓名。不足重矣。乙亥五月二十二日藏園老人識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跋

元程雪樓文集三十卷。洪武刊本。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雙闌。前至正丙戌歐陽玄草書序。次至正甲午李好文序。次洪武丙子江陵熊釗序。序後有至正癸卯中春雪樓諸孫世京謹錄刊行一行。次國史本傳。次世京編錄年譜。次揭奚斯撰行狀。危素撰神道碑銘。趙孟頫晉錫堂記。歐陽玄許有壬黃溍李好文成遵李士瞻撰像贊。又徐騏張起巖虞集揭汯貢奎韓準詩詞。自行狀以下。皆附錄。末有至正丙午日長至諸孫集賢脩撰奉議大夫世京重編一行。目

錄一卷。一至九、玉堂類稿。十、奏議存稿。十一二三、記。十四五、序引。十六至二十三、銘箴贊說祭文祝文書啓。二十四五、題跋雜著。二十六至三十、詩。樂府附卷末。目錄及卷首題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揭奚斯校正。後有洪武辛未秋宜陽彭從吉跋言。文憲文集本有四十五卷。至正戊戌、揭汯重定爲三十卷。値戊申革命。劉氏書肆被兵燹。其後廿卷。携歸盱江。又四十餘年。乃繡梓得完。故序文及附錄。世京所記二行。皆在元代至正。而熊釗彭從吉序跋。已遲至洪武季年也。

余自十五年前。歲在庚申。以南游黃山道出白下。獲此本於狀元境書肆。缺第二十五至三十。凡八卷。適近歲陶君蘭泉覆刻洪武本既成。乃從文友書坊。搜得舊紙一百餘番。屬蘭泉檢所缺各卷。摹印補入。雕本既精雅絕倫。紙墨復古香。穠鑪泯然無迹。騄視之幾可亂眞。女媧煉石之功。天孫織錦之巧。可云躊躇滿志矣。原書鈐有武陵曾氏、曾氏受恬、古墨香閣圖書、培闇、鄭氏子西圖書。其人皆無考。按雪樓本名文海。避武宗諱。以字行。其集題雪樓者。以郢州有白雪樓。嘗以名所寓。故世稱雪樓先生。少與吳文正公同門。世祖召見香殿。試以筆札。遂供職翰林。擢御史中丞。旋拜行臺御史。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咸列淸要。大德八年。再拜翰林學士。進承旨。延祐三年。以病去官。生平在翰林臺省最久。故集中玉堂類稿。多至九卷。其爲文閎雅博大。有開國之風。虞文靖謂宋季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尙。或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今觀其集中所存。與秋澗草廬。固堪伯仲也。洪武刻本。傳世極尠。藏家多視與宋元同珍。余生平所見者凡數帙。初見一部於柯鳳蓀前輩。許言爲海源閣舊藏。以纂輯新元史。得以假閱。陶君蘭泉客滬上。曾獲一部。當時與盛吉孫宮保爭購。卒以計取之。即近年覆刻之底本也。鐵琴銅劍樓瞿氏。皕宋樓陸氏。各有一部。余咸得寓目。愛日精廬張氏目所載。則鈔補三卷。今不知屬於何氏。丁氏善本書室所藏。爲影寫洪武本。此外則幷鈔本亦不多覯矣。蘭泉獨能揮斥千金。取原刻摹印以傳。俾鉅製鴻篇。人人得以快覩。其爲功於藝林。顧不偉哉。乙亥五月二十三日藏園老人記。時方病足。不出戶已三日矣。

影宋本離騷跋

離騷影宋本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宋諱缺末筆。首行標離騷二字。次行低七格題晉陵錢杲之集傳。景之二字略小。上下各空一格。末葉本文後空二行。題離騷卷終。全書凡二十有一葉。收藏有永瑢珊瑚閣珍藏印、桐華館、皆朱文印。又可爲知者道白文印。

按離騷錢氏集傳宋刋本。今存海虞瞿氏。原書余曾得見之。其板式行格。際此正同。歷藏汲古閣士禮居。檢汲古秘本書目。有宋板影鈔一部。注云、此書世間絕無。一兩五錢。黃蕘圃謂毛氏售書。匿宋本不出。其影寫本後歸小讀書堆。今覽此册。樵摹精肖。楮墨明麗。正所謂下眞迹一等。惟宋本板心上有字數。下有刋工人名。影本皆略之。爲小異耳。然卷中絕無毛氏印記。其非汲古原書可知。考卷首鈐珊瑚閣印。爲納蘭容若。則此本或爲納蘭氏所模寫歟。至永瑢及桐華館。爲純廟皇六子印。當爲揆叙敗後。家產籍沒。其遺書遂流入朱邸也。文友主人魏經腴。獲此於西城旗人鄂氏家中。挾以見眎。因爲考其原委而附著之。其書底面用楠木板。與書衣連綴。既便護持。仍不礙翻閱。與近時夾板不同。余見故宮舊籍。多有此裝。則此書必當時籍入禁中。後乃隨皇子分府以俱出也。薑庵漫志。

校昭明太子集跋

昭明集五卷。通行者爲明遼國寶訓堂本。後以其版印入汪士賢漢魏六朝二十一家集中、故此集行欵。與他種獨異。其所據則用嘉靖周滿刻本也。近時劉氏玉海堂。假內府所藏宋刻。影摹上版。其行欵爲八行十六字。與寶訓堂本正同。而文字則差異殊多。其甚者、如卷一銅博山香爐賦。首脫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嶽之幽深、經班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霓裳而上昇、寫嵩山之龍嵸、象鄧林之芊眠、凡四聯。四十八字。卷四請停丁役疏。無復水患下。脫誠矜恤之至仁往略署遠旨十二字。待優實以行下。脫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從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二十九字。其餘單文賸字。亦糾正不尠。尤足異者。原本篇中脫訛之字。有經楊愼周滿後俊諸人改訂者。於本文下注明愼改滿改俊改或添入等字。今以宋本核之。其所改增字句。咸相契合。殊不可解。余於前校周滿本時。頗疑爲升菴之狡獪。顧與深思好學者共證之。丁卯正月十五日校竟。越七年乙亥。五月二十日。重閱一過。補題其後。

頃李少微世兄過訪藏園。言新收得張訒菴校昭明集。余以此集曾校過兩本。亟思寓目。越日自津門寄至。展卷一視。則張氏固未見宋本。祇以周滿元刻。與寶訓堂本相勘耳。因竭一宵之力。臨校終卷。改訂各處。多屬傳刻之誤。所得佳字殊少。然卷首簡文序後。乃脫一葉。共一百六十九字。賴以補完。則深宵矻矻之勞。爲不徒矣。爰寫而誌之。并以訒菴所記附焉。五月二十二日、藏園老人書、

道光二年壬午、新春、獲見汲古毛氏舊藏周滿元刻、据以校勘此本、改訛補脫是正良多、紹仁、

凌霄一士隨筆

二陵復書舊聞數則見遺，爲錄如次

光緒三十一年，派五大臣載澤戴鴻慈等赴各國攷察憲政。鴻慈旋以戶部侍郎升禮部尚書。攷察事竣，先釐定官制，爲立憲張本，各部以尚書一人爲釐定大臣，並派載澤瞿鴻禨總其事。鴻慈以禮部尚書與釐定官制。當時已有裁禮部改設典禮院之議，命部中司官具說帖。各司官之說帖，咸主保留禮部，措詞最厲者爲郎中劉果員外郎吳國鏞，有「周禮六官，統名曰禮，蓋天經地義，莫能出此範圍。若變政之始，滅天之經，廢地之義，流弊不堪設想」等語。禮部改院之議遂罷（至宣統三年改設新內閣時，仍實行。）依新官制設丞參。果升右丞，國鏞亦保記名參議，時鴻慈已調任法部尚書矣。其後鴻慈保國鏞御史。（時新章尚侍督撫得各保三人考御史，鴻慈所保者，國鏞而外，爲編修麥秩嚴徐謙二人，惟秩嚴記名，旋傳補。）鴻慈歿後，國鏞挽以聯云：『雅量濟時賢，能受直言容戇吏。』『不才負知己，曾無長刺到高門。』

光緒庚子，端方以陝西藩司護陝撫。時岑春煊以甘肅藩司勤王隨扈，西宮西幸，途中授陝撫。未至陝，與端方一札文，其官銜爲「總統威遠全軍扈蹕大臣新授陝西巡撫」。札文中有「該藩司受國厚恩，身膺藩寄，車駕臨幸，所有供張，責無旁貸」等語。端方接到札文後，大恚，謂：『備辦兩宮供應，義不容辭，若未到任之巡撫，札飭護院之藩司，無此體制，恕不接受。』因拒而不收）春煊到任後，端方調任河南藩司，（未之任，旋擢湖北巡撫。）蓋政府知二人之不能相處也。

光緒戊子科山東鄉試，正攷官爲盛昱，副攷官爲陳與冏，張曜時官山東巡撫，充監臨。首題爲「節用而愛人」詩題爲「海右此亭亭古得亭字」。曜起家不由科第，用武功顯，以提督改巡撫，獲監文闈，意興高騫，並擬作一詩，刻之闈墨，有「湖山天共老，丹臒刼曾經」之句，頗有氣概。曜又有謁僧王祠詩云：「即今偏聽與

人誦，都說王賢將不才。」曬舊爲僧格林沁部將也。

光緒癸未會試，張之萬以刑部尚書充總裁。首題爲「或問諦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之萬文興大發，擬作一篇。外省鄉試，主攷房攷及監臨提調監試等，如積習未忘，可以擬作刻之闈墨，而順天鄉試及會試則向無此例。之萬脫稿後甚得意，以爲淹沒可惜，乃作爲新貢士之文，交聚奎堂發刻。時嚴修中第四名貢士，闈墨所刻此題之文，即之萬擬作，非修原文也。

幼時聞之先祖朝議公云：道光中楊遇春督陝甘，巡閱至陝西，公讌於雁塔寺，席間賦詩爲樂。有好事者問遇春曰：『公亦有佳句否？』遇春曰：『某有詠塔一首，特恐貽笑大雅。』衆强之，遇春遂出以示人，曰：『一節一節又一節，好似唐朝敬德鞭。撥地黃風吹不倒，滿天紅日曬不蔫。』

端方之獲簡湖北巡撫，政府承外人之意也。

按之王彥威所輯「西巡大事記」，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西安行在接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奏云：『頃駐鄂英領事來見云，彼國聞鄂撫用錫良，最不妥當，各國必來商阻，不如中國先行措置，方於國體無損云云。查錫良在晉藩任，上承毓賢意旨，不無與教士齟齬之處，進退疆吏，外官不敢質言也。……又西人擬保堪任督撫數員，端方居首，可否於其未送照會以前，先行位置，以免外人干預痕迹。謹奏。」於是立降「錫良著開缺另候簡用，湖北巡撫著端方補授」之諭。因外人之言而罷免督撫，庚子之前已不乏其例，若端方之撫鄂，則封疆大吏之簡畀，亦復恪遵外指矣可歎也。

簡齋函述巧對，云：『友人話及，戴南山少時才名藉甚，學使某公以「孔門傳道諸賢，曾子子思孟子」使屬對，戴即應聲對曰「周室開基列聖，太王王季文王」，可云妙對。』



專載

合作社法施行細則

（七月二十三日行政院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合作社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之規定製定之。

第二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稱主管機關，在縣爲縣政府，在市爲市政府，在隸屬行政院之市爲社會局。

第三條　合作社之設立，以社員能實行合作之範圍爲準，在同一能實行合作之範圍內，非有特殊情形，呈經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設立二個同一業務之合作社。

第四條　前條合作社範圍，如超過一市或一縣以上時，其主管機關爲社址所在地之市縣政府或社會局。

第五條　合作社依本法第三條之規定，經營業務，得於名稱上用生產消費信用利用運銷保險等名詞表明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前成立之合作社，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所在地主管機關依法聲請登記，其餘本法及本細則抵觸者，於登記時，自行改正。

第七條　本法施行前成立之合作社，其實際性質，不合本法之規定者，應即按照性質，各依其關係法令，更改名稱。

第八條　合作社於必要時，得呈准所在地主管機關，設立分社。

第九條　依本法第六條之規定，合作社得呈請財政主管機關，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第十條　合作社業務，不受任何行規之限制。

第十一條　合作社章程，應載明左列各事項，一，名稱，二，責任，三，社址，四，業務，五，社股金額及其交納或退還之規定，六，保證責任合作社社員之保證金額，七，營業年度起止日期，八，盈餘處分及損失分担之規定，九，公積金及公益金之規定，十，社員資格及入社退社除名之規定，十一，社務執行及理事監事任免之規定，十二，定有成立期限或解散事由者，其期限或事由，十三，其他處理社務事項。

第十二條　合作社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爲成立之登記時，應附送創立會決議錄章程及社員名冊。

第十三條　合作社登記成立後，應即開始經營業務，但因天災人變或不可抗之事由，得呈准所在地主管機關延長之。

第十四條　合作社成立登記證，由省主管廳印製，分發所在地主管機關轉發，在隸屬行政院之市，由社會局印發。

第十五條　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備置合作社登記簿，其式樣由省市主管廳局定之。

第十六條　所在地主管機關，對於合作社之成立登記，及變更解散合併清算之登記，應呈請省主管廳備案，並彙報實業部，在隸屬行政院之市，由社會局彙報實業部。

第十七條　合作社章程之變更，須經社員大會議決，并附具決議錄，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登記。

第十八條　社股金額，在同一社內，必須一律，社股不得數人共有。

第十九條　社員認購社股，得依章程之規定，以貨幣以外之財物，估定價值，代付股欵。

第二十條　社員認購社股，第一次所繳股欵，不得少於每股四分之一。

第二十一條　有限責任合作社，增減每股金額，須經社員大會議決，其議決減少時須通知或公告債權人，並指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得提出異議，前項期限，由債權人表示異議時，合作社非將其債務清償或提供相當之担保者，不得減少社股金額。

第二十二條　保證責任合作社，減少社員之保證金額時，準用前條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合作社因減少社股金額或保證金額，聲請登記者，應敘明公告結果，附送社員大會決議錄，財產目錄，及資產負債表。

第二十四條　合作社之公積金，超過股金總額時，其每年應提之數，由社員大會決定之。

第二十五條　合作社公積金，超過股金總額時，其超過部分，得由社員大會決定，作爲經營業務或公共事業之用。

第二十六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不得兼任其他同性質合作社之理事監事。

第二十七條　合作社得依章程之規定，設候補理事及候補監事，其人數不得超過理事監事之半數，在未遞補前，不得參加理事會或監事會。

第二十八條　社員大會開會，以理事會主席爲主席，理事會主席缺席時，以監事會主席爲主席，社員召集大會時，臨時公推一人爲主席。

第二十九條　合作社社員人數，超過百人以上時，社員大會，得就地域之便利，分組舉行，並依各組社員人數，推選代表，出席全體代表大會。

第三十條　法人爲社員時，其表決權，由其代表一人行之，仍爲一權。

第三十一條　社員大會及代表大會之開會及決議如有違反本法第四十六條四十七條及本細則第二十九條三十條之規定，社員得聲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宣告其決議案爲無效。

第三十二條　合作社每屆年度終了時應將本法第三十三條所規定書類，於社員大會承認後，呈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所在地主管機關，得派員審查合作社帳簿及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之各種簿錄書表等，於必要時，並得指導該書類之編造及記載方法。

第三十四條　合作社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一二三四各欵解散，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登記時，應敘明解散事由，其依第二欵第四欵解散者，加具社員大會決議錄。

第三十五條　合作社清算人就任後，應呈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第三十六條　所在地主管機關，得隨時令清算人報告清算事務，於必要時

，並得派員檢查之。

第三十七條　清算人清算完結後，呈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或法院時，應附送社員大會承認之清算終了報告書。

第三十八條　合作社聯合社之股金額，每股不得超過五十元。

第三十九條　合作社聯合社之設立，以業務上聯合之需要爲準，不依現有之行政區域。

第四十條　除前二條外，本細則關於合作社之規定，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四十一條　本細則與合作社法同日施行。

印花稅法施行細則

（財政部令公布定本年九月一日施行）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印花稅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印花稅法第三條第六欵所稱之合作社，係指依合作社法成立之合作社而言。

第三條　印花稅法第三條第七欵所稱之副本及抄本，以內容與已貼印花稅票之正本完全相同，僅備查考，而並不使用者爲限。

第四條　印花稅法第三條第八欵所稱內部所用之單據係指該機關或組織內部彼此通知所用者而言，至分機關與總機關或分組織與總組織者互用者，不得視爲內部所用。

第五條　印花稅法第三條第九欵所稱之催索欠欵賬單，係指年節所開，僅列結欠數目之催賬單而言其習慣上按月或按年節開列品名數量價值交給顧客憑以付欵之賬單，如成衣店之賬單等，不得視爲催索欠欵之賬單，至同條欵所稱之核對數目賬單係指商店每月終或年終開給往來戶以便査對收付數目有無錯誤之單據而言，如銀錢業之月結清單等是。

第六條　印花稅法第五條規定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應於支付或使用前貼用印花稅票，如因特殊情形，經財政部核定，以他種方法代替貼用印花稅票者，其效力同。

第七條　依印花稅法第十條之規定，使用國外訂立之憑證者，其貼用印花稅票之責任，應由使用人負之。

第八條　官署學校或公私團體，依印花稅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於所發應納印花稅之憑證，令領受者貼足印花稅票後，加蓋圖章時，應先驗明所貼印花稅票是否足額，及有無揭下重用情事，隨時予以糾正，如不糾正而蓋章者，其違法之處分，由蓋章人負之，

第九條　印花稅法第十六條稅率表備考欄內所稱，如某某等字樣，係各該本欵憑證之舉例，凡未經列舉而其性質確與各該本欵憑證性質相同者，仍應依照各該本欵稅率貼用印花稅票，如有不能確定其性質者，應報由財政部核辦。

第十條　依印花稅法應納印花稅之各種簿摺，無論何時開始使用，其所貼印花稅票之時效，應截至是年年終商業總結束日爲止，如係依照會計年度結束賬目者，應截至會計年終了時爲止，其逾期繼續使用，均應另貼印花稅票。

第十一條　活頁裝訂之簿冊，仍應依照簿冊例貼用印花稅票。

第十二條　依印花稅法規定，應納印花稅之各種單票，如訂成簿冊式樣者，除於使用或交付前，應每件依法貼用印花稅票外，其簿冊上面不必依簿冊例貼用印花稅票。

第十三條　印花稅法第十六條稅率表第一第二第三等欵，所謂滿三元十元百元以上字樣，俱連本數計算，例如發貨票，其貨價如滿三元者，須貼印花一分，如滿十元者，須貼印花二分，如滿百元者，須貼印花三分，餘類推。

第十四條　印花稅法第十六條稅率表第二欵性質類內所載「金融業存欵收

據除外」字樣，係因金融業存款收據屬於第四欵備考欄內舉例之存款單據，應照第四欵所定稅率貼用印花稅票，不適用第二欵所定之稅率。

第十五條　印花稅法第十六條稅率表第九欵之儲蓄單摺，以依儲蓄銀行法設立之儲蓄營業所發者為限。

第十六條　印花稅法第十六條稅率表第十八欵合資營業之字據，並無未滿若干元者，免貼之，規定其每件金額不及一百元者，仍應照貼印花稅票。

第十七條　依印花稅法第二十條之規定，分別裁定罰金時，各件中如有按照第十八條一項之規定，其處罰數目，不滿三元者，應先依照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裁定之，然後合併處罰。

第十八條　印花稅法施行後，所有印花稅暫行條例及各省單行章則，暨財政部以前核准免貼緩貼或減貼印花之各成案，一律廢止。

第十九條　本細則與印花稅法同日施行。

高等法院及分院處務規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高等法院及分院處理事務，除法令別有規定外，依本規程行之。

第二條　法院文件以該院或院長名義行之，但應以民刑事庭或書記室名義行之者，不在此限，檢察事務分別以檢察處，首席檢察官，檢察官，或書記室名義行之，文件遇有會銜必要時，以院長及首席檢察官名義行之。

第三條　法院辦公時間，依司法行政部命令辦理，其事務緊要者，得延長之，休假日期依法令之所定，但應派員值日。

第四條　辦公人員每日應親註到散時刻於考勤簿，如因事故不能到院時，應填請假書向長官請假。

第二章　院長及首席檢察官

第五條　高等法院院長，監督該院及所屬法院，暨其他縣司法機關，並監獄看守所，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監督該院及所屬法院檢察處，並其他司法機關檢察事務。

第六條　高等法院院長或首席檢察官，對於所屬請假，辭職，或其他緊急事故，得暫予處理，或臨時派員代理，並應立即呈報司法行政部。

第七條　院長或首席檢察官行使職權，得發布命令，必要時以官函行之。

第八條　關於檢察部分增員加俸事宜，首席檢察官應會同院長，呈請司法行政部核辦。

第九條　院長應就簿表及其他方法，考查所屬職員辦事成績及其操行，首席檢察官考察所屬職員辦事成績及操行亦同。

第十條　院長對於所屬各院審判事務，首席檢察官對於該區域內檢察事務，得考查其進行程序，並應注意審限。

第十一條　關於本院行政事務，院長為徵集意見，應召集所屬職員會議，其出席人員，得提議事件，但不採表決制，前項會議，首席檢察官，檢察官，書記官，均得出席。

第十二條　院長或首席檢察官，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資深庭長，檢察官，或院長指定之庭長，首席檢察官指定之檢察官，分別代行其職務，並應呈報司法行政部。

第十三條　法院司法警察之進退，獎懲，及訓練事宜，由首席檢察官會同院長行之。

第十四條　首席檢察官為偵查及調度司法警察之便利，應與該管長官會商辦法，令行所屬檢察官辦理。

第十五條　法院行政事務，除本規程及其他法令別有規定外，由院長行之。

第三章　民刑事庭

第十六條　民刑案件，應依收文號數及性質，按照事務分配之，其配受之推事，因事故不能担任者，應由庭長自辦，或指定他庭員担任，或與他庭員配受之案件互易。

第十七條　裁判之評議簿，由庭長負責保管。

第十八條　配受案件之推事，擬定裁判書，經審判長核定後，應送院長察閱。

第十九條　民刑事庭推事，每屆月終，應將本月未結案件，開具理由，送由院長核閱。

第四章　檢察官

第二十條　檢察官事務之分配，由首席檢察官定之。

第二十一條　檢察官撰擬文件，應送首席檢察官核定。

第二十二條　檢察官辦理案件至相當程度，或有特別情形時，應即報告首席檢察官，在院外辦事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　配受案件之檢察官，每屆月終，應將本月未結案件，開具理由，送由首席檢察官核閱。

第五章　書記室

（第一節　通則）

第二十四條　書記室以書記官長或主任書記官，及書記官組織之。

第二十五條　法院書記官長，承院長命令，處理書記室及院內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書記官，檢察處主任書記官，承首席檢察官命令，處理書記室及處內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該處書記官。

第二十六條　書記官長，主任書記官有事故時，應分別呈明院長，首席檢察官，指定書記官代理其職務。

第二十七條　書記官有事故時，由書記官長，主任書記官，指定其他書記官代理其職務，並分別呈明院長，首席檢察官。

第二十八條　高等法院置文牘科，民事科，刑事科，監獄科，統計科，會計科，各科置主科書記官一人，其事務較繁者，得分股辦事，高等法院分院，及事務較簡之高等法院，得不分科或併科辦理，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處，得就事務性質，指定書記官一人或數人，分別辦理紀錄，編案，及文牘事務，毋庸分科，第一項主科書記官，得兼任之，各種應用簿冊由司法行政部定之。

第二十九條　書記官於配受文件，應立即登入辦案日記簿，其有疑義或關重要者，應向長官請示辦法，但民刑事件，應先送配受該案之庭長推檢核閱。

第三十條　承辦文件，應注意左列事項，一，應編新號之件，即用卷面裝置，二，分別速辦或緩辦之件，其應緩辦者，須註明理由，送呈長官核閱，三，應按限辦理之件，於文面卷面須註明限期，四，應會同或會銜之件，即時會商辦理，五，應移辦之件，須立即移送，并於收文簿內記明。

第三十一條　承辦文件，除依法令屬於書記官職權者外，應送主管長官核閱後，再送院長或首席檢察官核定。

（第二節　文牘科）

第三十二條　文牘科掌左列事項，一，撰擬文件，保管印信，律師登錄及本院暨所屬職員任免獎懲事項，二，收發文件，并繕狀處，問事處事項，三，保存卷宗事項，四，其他不屬於各科事項。

第三十三條　訴訟卷宗及行政卷宗，應分別保存，訴訟卷宗并應依結案年月順序，分別民刑編號保存之。

第三十四條　保存之文件，非有調取權人署名蓋章，不得檢付，調取卷宗時，應立即登記卷宗調取簿，退還時亦同。

（第三節　民事科）

第三十五條　書記官接收訴訟文件，應按照收受日時，立即登入收案簿，分別新舊案件，送庭長核閱。

第三十六條　書記官應將其經辦事件及收發之日時，登載事件報告簿，逐日送由配受推事轉送庭長核閱，逐日審理案件，應先期登記審判報告簿，送院長核閱，其定宣判案件亦同。

第三十七條　書記官應於每月上旬，將上月份庭長推事受理已結未結案件，造具月表二份，送由推事轉經庭長核閱後，以一份送院長，一份送統計科。

（第四節　刑事科）

第三十八條　書記官處理事務，除本節另有規定外，準用本章第三節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案件確定後，應將裁判正本，連同卷宗，移送本院檢察官，其已執行者，應於已送文內記明。

（第五節　監獄科）

第四十條　監獄科掌左列事項，一，監所之修建及改良事項，二，監所之作業，教誨，及教育事項，三，監所之戒護，給養，衛生，及醫治事項，四，人犯之出入，及脫逃，緝捕事項，五，關於監所之其他事項。

第四十一條　書記官對於監所應行改良事項，爲簽註意見，或擬具計劃，陳請院長核辦。

（第六節　統計科）

第四十二條　統計科掌編製表冊及核轉各種統計事項。

第四十三條　編製統計，應以各種簿冊書表及各種文件爲根據，其重要之點應付說明。

第四十四條　檢察處書記官，應將有關統計材料，按時送科編制。

第四十五條　轉報所屬各機關表冊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原報表冊有錯誤時，應予指正或更正，二，原報表冊無錯誤時，除留存一份備案外，應迅予轉報，三，逾限未報者，應予催告，於必要時，並將情形報告長官。

（第七節　會計科）

第四十六條　會計科掌左列事項，一，本院及所屬各機關收支，概算預算，計算決算事項，二，民刑事狀紙，司法印紙請領及發售事項，三，關於款項出納事項，四，關於司法收入整理事項，五，關於案內之款項物品保存事項，六，關於購置物品及丁役訓練管理等庶務事項，七，其他會計事項。

第四十七條　主科書記官，在統一會計制度施行以前，應遴選有會計學識經驗之人員充之。

第四十八條　關於監所收支之概算預算，計算決算，應會同監獄科辦理。

第四十九號，計算決算書單，領款總簿，收支對照表，及俸給薪津工餉等簿，應按時呈送院長核閱。

第五十條　法院一切款項，應存儲於國家銀行，如當地無國家銀行時，應存儲於其他殷實銀行或商號，前項存款數目及利息，應於結帳時期，專案報部。

第五十一條　書記官長及主科書記官，對於左列事項，應負精査之責，一，每月支用之款，是否超過預算，二，每月結存之款，是否與現存數目相符，三，收支各項單據，是否完全，四，支用各款及購置物品，是否核實。

第五十二條　保管現金及案內貴重物品，均應詳細登記保管簿，並逐件標明號數。

第五十三條　會計科簿冊，於每週之末，由書記官長分送院長，首席檢察官核閱。

第六章　附則

第五十四條　高等法院及分院並其配置之檢察處各種處務細則，得由各該院處自行擬訂，呈報司法行政部核定備案。

第五十五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躊躇

蹇先艾

一個嚴冬的晚上，在草藥販子朱二的家裏。雖然是隨時都被風吹得倒的茅草棚，但因爲裏面住得有好幾口人，我們不能不說牠是一個家。

喀喀喀……洋鐵壺的開水在草棚的中央停止了沸騰，三隻腿的火盆的灰堆上面，早已看不見紅炭的影子，連一絲熱氣都沒有了。替代水聲起來的是斷斷續續小孩子輪流的咳嗽，活像兩個苗子在那裏吹蘆笙一樣，調子却沒有那樣好聽。這邊剛剛寂滅下去，那邊床角更軟弱的狂咳又接連起來。氣管的抽搐震動得十分劇烈，釅痰嗚嗚地在喉頭嘶響着，爬不出口。兩個孩子傷風的症候都不算輕，完全由於母親的傳染：因爲他們永遠跟她在一塊兒睡。

母親是一個中年的鄉下婦人。雖然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臉色慘白得像一張紙，病總算好了一多半，她已經坐得起來了。她一點不會保養，傷感毀壞她，比疾病還要厲害；她這時正坐在黑暗裏不住地揩眼淚。右手緊緊地摟住咳着雞鳴聲的小女孩，她的一雙眼睛都盯在她的臉上。小孩子太可憐了，很吃力地咳着，熱淚在臉上亂流，眼睛却睜不開。鬍鬚蓬蓬的父親睡在牀的另一頭，看護着大的一個男孩子；他的頭髮很長，從被窩裏露出一副浮腫的臉來。看樣子，絕不止十二歲。朱二滿臉粗肉，神情却很和藹；他的耐性，尤其值得令人佩服。只要小孩子一咳嗽，他立刻就爬起來，忙着撥那盞桐油瓦燈。瓦燈好像在故意給他們爲難一樣，燈草只剩下一根了，油慢慢地燃乾了，只留着一些沉澱；無論你怎樣把她撥上去又撥下來，也很不容易增加一絲絲光亮。他很悽慘地向他的兒子喊道：

『大娃，吐，吐，吐，吐在痰盒裏頭吧；痰吐盡了，就不會再咳了，乖！』

說着，一面便把一個紙烟筒遞過去。這就是大娃很講究的痰盒，父親費了很大的力量，（也可以說很有面子）才從鄰居張廚子那里討來的。張廚子雖然時髦，會跟協臺壩中學生一樣學吸紙煙，却不常有錢整筒去買。從前他買過一筒紙烟，後來把鑌鐵筒用來裝了菜油，幾乎沒有人不羨慕他手面的闊綽。」

大娃明明沒有睡着，眼睛也和他的妹妹似的睜不開，痰始終沒有往痰盒裏吐一口，在牀上翻騰着，拚命大咳一陣，又轉過身去，怕看那微弱的燈光。父

親本來沒有病，看見家庭中這種情景，心裏的抑鬱不舒自然就無法避免。他的身子也像鯨魚類困在陸地上一樣，沉鬱的空氣壓迫着他，在床上側過去，又使勁翻過來。既然闔不上眼，他的視線又不忍心老看小孩，便移到對面板壁上去了。他的妻子的那件黑衣服——他覺得奇怪——爲什麼一定要掛在那裏呢？同縣當門的警察的服裝是一個顏色。這件衣服，如果把牠撕成碎片來打布殼多麼好！這樣一個使人看了不快活的東西！然而撕碎了之後，又要做一件別種顏色的新衣服來替代：那里去得這些閒錢來呢？思想永遠是和事理離得很遠的。

「爲啥子草藥婆婆拿草藥害了幾條人命，就什麼人都禁止起賣草藥來？難道說吃飯吃打了呃，從此就應當把飯碗放下不成？那是她們自己醫道不高明，用錯了藥啊！怪得誰！」那件黑衣服又勾引他想起前兩天發生的那件事，——不如說前兩天他受的那場閒氣。

朱二照例每天都要把一筐草藥揹到孟家街去的，榮興盛香蠟舖的櫃台底下，便是他的臨時售品所。他的生意幷不因爲福祿堂之類生熟藥材店的發達而變得蕭條，一天至少總有幾百吊把錢的進項。沒有財力去照顧那種大模大樣的藥店的窮家小戶，都能毫不吝惜地在這小攤上化上幾十文。自然一半也由於他的貨價比普通都賤，而且給的分量特別多。但是那天早上，他揹着筐子，剛走到螺螄灣的時候，一個破鑼似的嗓音把他的脚步停止住了：

「朱二哥，你的胆子眞大！怎麼今天還擺草藥攤子呀！也不怕着縣裏頭抓去住班房！」

他回過頭去看，認得是賣白菜的李老七。他臉紅筋脹地向他趕來，肩上挑着的沉重擔子還格支格支地響。

朱二仍然往前跨着大步，氣憤憤地大嚷道：

「怎麼擺草藥攤子難道都犯了王法！」

「你不曉得這幾天縣衙門抓了好幾個草藥婆婆去了嗎？說是要槍斃咧！幾個婆娘的人命都送在她們手裏頭。太殘忍了！人家有了喜，她們給人家打藥吃。」

「那是草藥婆婆的事，同我有啥子相干！」

「聽說因爲這個緣故，縣衙門連草藥都禁止賣了！」

「大概是你一個人聽說吧！我怎麼就沒有聽說呢？」草藥販子的頭腦太簡單，總以爲白菜李在跟他開玩笑，扳着鐵青的臉，走得比鳥飛還要快。

李老七的嘰咕的語聲漸漸地遠了，朱二不知不覺地便走近人烟稠密的孟家街。放下背兜，先歇一口氣；然後把那些樹根子樹枝子似的草藥一捆一提地從

背兜裏取出來，順便清理一下，把帶得有土塊的抖兩抖，只有那成了人形的何首烏，被他看得最貴重，是輕手輕脚地攔在地上去的，怕碎斷了，賣不出錢。這東西有時挖好幾塊土，也找不出一副來。成人形的更難找，起碼牠得有幾十年的壽命。

這天事情有點奇怪，白菜李的話並不是完全無根：整個上午竟沒有一位主顧到他的攤子上買一個銅錢的東西。連許多過路的，搖頭晃腦的鄉下人走到這里，看見那座草藥攤子，就彷彿碰見毒蛇一樣，遠遠地跨着慌亂的脚步，便躲開去了。朱二想不通這有什麼用意，自從他做這項小買賣以來，生平所遭逢的冷落的待遇，這還是第一次。天空雖然很陰霾，好像要下雪。他抬起頭來，默然地望了一望，經驗告訴他：時間已經到了正午了。他於是就想起這是他應當收攤子的時候；因爲妻子兒女都在害着很重的病，沒有人像從前那樣會給他送飯來，只好做半天生意，就匆匆地趕回去。一則是借此解決他自己的午飯問題，再則是他可以熬一點藥給他的妻子兒女吃，略微盡一盡做丈夫的和做父母的心。其實朱二家裏也就再沒有誰了，除了本人動手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剛彎下身去整理那些氣息奄奄地躺在那里的藥材的時候，冷不防後面有人在開始襲擊着他；拍的一聲，他的屁股上早沈重地挨了一脚。氣憤塡滿了他的胸膛，身子趕忙挺直起來。「媽的個×」這幾個字本能地便迸到嘴唇邊；但是一回頭，像饑的兇罵立刻就縮回去，他的臉色簡直變得像死人一樣。

「狗×的！老子×你的媽！你這個雜種的胆子眞算大！難道你是睜光瞎，就沒有看見街上的告示嗎？」

縣當門的黑衣警察，那神氣有描寫不出來的猙獰，像一尊把守古廟的山神站在他的面前。

「老爺，我又沒有犯王法！」眨着呆笨的兩眼，立刻變成了一個傻子的神情，草藥販子半天才說出這樣一句話。

「你還敢跟老子拌嘴！」說着，巨靈的鐵掌又向朱二右頰上飛去了；對方一閃，算是沒有打着。

朱二的身子不住地往後退，不住地鞠躬，嘴裏喃喃道：

「這是爲啥子，啥子事？眞是黑天冤枉！先生！先生！先生！」

「昨天縣衙門新出的告示，不准賣草藥，你裝瘋！作算你不認得字，難道說耳朵也聾了，聽都沒有聽見人說嗎？」

鄉下人很恭敬地向警察又鞠了一個躬：「眞是沒有聽見說。先生！我這就收攤子，再也不敢賣啦！」

「早在做些啥子呢！賤東西！」警察的氣燄越發勝胃起來。「我不來，你

的攤子也就不會收！是不是？」

口裏詈罵着，他的高大的身軀便跳起來。脚上的皮鞋這時變成他最精良的武器，趁對方沒有注意的時候，又一度凶猛地踢出去，正正踹到朱二的大腿上。

草藥販子最後也激動得鼓脹着臉了，真像一隻痲背的蝦蟆。『同他拚一下命吧，這個狗仗人勢的傢伙！』不過一想到妻室兒女還在家裏盼望着自己回去的時候，立刻一個可憐的念頭又升起在他的心中，『萬一我坐了班房，大娃的媽們又怎麼辦呢？』火氣和驟冷時的寒暑表差不多，很快地就降低下去了。

警察似乎探出了他的心事，這樣問道：『你這個笨蛋，真想坐幾天班房嗎？』

『不，不，我不想；你既然不許賣，我不賣就是了。』

警察不由分說，把他朝櫃台邊亂推。他剛剛拿在手裏的草藥，又零亂地落到地上去。成人形的何首烏，在威風凜凜的警察的脚下被踩出了白漿，這是一件比隨便什麼都更痛心的事。

看熱鬧的人是越集越多了，一層一層地圍攏來。好事的人們一大半把這件事當做『西洋景』看；有幾個認得他的人倒是真心地同情受難者；然而對官府照例沒有法子說話，只好走過來勸朱二，拉着他向人叢外面走。

『收拾起走吧！收拾起走吧！朱二哥！這樣的年辰，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們都曉得你是吃了認不得字的虧，那個讓你爹媽小的時候不叫你讀書！啥子生意做不得，就一定要賣草藥！縣衙門都不怕，你是不是要到老虎腦殼上去扯毛呢？』

『這位先生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也請吧！』一個老人却和顏悅色地替代朱二來央告警察。『他一個鄉下人，曉得什麼。明天他要是還在這里擺攤子，我們再也不來管這些閒事了。聽隨你老人家把他帶到衙門去。』

…………………………

從金家醬園借了幾十個大銅殼子，揹着了破碎的草藥的背兜往家裏走，不是出於自願的，是被強迫的；一個人的處境是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凄涼的了。不肯空手回家的原因，是怕他的女人發覺了這段事的經過。在平常本來沒有什麼；如今她在病中，情形自然就大大地不同了：一件小事的心煩，誰都明白會把病人轉移到更壞的，更絕望的境地裏去。

他一連兩三晚上都在咬着牙，周身發抖；這件事的回憶像一條蛇在咬嚙着他的心。因為身體的翻來覆去，將牀板都弄得光當地亂響起來。朱二心裏的憂鬱實在關不住了，一聲沉長的歎息在黑暗的空間中開始迴旋。

「大娃的爹，你在做啥子？是睡不着嗎？已經在打三更了啊！」朱二的妻悽然問道。

（街上木梆子聲和銅鑼聲由近而遠，清澈地響着。）

女的是一個長期失眠者，靜聽着她的丈夫在床上的展轉。這是一個身體强健的人很稀有的現象。他從前是一上床就睡着的，而且還呼呼的打着鼾，隨你怎麼叫他也叫不醒。孩子們病了，不只一天了，他今夜分外的紛擾的原因，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女人的懷疑。

男人有半天沒有做聲，後才好像「借他的穀子還他的糠」似的，不高興答道：

「睡你的吧，不要來管我好了！你的病並沒有見好啊！」

「大娃的爹呀，你莫要再來傷我的心了。你看，可憐這兩個娃兒病成這個樣子！唉！我不管你，你說，叫那個來管你？」（含淚的聲音在寂寞的室中更顯得淒楚。）

大娃聽錯了，以爲有人在叫他；想答應，喉嚨被痰塞住了，喀喀喀……地又咳起嗽來。

「吐，吐，吐！大娃！」父親一面端起痰盒，對着大娃的嘴，一面向母親說。「我想明天起身到巴縣去咧，在那里不管是做生意也好，下苦力也好，我想總可以多攏幾個錢回來。我們這一家子像如今這樣鬧下去，恐怕要不得了。」

女人有點焦躁起來，責備道：「你昨天跟我說這個話，今晚上又跟我說這個話，我眞不愛聽啊！你爲啥子一定要走呢？」

「你不曉得，巴縣是水陸碼頭，那邊找事情也容易，就是做生意也好賺錢；死守在這里幹啥子呢？況且我們如今又是正在需錢的時候。」

「等我們的病好了再走也不遲呀！難道一定就爭持在這兩天？」

「機會再錯過不得啦，你們的病馬上又不會就好。等你們，天曉得要等到那一年！」

「你眞的這樣狠心，就不能多看我們幾天嗎？」

「沒有法子。——我一到那邊，就寄錢回來給你們喫藥。你們的病自然也就會好了。說不定，事情順遂，我還要來接你們呢。」

「大娃跟小妹病得這麼厲害，你眞忍心走嗎！」她說着，低頭嗚咽起來了。

丈夫也忍不住直淌眼淚。不到外縣去找一條出路，這一家又怎麼能過活得下去！本來從前是四根柱子把這個家庭支起來的：朱二嫂從各處領些衣服來洗，鞋脚來做，大娃賣報，小妹打猪草，朱二哥自己擺草藥攤子。現在他們一病

，幾百斤重的一根擔子便壓到他的肩頭上來了。他的情形的可憐與可怕，正好像一個啞巴客走到了前面是懸崖後面是深壑的半山上。

「大娃的媽，那麼，請你給我想一個法子吧。」朱二絕望和憤懣參半地擁被坐起來，含淚的眼光掃到朱二嫂的身上。

「從前你擺草藥攤子，肯信就不是一樣地過日子嗎！」

「從前有你們的幫忙呀，你哪里會曉得草藥如今縣衙門出了告示不許賣了！」這兩句話幾乎要衝口而出了；但是對方聽見之後，應當怎樣地傷心呢！朱二終於懸崖勒馬地遏止住自己，於是回答變爲短時間的沉默了。

「我們永遠要聚在一起呀，我們母子三個情願死都死在你面前。」

「你爲啥子總喜歡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

妻子找不出什麼更充足的，阻止他的丈夫遠行的理由來。「愛情」這一個新名詞，窮人和鄉下人的辭典上是找不到的。她只覺自己缺少能力去忍受那種分割的悽慘，眼淚像珠子似的在臉上亂滾着。

「大娃的媽，你怎麼這樣不明白呀！你要曉得我們現在缺少的就是錢；有了錢，還怕你們的病醫不好嗎？省得如今天天吃草藥，吃了又不靈！」

「…………」

「我看只有到外縣去這一條路！」

小女孩口裏忽然喃喃地說着囈語了。朱二嫂連忙伸手去摸他的前額，燒得比火還燙。她一面歎喟着，一面向她的丈夫說道：

「我真不懂，你做啥子一定要走；巴縣比不得省城，你這一去，又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夠回來的。好幾百里的路程呀！還要爬高山，坐划子；路上如今又不清靜。算不到就着兵隊拉伕拉去，娃兒們病又這麼重，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們怕連人影都沒有了啊！」

「我的老天菩薩！」草藥販子悲愴地望着頂棚喊道。「你叫我怎麼辦！人是不准走的，大家又要吃飯，病也要錢來醫呀！盡吃草藥是不成功的！」

咯咯咯…………

大娃帶着哭聲，煩躁地喊道：「爹，把燈撥亮一點，我，我…我…簡直找不到痰盒！」

痰盒還端在父親的手裏，立刻就遞到他的面前。朱二並沒有去撥燈，明知道油乾燈草盡了，撥也沒有用。腫臉的大娃從被窩裏一翻身，爬起來了。抓住痰盒，咯咯咯…………又是一陣大咳，好容易拚命似的才吐出一口膿痰。

茅草棚裏有一種撕裂紙片的聲音。丈夫很警覺地諦聽着，以爲是小偷，故意發出輕微地咳嗽來，目的是在想把那

個奇異的聲音壓下去。

「是貓。」朱二嫂對於這個聲音早聽慣了。

沈默了半晌。

一切雜響停止了之後，朱二又開始向他的妻子開導：「大娃的媽呀，你的腦筋爲啥子總是轉不過灣來呢？像我們這樣過苦日子是不行的！沒有錢來醫病，我守着你們，你們真的就會好起來嗎？只有天菩薩曉得！」

「我就不准你走，我懶得跟你講理了！」女人哀傷的哭着，身子倒在板壁上去。

咯咯咯……………

兩個不爭氣的孩子在床上一唱一和地又咳起嗽來了。

夜還是在無盡地延長下，除了寒冷之外，室內和室外都瀰漫着黑暗和陰沉，象徵這草藥販子一家四口的生活，目前很難看見一支燦爛的火炬的揮舞，只有那盞苟延殘喘的桐油燈在牀邊不明不滅。……

「明天到底走不走呢？」朱二陷在躊躇的泥濘中了。吃飯，……吃藥……賣草藥……兩個娃兒的病……到巴縣去……夫妻的恩愛……一大串思想這時像滿天的蝙蝠在他的簡單的頭腦裏打轉起來。

談蒲扇

晉稷賓

蒲扇又喚作蒲葵扇，或葵扇。是以蒲葵葉製成的。就是通俗所謂芭蕉葉。本草釋蒲扇：

「以香蒲製成之扇也。軟滑而輕便，極適於用。」

至於蒲扇的起源，大約在晉朝已經有蒲扇了。據晉書謝安傳：

「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蒲扇之所以普遍的受人歡迎，不外因爲價格賤。每柄的代價，不過數枚銅元。無論販夫走卒，都可人手一柄。不比什麼摺扇，團扇等等非有閒階級不能使用。在赤日當空的時候，勞苦的人們工作完畢，累得汗流浹背。這時坐在樹蔭下用蒲扇搧着，自然覺得遍體生涼。異常舒適。這實在是窮苦同胞在夏季惟一的一付清涼劑。

一個女人的死（續）

夏英喆

三

日曆不停的飛扯中：花逝去燦爛的青春，樹罩上焦黃顏色，候鳥們結隊南歸，風淒厲地吹；秋天到了。

長期中身心都受着熬煎與折磨，精神物質方面又毫無滋補；雖使一條鐵漢子，也會有一天頹然地倒下來的時候；所以妻之時常臥病也就不足訝異了。

家庭中無線電從早到夜開放着；廳堂院子裏時時有着國劇的排演和清唱；佳賓滿座的時節，飲酒行令；陰雨連緜天又竹戰通宵。當人們把全般精神放在這些事情上來娛樂自己時，妻，可憐的詩人，在她空虛而苦悶的心裏感到的却是無上壓迫和嘲笑；她只有拿厚的棉被蒙着臉自己哭泣。

想着睡不能入夢；坐起來，噪雜嬉笑又使人心痛。振作，起來振作，堅強的意志是可以克服一切磨難；我有一雙結實耐勞的手，我也有健康無畏的精神，只要不萎靡，不暴棄，死去的光榮可以恢復，陷溺的靈魂又何愁不超昇。我不是弱者，我要做個勇士！——蒙着淚濕被哭泣時候，妻對自己這樣喊着，驕傲和自信浮在臉上了。

近來妻確是健康些了！晚飯後，妻常默坐在燈下，找她自己的安慰。或是翻書本，或是寫東西，或是俯下頭來悠悠的想。這樣，雖常常忙到深夜，而她只感到興奮毫無倦態。但是神總是殘酷的，他對於弱者壓迫，可能時總是有加無已，必使你不能動轉不能喘息而後已。幾天後，這種幸福就被奪去，那是每晚妻剛剛開始工作不久，燈就無情的倏然滅了。原來每晚十點鐘總電門就閉了。這是一道新令！妻無話可說，丈夫也很自然。丈夫根本厭惡女人讀書，女人弄筆墨；因為女的越讀書，越難纏，越難纏就越愛哭，也就越不易供。女的弄筆墨呢，都是玩小聰明——他其實是不會讀不屑讀女人的作品，所以這麼想和肯定，乃因女人無往而不比而不應比男子渺小的鐵律——寫來寫去把心野了，家事沒有心管，精神跑到外邊去了。這樣一來，對於丈夫正是莫大的損失。所以晚間十點鐘閉電門，白天她沒有工夫忙她自己的事。這才是丈夫的運氣福氣。

「天天關燈那麼早，真悶死人！明兒帶幾支洋燭來好嗎？」

「洋燭幹什麼用？夜間我們有手電燈。」

「讀幾頁書呢？手電多麼不方便！」

「看書有什麼用？糟榻工夫費腦子；字多寫了也傷精神，你看你自己消瘦成什麼樣子?!說這話並非買燭問題，實在，你已經是結了婚的人，還和書本發生什麼關係呢？因爲愛護你，所以不得不這樣限制你。」

「愛是另一問題，目標也有研究。我奇怪你，結婚的女人，就不應和書本發生關係。那你以爲女人結婚後該怎樣呢？」

「我嗎！我可以用所有的做丈夫的名義大聲的說：」丈夫搖搖頭抖擻着精神，「我們娶妻子在白天是：做飯，刷碗，洗衣服，清理屋子和補襪子；瞧！——丈夫伸出脚來，我這隻襪子，睜着一隻眼睛，就是你不盡職的地方。哼！在晚晌……丈夫狠狠的眨了妻一眼，晚晌不准亮着燈火招引蚊子！」

妻看了丈夫一眼：「假若妻子她可以做比你列舉的事情更有意義的呢？她是否也應拋棄？求知和工作是生活裏的味精，拋棄牠們，生活便失去人生解釋。爲一個人盡忠盡孝，我也許不如牛馬奴隸們，給牠們主人那樣大量的歡喜與滿足；但是爲社會，爲大多數人服務，我要比你們男人，尤其是只求「吃飯睡覺」滿足的男人們，更勇敢，更熱心！」

「爲多數人服務。那叫扯淡！」丈夫輕蔑的冷笑了。「一個娘兒們……」——妻捕了丈夫一眼，忍耐下去了。

「我說：一個娘兒們，總是好虛榮，出風頭，拿着現眼當露臉！男人做事的社會，你婦道們摻進去，有什麼意思？工作呀！勞動呀！這都是你的格言，你的信條；可是連丈夫一個人也伺候不好！」

「你的意思：女人生生世世是男人奴隸了！」

「也別那麼想，男主外，女主內，我賺錢，你看家，才是正規矩。像你能寫信，會記賬，將來有了兒子，教給他認字塊，你就是呱呱叫的媳婦了！在我們家的媳婦裏，雖然你排行第二，你也是領隊第一了。做事，沒有一點舒服。作詩作文，成功詩人文人，又有什麼用？不能吃也不能穿！你不要又駡我腐化和封建思想太深，我並不贊成女子無才便是德那句話，我也歡喜有點學問的婦道，譬如我聽說你有女詩人的頭銜，我就覺得你不錯；可是，德重才不必大，才大招禍；學問深，是非多；所謂明哲保身，這不是腐化和頑固呀！爲愛你，才爲你打算；不要辛辛苦苦了，放鬆自己吧！」

「放鬆。活一天生活就得緊張一天；求知和進取不是男女或已未婚的區別，而是人生有無意識的分野；人，要有

做人的工具，做人的態度；不能只求官能的滿足……」

——拍的一聲，燈又閉了房裏漆黑。

「得！還吵吧！」丈夫勝利地笑了。

另一個晚間，妻趕在息燈前，忙着完成一首「籠鳥之歌」的長詩，她異常興奮的，等候丈夫歸來給他一讀，可是整個夜晚人沒有歸來。

次晨，人回來了。像醉鬼似的進房就倒在床上睡着了。九點鐘沒有醒，十一點叫醒又睡着了。午飯不曾吃，睡到下午兩點半，咳嗽醒了。

醒了嗎？妻從院裏跑進來。看見床上睡着一個人，睜大了眼睛，糊滿了眼眦。便擰一條熱的手巾爲他拭了臉和濃的眼糊。

「來！給你讀詩。」——妻高興的坐在床沿上，展開詩頁。

「什麽？」丈夫揚着臉問。

我的詩稿，昨晚完成的；昨晚候你整夜，你不回來。」

「詩稿？什麽詩稿？」丈夫伸伸腿，瞥見紗帳邊緣爬着一個小臭蟲。

「「籠鳥之歌」，這是我很大膽寫的；你自己看，還是要我讀給你聽？」妻興奮的微笑着說。

「哦？詩稿子，有多少字？你求阿美給你扔郵筒去吧！我再合一會眼。」——丈夫安然的閉了眼臉。

妻失望極了。

妻看見丈夫衣袋裏有着一條花印度綢手帕和一排銅絲穿的玉蘭花，都拿來替他放在桌上。

清醒的時候，丈夫就告訴妻：手帕是從電車上拾得的，蘭花是原給妻帶回的，昨晚玩一夜牌，歸來就忘了。

「這末漂亮的手帕，人家會閉了眼睛丟嗎？我不想貪便宜，扔了吧！」——妻表示投痰盂去。

「哦！別！拿來吧！」丈夫焦灼的婉求着，何必暴殄天物呢？」——裝到衣袋裏，丈夫自己也甜蜜的微笑了。

「還是小器！」——妻說着很淡漠的也笑了。

爲什麽妻這樣諒解丈夫，而不去哭，吵呢？這只能去問瞭解他們生活，個性思想，和一切的聰明人們；照丈夫這樣行動妻需要不需要如別個妻一樣和丈夫哭，吵？他們聰明的人們自然會答覆的。

對於妻，丈夫方面其實是無微不至了。譬如妻無病呻吟，愛發愁，愛流淚，丈夫得小心去哄。嬸嬸大娘來了，她不和人談家常，像個傻子，丈安得替她應酬。丈夫愛玩鳥，她不替收拾籠子。丈夫愛聽磞磞戲，她把戲詞升火使用了。丈夫愛看毛三爺和胖太太，她偏不留存星期日的小實報。這些不算，便是每天晚間吧：她且蘑菇不安息呢，你叫她一遍她不理，兩遍三遍，她索性拿着書

報到外屋去了。就是明明她沒有一點事時，她要坐在院裏數星星，看着流雲怎麼變花樣；你也得依着她；坐膩了，自個哭了，你得哄；不高興呢，你哄她又把你推開老遠。她高興時候你歎一口氣，她就跑來安慰你大半天；你高興時候，說什末她也不理；除非想法子揉眼淚，不哭也抽噎，她才眞急了。唉！無法琢磨，這麼一個不近人情的人，知識娘兒們眞不是好東西呀！別人結婚是樂子，我娶媳婦，娶來了一個瘟神一塊病！倒楣！倒楣！——丈夫憤憤然了。

「你睡不睡？」

……………………

「喂！你睡不睡？老亮着燈，多麼攪人磕睡！」

「等一會。」——妻飛着筆尖不抬頭。

「來！我有一句話問你。」

……………………

「要是我馬上就死呢？你也說等一會是不是？要是我死你再嫁呢，你就不說等一會了。對不？你自己總是重於一切，高於一切；你的事是神聖事，丈夫一文不值……」

「我懇求你！別囉嗦，再一會就寫完，耐心等着，寫完時候，你作我的第一個讀者；好吧！」

「我看不下去那些玩意！」

「我讀給你聽。」

「我不要聽！」

腳蹬得床架響個不了，接着是人的恨恨聲；一會子枕頭拋下地了，茶杯也碎了，書和報紙飛起來……

「你怎麼着？又犯脾氣？」——妻痛苦的回過臉來。

「我沒犯脾氣！我問你，要你做什麼？」

「要我做什末？這話只能讓你自問自答。」——妻冷笑着。就讓我承認了這種不人道婚姻吧！我也沒有出賣自由，我今晚不過乘精神好，把那篇完成了。一個短篇東西，三天寫一段五天補幾行，我不會。你看，燭光搖搖容易嗎？別的時候又有我的時間嗎？」——妻傷心的流出淚來。

「你完全自私自利，你抱着自己野心！寫這玩意有什麼好處？那一篇也賣不了五十塊錢！別冠冕堂皇寫文章了！這裏沒有人理會，我不稀罕！」——說着跳下床來，把一疊白紙黑字的東西，抓過來撕個粉碎，「讓你寫，讓你寫吧！」嘴裏這樣嚷着時，把牠投到痰盂裏去了。

穿上長衫，提着帽子和手電，使勁把門一摔，大踏步走出去了。

這一邊，妻，如像經了暴徒刼殺，如像心顆橫罹蹂踏，半晌才痛定思痛的，把自己投在床上，撫着痛的心，流出無能的淚。

連續幾天不回來，表面上是說這場風波還沒平息，丈夫還在氣頭上，實在呢，天曉得，這才是兩願。

讓毒蛇咬噬着跳躍的心子，生活沉在淚海裏了。當詩的靈魂，捉住生命核心時，是一首優美的血淚之詩；但當血和淚滴成詩的節奏時，這詩是寫不出無需寫了。妻不願看自己舊日照像，也不願試早做的新衣；在鏡子前面瞥見自己身影時，便不禁歎息着：「憔悴了！枯萎了！十九歲青春的尖峯啊！」詩人淚下如雨了。

心的創傷，有增無減；入冬病體沉重，原不足奇了。

除去每天丈夫來的時候，有一個新傭僕人在旁照應，和這個傭僕一天送兩次飯一遍開水外，那麼直到明天丈夫再來之前，詩人房裏是沒有人跡的了。藥也不須煎，自己可以數着鐘點按時吃的。至於丈夫，他長久不歸家，這是很習慣的了。從妻病倒了之後，他就不耐煩了。

「信！二少奶奶！」只有張媽送信時，她睜開了眼，也只有信是她沙漠中之甘泉，靈魂上之救主。每次都極度興奮的收讀這些伴着火熱情感來的信；當時是歡喜得發狂，過後又傷心的流淚。母親和姊姊總是深情厚愛，反覆的勸導，幾使你從紙面上聽出哭聲。朋友們如像舉出幾十隻手來撫慰來溫暖……「唉！可憐的人們！你們怎會知道我現在的病況呢，我是連一點鐘也支持不來，無力，週身無力；便是走下床來，自己每晚扣上房門和早晨開了，也是發了一頭汗；但這乃是說身體。我的心呢是健康活生的，血還是循環得這樣快，精神之勇敢也還是萬夫不擋啊！這樣誇大着，自己也不禁笑了。是的，我怎能從一羣熱愛者手中拋棄自己獨向死亡？事業擁擠着我們的手，理想盤据着我們的腦，一切痛苦在向着我們喊叫，而期待我們援手；這樣叫我安閒的死去，我且不能瞑目。我相信自己意志和毅力，我會有一天倔强的從床上跳下來，跳出這個樊籠，飛向熱愛者之羣，那時候你們將個個為我重獲自由而歡喜而流淚；而我自己也恢復健康活潑如春天的玫瑰。親愛的人們，期待着啊，無論如何這一天是可以期待的，拿我的精神保證！」

例外的一天，丈夫歸來了。

「萍！這幾天怎麼樣？病見好嗎？」——丈夫叫着妻子的名子。

「喂！萍！醒醒！我回來了。」丈夫挨着床沿坐下來。

「萍！喝水嗎？頭倒不很燒。」——摸一摸妻的額。

妻睜開眼看見是丈夫——「你回來了！」

「你又瘦了！唉！每天的藥你都按時吃嗎？我時時刻刻都惦記着你！我身

歸在外，心實在家，在你身旁。」

妻表示感謝與滿足。

「處裏事忙，脫不了身，大夥兒都住那兒了，我自己回家不好意思。你會信我的?! 無需我解說了。淬！是麼？」

妻毫無遲疑地點點頭。表示相信。

「唉！你說話呀！趙大夫藥有效嗎？」丈夫焦急着。

「藥很有效，能治病…………」

「唉！你又傷感了！養病要緊啊！你怎麼這樣讓人着急呢？」——丈夫掏出手帕給妻拭淚，並吻妻；妻推開了。

「我這麼多天才回家一次，你都不給面子！推開我不太無情嗎？你什麼意思呢？」

「面子預備給神看嗎？我們都自然一些，不好嗎？身心矛盾的事情，對於自己不僅是滑稽，嘲弄，虐待而且是罪過！能越少越好！」

「你好像生氣了，你疑心我或不滿意我嗎？」

「絕不！」——妻爽利地回答。

「喂！這是關於你的事了，孫三爺問我：你媳婦常在××刋上登稿子，最近有一篇什末小鳥唱歌，很有意思。我說不知道，是的麼？××刋上有你作的小鳥唱歌？」

妻失笑了。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有什末事要我替你做嗎？」

「還不到時候呢！」

「又說這個！多末不祥！看你病勢沉重，明天換一位大夫吧！你安心靜養，自然好得快了。今天處裏事忙，還是要趕回去，別焦急，只要抽出空一定來看你！」丈夫溫柔地說。

「嗯！好極了！」——妻回答。

「我走了！你要吃什麼叫張媽替你做。」——丈夫鍾情地為妻理一理枕被，斟一杯白水；便輕聲退出房來，匆匆地走了。

新淚滴在舊痕上，傷心重惹憤懣情；妻痛哭得忘記服藥，忘記一切；直到疲倦，和淚睡着了。

飛雪片詩人是聽不到的，只有雪中夾雨點，詩人知道外面是什末天氣了。一叠日子過去了。人沒有掙扎出來。每天丈夫自來自去的試試體溫，聽聽脈；放下藥走了。病是減輕呢或是加重？要怎樣調護呢？還是怎樣使病人舒服點？這些在這裏都是談不到的。

「信！二少奶奶。」——是一天丈夫走後，張媽來送信。

「給您放這兒吧！」

呦！您怎麽啦！——女傭扶抱着詩人變了顏色，岔了聲。

「二少奶！二少奶！……二少奶……」女傭拚命喊叫。

人悠悠地醒來。

「您怎末啦?!二少奶！嚇壞我了！二少奶……」

「啊！什麽？」——妻睜開眼，無力地把房裏一掃。

「您躺着，我叫老太太去。」張媽給詩人一點白水送進嘴去，飛步跑出房去。

「老太太！二少奶不行了！您快過來！」——張媽惶急地從房裏一直喊到院裏。

「你給××處打電話去，×局一四七；叫二少回來。」

××處二少沒有在，聰明的聽差跑到什末地方找來的二少。

丈夫帶着醫生跑來了。房裏是好心的女傭在招扶着妻。

「强心針！越快越好！先生！」——丈夫聲音顫抖着。

「這怕很難！脉搏……」醫生咽下去半段話，忙着注射了一針。

第二針。

妻流出眼淚。

丈夫貼近妻的耳朵說：「我委曲你了。」

「我也對不住你，你怎麽知道的回來？」

「張媽打電話說你不好，我放下耳機，立刻請陳大夫，一起坐汽車來了。你怎末呢？前天我走時你還是好好的？前晚有人請客回不來昨夜下雪，誰知你今天鬧這麽利害呢？」——丈夫眼睛也濕了。

「我能活麽？」——妻乞憐地向着大夫。

「能！能活！」——大夫掩起良心來回答。

張媽這才鬆放下心來，說着怎樣送信；怎樣發見……

「有我的信嗎；」——妻有精神了。

「是的！二少奶奶！您的信；要不還……」

「快拆開讀給我聽。」

丈夫擱不下，只好低聲，爲她讀着。

「摯愛的妹子：你現在好嗎？唉，郵差每天從門前走幾趟，每次都使我失望。爲什末你還不健壯的坐起來，給我

寫封信呢？便是紙上只有你寫的一個字，我也飛跑着送去給母親看啊！母親因了想你，簡直自己病了。這裏幾天來風雪交加，天地變色；江南尙如此；北國何堪？想你的人們，是只有加緊的鎖眉了。母親每天更不思飮食，昨兒睡到中夜，自己忽然哭醒，她說無論如何，非去看你不可，但是妹子！千把里路，談何容易啊?!」

妻軟弱地哭了。但是懇求着丈夫繼續讀下去。

「你的長詩「籠鳥之歌」發表，如像見到你雄健的容姿；我已讀了不止百遍；「……飛！鼓起翅來飛；衝出鐵籠飛！向上飛，向遠飛，向光明大路飛，飛到雲端向人間呼喚。爲了理想；爲了意志；爲了比生命更重要的自由；不怕艱難；不畏險辛，更不許中途折回。……」妹：當我歎息你爲病魔纏繞的不幸時，我更佩服你不屈不撓的精神，你有鐵的意志；鋼的背骼，沸騰的血；不怕折磨的生命和一顆自尊自信自愛的心。你現在雖爲病魔纏繞，或爲一些瑣碎所苦；但比起嘗遍人間一切苦辣酸鹹味；才成功一個不朽的英雄事業，則你會自覺渺小了。在你的詩裏雖充滿了奮鬪勇敢的精神；但隱痛憂鬱的氣氛，却隨時可以嗅出；這一點似乎是你的軟弱。因了沒有一個英雄是躺在搖籃裏，讓甜蜜的睡歌唱成功的，所以我們總相信痛苦折磨是幸福與健康之路。忍耐吧！在忍耐中振作；在困難中努力；這不僅驅走了病魔，且足以克服一切。當你的生命巍峙在你光榮的成就上時，你的靈魂微笑了。那一切瑣屑何足掛齒呢！

就這樣吧！願你靜養，早復健康，並盼能速來信，以慰這一羣焦灼的心子！」

「完了嗎？」

「完了。」

「我沒有委曲了！告訴…姊…姊………我…不能………寫……回…信…了……」

病榻上

遠近的汽車呼嘯着
在窗外的丁香樹下馳過，
屋角的電燈抖出淡黃的輕波。
鄰室創傷的生命底陣陣哀號
呼喚死神底巨掌伸進窗檻，
將銀色的，凝固的夜气撕裂片片。
我隨着靈枱邊黯漠的燭光，
冰冷的手
捧着紅炭似的心房，
彳亍到稻草屋脊下的廳堂；
凝視着荳油火星，
讓麥桿的清香絲絲流入胸腔；
山脚邊墳地上的松風，
刮得家門前的老櫸樹吱吱作響；
我聳起耳朶細聽
我底幽靈底跫跫足音
由窗下泥濘的草徑漸漸消沉——
痛苦扭挂我底心，
淚沾濕凌亂的，青灰的衣襟。

駱·方·

時人彙誌

孫潤宇

孫潤宇，字子涵，江蘇吳縣人，年五十五歲。日本法政大學法學士。曾任衆議院議員，江蘇省律師總公會會長，北京律師公會會長，內務部警政司司長，駐日公使館一等參贊，法制局局長，國務院秘書長。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現任天津市政府秘書長。

編輯後記

▼讀書運動的徵文，結果已在本期揭曉（另見廣告）。第一名劉啓瑞君大學卒業，曾任中學文史教員。第二名池世英君現在清華大學政治系四年級肄業。第三名何植耀君現肄業武漢大學經濟系。這次應徵稿件頗不少，而且能普遍地代表本報各地方，各階級以及男女性別的讀者，這是我們感覺滿意的。不過這次收到的文字，在質上很少超過一般的水準，也許是因爲受了題材的限制，這是我們不能不認爲美中不足的。再則此次選錄只規定三名，在所遺諸卷中，像高景行魏惕生諸君的論文，都是值得我們特別述及honorable mention的。最後，對於這次徵文發起人的熱心，以及評判諸君在百忙中分神披閱文卷，我們在這裏表示一個總道謝。

▼芸生先生新游青島歸來，爲本期寫了一篇游記，行文莊重中有詼諧，逸豫中含憂戚，娓娓寫來，波瀾壯闊，洵是一篇紀游的出色文字。（編者）